

公孙梦 著

血字真经

(中)

蓝天出版社

第十四回 不是冤家不聚头

祝帮主又道：

“既然双方人数如约而来，今日就一决高下。金牛帮如果输了，即日起退出开封地盘。金牛帮要是侥幸胜了，陈帮主如何处置？”

陈帮主朗声一笑：“吉凤帮如果输了，开封地盘双手拱让，即日起退出开封。”

祝帮主大声道：

“好，一言为定。只不知今日以几局定输赢？”

陈帮主道：

“三局如何？”

祝帮主道：

“好！不过，动手之前，有话请教。”

陈帮主道：

“不必客气，祝帮主请说。”

祝帮主用手一指蓝人俊：“此人是贵帮的眼线么？”

陈帮主等人都来瞧着蓝人俊，好奇地打量着这个书生，道：

“此人是谁？”

祝帮主道：

“既然不是贵帮眼线，等将他放了再动手！”

说完走到蓝人俊身边道：

“对不住，误会了，先生迅速离开此地，自管上路去吧！为表示在下的一点歉意，奉送盘缠二十两！”

话才落音，有一个帮伙当即掏出银两递过来，要蓝人俊接着。

蓝人俊摇头道：

“既然是误会，也就算了，这银子在下不要！”

帮众们都十分惊奇地瞧着他，这人是傻还是呆？放着现成的银子居然不要！

突然，那个黑衣少年叫道：

“喂，书生，你过来，我认识你！”

这话一出，祝帮主等人脸色大变。

蓝人俊摇头道：

“老弟，你认错人啦，在下可没见过你！”

祝帮主一听，怀疑地盯着蓝人俊，要是对方果真认识他，必是眼线无疑，那就不能白白放了他。

黑衣少年道：

“哎呀，你这人好糊涂，去年你还救过我呢！记得吗？在林子里，喂，想起来了没有？”

蓝人俊仔细瞧瞧他，觉得是有些面熟。

少年见他犹犹豫豫，一副呆傻相，不禁气得顿足：“喂，死人，你怎么把我忘了？”

祝帮主道：

“既然不是贵帮眼线，等将他放了再动手！”

说完走到蓝人俊身边道：

“对不住，误会了，先生迅速离开此地，自管上路去吧！为表示在下的一点歉意，奉送盘缠二十两！”

话才落音，有一个帮伙当即掏出银两递过来，要蓝人俊接着。

蓝人俊摇头道：

“既然是误会，也就算了，这银子在下不要！”

帮众们都十分惊奇地瞧着他，这人是傻还是呆？放着现成的银子居然不要！

突然，那个黑衣少年叫道：

“喂，书生，你过来，我认识你！”

这话一出，祝帮主等人脸色大变。

蓝人俊摇头道：

“老弟，你认错人啦，在下可没见过你！”

祝帮主一听，怀疑地盯着蓝人俊，要是对方果真认识他，必是眼线无疑，那就不能白白放了他。

黑衣少年道：

“哎呀，你这人好糊涂，去年你还救过我呢！记得吗？在林子里，喂，想起来了没有？”

蓝人俊仔细瞧瞧他，觉得是有些面熟。

少年见他犹犹豫豫，一副呆傻相，不禁气得顿足：“喂，死人，你怎么把我忘了？”

呢!”

这话引得金牛帮的人大笑，连吉凤帮的人也忍不住失笑。

真是十足的外行话!

一个会武功的人，岂能轻易让人家扣住脉门，任人宰割?

这书生好玩极了，居然说自己会武功!

祝帮主也意会到这一点，放了他的手，道：

“你这点功夫祝某领教了，今日放了你，快走吧!”

黑衣少年叫道：

“快快过来!”

蓝人俊道：

“过来干什么?在下还要赶路呢，没理由被押到这里来，耽搁了不少时候!”

黑衣少年气得跺足，骂道：

“去去去，救过人家就拿架子，有什么了不起的!”

蓝人俊愣了，道：

“此话从何说起?”

少年道：

“你还欠我的债没还，去年一不注意被你溜了，这次看你溜到哪里去!”

她气呼呼说完，把手一挥，两个帮众穿列而出，过来抓住蓝人俊的胳膊，把他拉过来。

蓝人俊道：

“姑娘，你说话不沾边，在下何时向你借过债，有凭据么？”

少年眼珠一转，道：

“当然有，等此间事了，再把借据拿出来给你看！”

蓝人俊大怒，道：

“好，在下不走了，等着看你的凭证，这事非同小可，不弄清决不走，蓝某岂是赖账的无赖？”

“好，一言为定，等一会再和你验凭证！”少年口气也很硬。

这时，陈帮主也给弄糊涂了，怎么恩人又变成欠债人了？

只听祝帮主道：

“哪位弟兄出阵讨教？”

金牛帮即出来一条大汉，胸前绣着两头金牛，手握钢刀，大声道：

“金牛帮青牛堂主谈天成求教？”

吉凤帮当即出来一个中年武士，手执一根齐眉棍，道：

“吉凤帮三舵主郭炳，特向谈堂主领教！”

谈天成足立八字，左手抱刀，右手握拳，置于腰间，右脚猛踏一步，然后划个弧形，虚踏半步，拉开架式，说了声：“请！”

郭炳两足八字并立，左手握棍，身胸挺直，右手握拳，见对方亮开门户，便将长棍双手握住，朝天一举，说声：“得罪！”

话声一落，棍在半空舞了个圈，发出“呼呼”的啸声，猛地一个“横扫千军”，向对方腰际扫去。

谈天成见对方势猛，不敢硬接，连忙后退一步，使个“回头望月”，避过棍锋，以刀削对方手腕。

郭炳不等招式用老，立即撤回长棍，顺势转身，再使个“横扫千军”，从反方向击对方左腰。

两人功底扎实，临阵经验甚丰，一来一往，杀了个棋逢对手。

蓝人俊第一次以行家眼光看人交手，不禁十分感兴趣。琢磨着两人进招避招，会使出什么招数。看着看着，嘴里不禁念了出来。

“嗯，他要用玉女穿梭，刀么，要使古塔藏花……”

他这么自言自语，看得入神。

两帮的人见他口里才说出，交手的人就顺从人意使出他说的招数。这情形就像一个教拳的师父教两个大徒弟动手过招一样。

蓝人俊见自己说得很准，这下更来了劲，说着说着已经不是猜测推估下一招使出什么招式，而是按他脑中所想该使出什么招式。

这么一来，道道地地成了他教两人过招。

场中激斗的两人就像以人做棋子下象棋一般，场外的人说什么，场内的人就做什么，只不过下象棋下围棋是两人对垒，这场厮打是由他一人在场外谋划而已。

当然，场中两人可以不听。

可是，事出两人意外，你不能不听。

因为，在那一瞬间，没有再比蓝人俊指点的招式更好更妙的。

两人恰恰是从他的指点中，悟出了不少诀窍，武功提高了一筹。

所以，两人一高兴，忘了双方打斗的目的，一心一意照着蓝人俊的指点去使招式，逢到自己出招绝妙，对方闪避灵巧时，两人口里都爆发出一声由衷的赞语：“好！”

荒唐！

这哪里还是两个帮派火拼，争夺今后生存的地盘。

这明明是两个同门师兄弟，在师父的指点下，和和气气、亲亲热热过招切磋技艺。

两边观战的人一时都愣住了。

两个帮主起初莫名其妙，后来愈看愈生气，这么打下去还能有个结果么？

蓝人俊见两人极听话，他说什么人家就做什么，愈发来了兴致，说的声音也大了起来。

这时，猛听有人喝道：

“住手！”

圈中的两条好汉正打得高兴，忽听自己帮主下令叫停，便各自后跃一丈，收式停住。

两人面带笑容，互相不约而同向对方抱拳致礼。

这还成何体统？

两个帮主脸都气白了，同时喝道：

“回阵!”接着又一起手指蓝人俊,“你到底帮谁?!”

蓝人俊向两个帮主瞧瞧,一时答不上来。

“对啊,我到底帮谁?”他问自己。

“我谁也不帮!”

他回答自己。

那黑衣少年一双俊目飞现异彩,叫道:

“喂,呆子,你的武功挺好啊,一年不见,当刮目相看啦!”

陈帮主年纪到底大些,听女儿这么一说,提醒了他。

他赶忙哈哈一笑,道:

“少侠深藏不露,陈子寿看走眼了,失敬失敬!”

祝帮主一瞧,马上悟了过来,双手抱拳道:

“大侠果然高明,属下承蒙指点,祝勇感激不尽!先前多有得罪之处,望大侠海涵!”

噫,两位帮主由气势汹汹,一变而成恭敬温和,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他们忽然省悟,得罪了这位年青高手,要是站到了对方一边,自己一方岂能吃得消?

不过,还是有人不服气。

哪一边的人不服气?

两边的都有。

吉凤帮的一舵主徐惠尚,金牛帮的金牛堂堂主张永胜站出来了。

这两位可不是等闲人物。

吉凤帮下属三个分舵，以一舵主武功最高，是总舵主的得力帮手。

金牛帮分金牛堂、白牛堂、青牛堂三堂，三个堂主以金牛堂堂主武功最高，是仅次于帮主的重要人物。

他俩见蓝人俊是个不起眼的书生，光凭嘴里说一通就想吓唬人，没那么便宜的事。即使是帮主说了话，他们也不服这口气。

俗话说，光说不练假把式，这家伙过急摆布人，岂是一个高手受得了的折辱？

特别是金牛堂主张永胜，就是他把这个书生捉了来的。是高手岂能就范？

两人跨步上前，同声喝道：

“请大侠赐教！”

这一喊，两人又感意外，不由一楞。

两个帮主也知属下的意思，要试试这书生是不是个货真价实的练家子。

蓝人俊从未在江湖走动，不懂江湖那一套规矩，以为人家向他讨教呢。

他连忙双手一摇，道：

“不客气不客气，两位先动手吧，待在下看几个回合，才知两位的不足之处，到时在下再出声示招，只不过两位动手时要有分寸，以免伤人，如何？”

徐惠尚、张永胜大怒，这小子目高于顶，竟敢戏弄自己，你听听，他还要“指点”自己一番呢，真是气死人了！

吉凤帮下属三个分舵，以一舵主武功最高，是总舵主的得力帮手。

金牛帮分金牛堂、白牛堂、青牛堂三堂，三个堂主以金牛堂堂主武功最高，是仅次于帮主的重要人物。

他俩见蓝人俊是个不起眼的书生，光凭嘴里说一通就想吓唬人，没那么便宜的事。即使是帮主说了话，他们也不服这口气。

俗话说，光说不练假把式，这家伙过急摆布人，岂是一个高手受得了的折辱？

特别是金牛堂主张永胜，就是他把这个书生捉了来的。是高手岂能就范？

两人跨步上前，同声喝道：

“请大侠赐教！”

这一喊，两人又感意外，不由一楞。

两个帮主也知属下的意思，要试试这书生是不是个货真价实的练家子。

蓝人俊从未在江湖走动，不懂江湖那一套规矩，以为人家向他讨教呢。

他连忙双手一摇，道：

“不客气不客气，两位先动手吧，待在下看几个回合，才知两位的不足之处，到时在下再出声示招，只不过两位动手时要有分寸，以免伤人，如何？”

徐惠尚、张永胜大怒，这小子目高于顶，竟敢戏弄自己，你听听，他还要“指点”自己一番呢，真是气死人了！

黑衣少年跺脚喝道：

“还不住手！”

忽然，进攻的两人觉得去势突止，刀鞭都递不进去了。仿佛有什么东西阻止了鞭头、刀尖一样。

二人急忙定睛一看，只见蓝人俊两只手用拇指和食指捏住了鞭头、刀尖。两人大惊，又赶忙往回猛抽。

一抽，抽不动。

两人大喝一声，再抽。

仍然抽不动。

素来性情刚猛的两人，立即沉住气，动动手臂，身子往下一蹲，吐气开声：“嘿！”

蓝人俊纹丝不动，面不改色，也不作态，就像什么事也没有一样。

还是抽不动，两人面红耳赤，互相望望，也不知该怎么办。

扔了兵器，这个脸丢不起。

夺回兵器，又根本办不到。

蓝人俊见他们不动了，便松开双指道：

“两位，有话好说，怎么能拿兵刃随便往人身上捅呢？要出人命的。”

张永胜、徐惠尚听他说些呆话，真是哭笑不得，只能面面相觑，不知如何下台。

他们闯荡江湖半生，可没见过这么高的功夫。

两位帮主急忙上来拉开两人，对蓝人俊拱手道：

“少侠艺业惊人，佩服佩服！”

蓝人俊道：

“两位帮主且莫如此说，在下师父一再告诫在下，强中更有强中手，且莫以为自己天下第一，在下这点功夫，是微不足道的。”

他是老老实实重复师训，可是传到徐惠尚、张永胜耳里，不啻是教训他们不该自恃武功高强，随便与人动手。

他俩哭笑不得，只是极尴尬地站在一旁。

黑衣少年高兴得要死，唤他道：

“呆子，还不快些过来！”

蓝人俊道：

“怎么，你要抖出在下欠账的证据么？”

黑衣少年见他如此呆傻，又好气又好笑，道：

“不错，你过来和我在一起，免得被你溜了！”

蓝人俊大为生气，果然大步走到了他跟前：“在下决不会逃走，只管放心！”

黑衣少年道：

“待此地事了，再与你算账，你等着好了！”

陈帮主一听女儿要与这位奇人过不去，吓得连忙阻止道：

“青儿，胡说些什么，大侠是你的救命恩人，你只能竭诚相报，快请大侠到家中做客才是正理！”

黑衣少年笑道：

“爹爹不必担心，孩儿自有算账的理由！”

祝勇道：

“陈帮主，今日之事如何了结？”

陈子寿道：

“事出意外，改日再斗如何？”

蓝人俊插嘴道：

“你们两位也真是，有什么事不能好好商量么？何必一定要动刀动枪，闹出人命来呢？”

陈子寿道：

“冲着大侠一句话，吉凤帮与金牛帮的过节，从今日起一笔勾销，祝帮主，你看呢？”

祝勇也豪爽地答道：

“大侠出面调停，陈帮主胸襟又如此宽阔，祝勇要是再纠缠，还是个人么？好，金牛帮从今日起退出开封地盘，再不来相扰！”

陈子寿忙道：

“祝帮主，此话差矣，偌大个开封，既容得下吉凤帮，也容得下金牛帮，有饭大家吃，何必争那么一点利，从此两帮握手言欢，彼此相助，祝帮主意下如何？”

祝勇大喜：“多谢陈帮主慷慨大量，今日起，金牛帮与吉凤帮不分彼此，情同一家！”

蓝人俊大喜，拍手道：

“两位帮主深明大义，化干戈为玉帛，好好好，在下恭贺各位！”

两帮帮众俱都十分欢喜，免去了一场拼命官司，从此

两家言和，同在开封谋生，这样的好事，有谁不赞成呢？

顿时，两边人挤拥在一起，相互搭肩拍背，互通姓名，亲热已极。

陈帮主遂邀请金牛帮全体以及蓝人俊同往开封做客。

祝帮主也欣然同意。

于是，一行人热热闹闹，欢欢喜喜向开封进发。

第十五回 单相思

陈家住在大相国寺附近的双凤巷。

蓝人俊曾经来过，偌大个宅第，住上几十位客人绰绰有余。

当晚，陈帮主大摆宴席，款待蓝人俊和祝帮主等人。

蓝人俊被奉为上宾，两位帮主对他十分恭敬。

黑衣少年换去男装，成了个娉娉婷婷、千娇百媚的姑娘家。

她一身紫衣紫裙，环佩叮当，莲步轻移，娇笑着步入大厅，把众人看得目瞪口呆，几疑是月中嫦娥下凡。

蓝人俊也看得傻了，想不到这位男装少女，竟有如此之美丽，不禁在心中暗暗将她与苍紫云相比。

苍紫云婀娜健美，温柔婉顺。

陈青青小巧玲珑，活泼爽快。

春兰秋菊，各擅胜场。

陈青青冲他一笑，来到他左边的座位坐下。

坐在右边的陈子寿见爱女来到，便站起身来，举起酒杯祝酒。

大家在欢快声中连干三杯。

陈青青滴酒不沾，只看着蓝人俊笑。

蓝人俊三杯下肚，脸也红了起来，心中十分高兴，向陈祝两位帮主问道：

“两位帮主日间在城外厮杀，究竟是为了何事？”

祝勇脸一红道：

“这事全怪在下。只因金牛帮原在洛阳安身立命，三年前，洛阳三公子之一的追风剑张经仁的手下，玉面狼黄鼎、赤脸雕胡飞、黑太岁张大龙率一些走狗爪牙，要金牛帮奉张经仁为帮主，让在下在张经仁帐前听令。本来这帮主之位是众弟兄抬举在下坐上的。若有人才德超过在下，在下自应辞去帮主之位，甘当有德者的马前卒。但张大龙等人平日欺压善良，敲诈勒索，坏事做绝。底下人如此，这张经仁谅来也不是好人，在下岂能将金牛帮交与这些人？于是，两下里翻了脸动起手来，张大龙等人也未能制伏在下和三位堂主，于是搬来了一个老头，外号铁指翁，这老儿功臻化境，在下等人不是对手，只好表面臣服，于夜间逃出洛阳，离开河南省境，在安徽淮南府重新安下地盘。虽然敝帮有了安身之地，但洛阳的一口恶气未出，又怎能甘心？何况敝帮撤离后，还有众多的帮众因生计留在洛阳，在下又怎能让他们落入张经仁的魔爪之中？思来想去，便想返回河南，打算到开封谋求发展，广招天下英雄，以图回洛阳东山再起。哪知开封地面苦力与在江湖混饭吃的艺人，均入了吉凤帮，受吉凤帮的保护。在下不该图己之利，与陈帮主争夺地盘。两帮属下，经常发生斗殴。陈帮主忍

无可忍，方向敝帮算账，几经冲突，双方约定今日在城外相斗。在下特从淮南府赶来，就为的是与吉凤帮争胜，现在想来惭愧已极，望陈帮主海涵！”

陈子寿呵呵笑道：

“祝帮主不必自责，老夫也有不是之处，况今日双方已握手言和，过去的事也就不必再提了吧！”

蓝人俊问道：

“金牛帮在洛阳干些什么啊？在下在洛阳时，也听过贵帮大名，只是不知贵帮宗旨。”

祝勇道：

“金牛帮帮众都是在江湖上谋生的苦哈哈，平日受衙门地痞恶霸的欺压，故结成帮伙，以抗强暴。敝帮行事，向来光明正大，决不干昧心事。蓝大侠可到洛阳遍访民间苦力，就知道敝帮的行事了。”

陈子寿接嘴道：

“吉凤帮与金牛帮都是江湖上苦哈哈们的依靠，否则，连日子也过不下去！”

蓝人俊道：

“洛阳的那个玉面狼黄鼎，与在下还曾打过一架呢！”

众人听了不禁一愕，黄鼎能是对手吗？

蓝人俊见众人望着他，似乎迷惑不解，便接着道：

“去年在下还未学艺，不过，他仍不是在下的对手！”

陈青青笑道：

“你那么个书生，怎么也会与人打架呢，那不有辱斯文

么？”

蓝人俊胸无城府，冲口道：

“为的是一个卖镜子的姑娘，他们欺负人家女孩儿，在下气愤不过，便与这小子打了起来。其实，后来在下知道，这姑娘比在下本事还大呢！”

听到为姑娘打架，陈青青马上引起注意，问道：

“那姑娘长相如何？”

“啊，貌比天仙！”

“她是干什么的？许配人家了么？”

“她是镜子铺卖镜子的，在下经常去买小镜子，她年龄不大，没有婆家。”

“你经常去买镜了？你要这许多镜子干什么？莫不是找借口去和人家姑娘套近乎吧？”

这真是一箭中的，说破了蓝人俊的心事。

蓝人俊一愣，该死，说漏嘴了，忙支吾道：

“也不常去的……”

说到这里赶忙把头一转，对祝帮主道：

“帮主若想回洛阳，在下定助一臂之力！”

祝勇大喜，连忙称谢。

陈青青见他转移话题，情知他心中有鬼，不禁又妒又气，急于想探个究竟，但当着这许多人的面，叫她如何出得了口？

当下暗自决定，宴后一定要将他盘问个清楚，否则决不罢休。

席间，两位帮主又谈了在开封划分地界的事，谈得十分融洽，蓝人俊也参与其事，问长问短，把陈青青冷落在

一边。

散席后，各人回房歇息。

陈青青却叫住蓝人俊道：

“喂，你别忙走，我有话说！”

蓝人俊道：

“天色已晚，诸多不便，有话明日说吧！”

陈子寿见女儿如此，料知了几分，他只有此独女，一向宠爱，加之夫人早亡，父女相依为命，对女儿的脾性摸得十分透熟。心想女儿一向目高于顶，开封不少头面人物求婚，皆被她一一斥退。去年遇上了这个穷书生，哪知这书生趁人不注意溜了，害得女儿把管家张南祥埋怨了一通。不料今日又不期而遇，穷书生竟然练就了一身惊人功夫，女儿若属意于他，这样的女婿只怕打着灯笼也找不着。

这样一想，便对蓝人俊道：

“相公不必拘礼，江湖人不讲究小节，小女有话与相公说，不妨就再坐一会，喝杯茶吧！”

帮主挽留，不得不留下，他只好答应了。

陈子寿命人撤席，凤喜春熙两个丫头又端了茶来。

三人坐了一会，陈子寿借故去看看金牛帮的弟兄可住得安适，离厅走了。

陈青青赶忙道：

“你与卖镜子姑娘相识吗？她叫什么名字？”

蓝人俊道：

“相识的，她叫苍紫云。”

陈青青一阵妒火燃烧，然而她心思灵巧，不直接追问，绕个弯儿道：

“她没嫁人么？”

“没有没有，还早着呢。”

“此话怎说？”

“这个么，没有婚配，怎么嫁人？”

“如此美貌的姑娘，怎还无人上门求亲？”

“怎么没有呀，洛阳三公子之一的左文星，也经常去买镜子呢！说起来真叫气人，他有的是钱，尽买大镜子，以讨姑娘欢心，不像在下，无钱只好买小镜子，尴尬已极！”

这不是明明说，他也是追逐者之一么？

陈青青气坏了，骂出口道：

“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

蓝人俊一愣：“陈姑娘怎么骂人呢？没良心之说何解？”

陈青青索性道：

“你欠我的债怎么办？”

蓝人俊又一愣：“欠债之说又来了，在下何曾借过姑娘的钱？”

“不是钱债，是人情债！”

“人情债？此话又从何说起？”

“你好好想想！”

“想不出来，请姑娘开导。”

“去年你在树林里救了我，对么？”

“这也不算救，只不过帮个忙而已，姑娘不必放在心上的。”

“哼，你当时怎么救我的？”

“在下扶着姑娘，把姑娘送回家……”

“我怎么上的马？”

“在下抱姑娘上马，姑娘的脚受了伤。”

“你认账了？如今该怎么办？”

“这……这是何意？”

“你刚才说你抱我上马？”

“是啊。”

“你想想我一个姑娘家，被你这个臭男人抱了起来，成何体统？”

蓝人俊愕道：

“是姑娘命在下抱的呀！”

“男女授受不亲，你这个读书人不知道么？”

“这……这……当时在下也是这么说的，但姑娘说救命要紧，顾不了这许多……”

“哼，说得好轻巧，你我已有肌肤之亲，你说该怎么办！”

“哎哟，姑娘，这真是糟糕之极！”

“怎么？”

“在下已有了未婚妻室……”

“什么？那姑娘是谁。”

“卖镜子的苍紫云姑娘。”

“哼，我早猜到是她！我问你，你请了大媒，双方父母商定了吗？”

“这倒不曾。”

“啊，好极了，这怎么算得上定婚呢？”

蓝人俊急得分辩道：

“虽说不曾取得她父母同意，但她替我选小镜子时，已明确答应，不信，有镜子为证！”

“拿出来瞧瞧！”

“喏，你瞧，镜子上有题诗呢！”

“‘还有小园桃李在，留花不发待郎归。’哼，好一个‘留花不发待郎归’！真不害臊！”

蓝人俊听她辱及自己相思的人儿，不由将脸一沉：“姑娘，不许出口伤人！苍姑娘待我一片诚心，在下岂能辜负了她？在下之所以离开洛阳，就为的是遍访名师，以求学得武功绝技，替她家报仇，这次总算遂了心愿，在下要赶回洛阳去寻苍姑娘，以践去年之约！”

陈青青气得眼泪直流，指着他骂道：

“没良心的东西，我一辈子不要见你！”

她说完便抽泣着跑了。

蓝人俊独自坐在大厅发呆，闹不清陈姑娘是怎么回事。

想了一阵，他明白了，糟，陈姑娘被他抱到马上，有了肌肤之亲，势非嫁给他不可，这如何得了？苍紫云姑娘又怎么办，说不定她正眼巴巴望着他呢！

“卖镜子的苍紫云姑娘。”

“哼，我早猜到是她！我问你，你请了大媒，双方父母商定了吗？”

“这倒不曾。”

“啊，好极了，这怎么算得上定婚呢？”

蓝人俊急得分辩道：

“虽说不曾取得她父母同意，但她替我选小镜子时，已明确答应，不信，有镜子为证！”

“拿出来瞧瞧！”

“喏，你瞧，镜子上有题诗呢！”

“‘还有小园桃李在，留花不发待郎归。’哼，好一个‘留花不发待郎归’！真不害臊！”

蓝人俊听她辱及自己相思的人儿，不由将脸一沉：“姑娘，不许出口伤人！苍姑娘待我一片诚心，在下岂能辜负了她？在下之所以离开洛阳，就为的是遍访名师，以求学得武功绝技，替她家报仇，这次总算遂了心愿，在下要赶回洛阳去寻苍姑娘，以践去年之约！”

陈青青气得眼泪直流，指着他骂道：

“没良心的东西，我一辈子不要见你！”

她说完便抽泣着跑了。

蓝人俊独自坐在大厅发呆，闹不清陈姑娘是怎么回事。

想了一阵，他明白了，糟，陈姑娘被他抱到马上，有了肌肤之亲，势非嫁给他不可，这如何得了？苍紫云姑娘又怎么办，说不定她正眼巴巴望着他呢！

回过头来，不禁又好气又好笑，原来是那个要了他银子、后来要跟着他让他供养的跛脚老爷子。

他心想，不妙不妙，吃他讹上，一辈子也甩不掉，还是开溜为上策。

身才转，老头拄着拐杖已跃到前头拦住了他的去路。

“想溜么？没良心的臭小子，你吃了我的、喝了我的，那晚趁老儿睡着，你就拔脚溜了，后来在山神庙，要不是我老儿救你，你早被龚玉翠那娘们割去了耳朵，你说有没有这档子事！”

蓝人俊不得不承认了，道：

“老爷子，在下岂敢忘了救命大恩。”

“那你为什么见了老儿想跑？”

“这个……这个么，因为……”

“因为我老儿跟定了你，吃定了你，你想丢开无依无靠的老儿，自己逍遥快活去，对么？”

这老儿真厉害，心事被他瞧穿，没奈何，他只好老老实实承认。

“老爷子说得对，在下光抄经，供不起老爷子喝酒吃肉，所以……”

“这样吧，老儿只喝酒，啃几根排骨，嚼五六个馒头，这大概供得起了吧！”

蓝人俊想，一个跛足老人，身怀上乘武功，怎么要人供养呢？不过，孤零零的一个老人，也实在可怜，不如答应了吧。”

于是答道：

“只要老爷子不挑剔食，在下抄经倒也供得起。”

老儿笑道：

“你答应了？好好好，老儿不会让你吃亏的，你想不想学武功？”

蓝人俊道：

“想哩，不然，在下也不会从洛阳城出来了。”

老儿道：

“啊，原来如此，那么这一年你躲到哪儿去了，害得老儿到处找你，怎么也找不着！”

蓝人俊道：

“那晚上在下被那个凶娘们抛在屋脊上，后来老爷子也不知打到哪里去了，在下就跑到山神庙的后山藏了一天。”

老儿叫道：

“怪不得呢，老儿遍处寻你不见，足足找你几天。”

蓝人俊道：

“老爷子，上路吧，边走边说，这里不可久留。”

老儿道：

“怎么？遇上麻烦啦？”

蓝人俊嘴里没说，脚却开始走动了。

老儿和他并排走着，

老儿道：

“你想学武艺，为何不等老儿来教你？”

蓝人俊道：

“我养不起呀!”

老儿呵呵笑了，道：

“我老儿教你武功，你供老儿酒肉，徒弟孝敬师父，合理合法，你说是不是?”

蓝人俊道：

“怎么是师父了?”

“什么?你不拜老儿为师?”

“不能拜，不能拜，我已经有了师父。”

“你有了师父?”跛足老儿大为惊奇，“这么说来，你已经学了功夫?”

蓝人俊傻笑道：

“不瞞老爷子，师父说别以为自己天下第一，强中更有强中手，师父的意思是，我的武功已经很高了，千万别骄傲自大，目空一切。”

说来说去，他的武功已到了可以妄想天下第一的境地了。

这叫跛足老儿怎能相信?

“你学了多长时间?”

“一年。”

“嘿嘿嘿哈哈哈!”老儿捧腹大笑。

“老爷子笑什么?”

“你学了一年，就要戒骄?真让我老儿笑破了肚皮!”

蓝人俊停下脚步，不胜惊异：“我师父老人家说的呀!”

“好好好，这么办吧，我老儿与你比试比试，若是你输

“我养不起呀!”

老儿呵呵笑了，道：

“我老儿教你武功，你供老儿酒肉，徒弟孝敬师父，合理合法，你说是不是?”

蓝人俊道：

“怎么是师父了?”

“什么?你不拜老儿为师?”

“不能拜，不能拜，我已经有了师父。”

“你有了师父?”跛足老儿大为惊奇，“这么说来，你已经学了功夫?”

蓝人俊傻笑道：

“不瞞老爷子，师父说别以为自己天下第一，强中更有强中手，师父的意思是，我的武功已经很高了，千万别骄傲自大，目空一切。”

说来说去，他的武功已到了可以妄想天下第一的境地了。

这叫跛足老儿怎能相信?

“你学了多长时间?”

“一年。”

“嘿嘿嘿哈哈哈!”老儿捧腹大笑。

“老爷子笑什么?”

“你学了一年，就要戒骄?真让我老儿笑破了肚皮!”

蓝人俊停下脚步，不胜惊异：“我师父老人家说的呀!”

“好好好，这么办吧，我老儿与你比试比试，若是你输

老还要在下抄经养着你，还要吃肉喝酒，所以在下一见你老人家就想开溜……”

这话更把神杖翁气坏，他喝道：

“浑小子，你越说越离谱，照你这么说，我老儿是江湖混混，老无赖了？”

“不是、不是，在下岂敢如此想。”

“好了，少废话，你到底拜不拜我老人家为师？”

“不能拜呀，在下有了师父，师父年岁比你老人家还大呢！”

“啊？有这等事？你师父又不是神仙，一年能教你什么功夫？不过是个老废物，骗骗你这个傻小子罢了，你还不快快省悟？惹得老爷子一生气，就不想收你这个徒弟了，到时你到哪里找师父去？”

“不会的，我不会再拜师父。”

“哎呀，臭小子，有多少成名的少年英雄想拜我老儿为师，我老儿还不干呢！像你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傻后生，也是碰到我老儿高兴才有这个天大的福气，你怎么身在福中不知福？”

“我有了师父，不能再拜。”

“你……你这个榆木脑袋……”

神杖翁气得话说不出来了。

真是的，一个硬要收徒，一个偏偏不干，犟驴遇着憋牛，一个不让一个。

“小子，听着，老儿为了要收你这个徒弟，暗中一直蹊

着你的踪迹，考察你的为人，瞧瞧心地好不好，那晚你逃走，以为老人家当真睡着了么？哼，老人家故意装睡呢，你走在前，老儿就远远跟着，要不，你在山神庙，老儿怎么会及时赶上救你呢？小子，你从山神庙失踪后，老儿四处找你就是找不到，还真可惜丢了一块好料呢！没想到今晚在开封街头碰上你，就跟着走到了城外。小子，老儿费尽辛苦找你，就这么白白找了吗？不行，老儿非收你为徒弟不可！”

蓝人俊听见老儿早想收他为徒，又救了他一命，心下甚为感动，道：

“老人家，小子并非忘恩负义之徒，实在是先拜了师父，要遵师训。你老人家要收小子为徒，为什么又不早说呢？要是早说了，小子也省得跑许多路。”

何恩佑道：

“管你怎么说，徒弟是收定了，不怕你逃到天边去！”

一个“逃”字提醒了蓝人俊，心想，老爷子真是难缠得紧，还是快逃为妙。

心念一动，拔足飞奔。

老儿乐了，大叫道：

“臭小子，看你逃得出老人家的手心？”

他满以为可以手到擒来，立即将拐杖一点，飞身而起，跃出五丈。

落地一看，后面没有傻小子，前面倒有个黑影在飞奔，噫，这小子脚程快了，再追！

他提气飞奔，接连几跃，只瞧得见小子的背影，惊愕之下，施展出平生功力，定要把这小子捉住！

一盏茶功夫过去，他离蓝人俊只有三尺。

“小子，看你逃……”

蓝人俊一吓，连忙施出轻功，“呼”一下跃出八丈，接连几个起落，把神杖翁远远抛在后面达五丈之多。

老儿惊得叫出了声：“好小子，果真练得了一身功夫！”

他的轻功在武林中可算得上佼佼者，总不能输给了这个臭小子。

他拼命追赶，如流星逐月，又追了半个时辰，两人距离缩短到一丈。

蓝人俊本想松懈下来，听见老儿衣带飘飘声，知道又赶上来了，使他吃了一惊，忙运足功力，“唰”一声，又拉开了三丈。

老儿气得哇哇直叫：“臭小子，你跑到天边也要把你追上！”

他想，凭你年青人能有多少功力，顶多一个时辰下来，看你还跑不跑得动。

他于是又一阵紧赶，渐渐追到了一丈之差，不禁得意地叫道：

“小子，你跑不了！”

蓝人俊一听，心想这老爷子当真厉害，天马都跑不过我，他却屡次追上，不如施展出御气虚渡，远远逃开吧。

心念才动，人已腾空而起。

何恩佑几个起落还是追不上，反又拉开了五六丈之远。

咦，这小子神了，他怎么竟然施展出上乘轻功御气虚渡来了，真够吓人的！

“喂，小子，别跑啦，老爷子有话问你！”何恩佑不得不服输了。

蓝人俊并未停下，回答道：

“有什么话，边跑边说吧！”

“停下，老儿不收你做徒弟了，喂，听见了么？”

听是听见了，可蓝人俊不敢停下。

老爷子又追近了三丈，叫道：

“小子，你不停下，我老爷子追到天边也要追！”

蓝人俊停下了，让这老儿成天追着，成何体统？

何恩佑跃到他跟前，略略有些气喘，道：

“好小子，令师是谁？”

蓝人俊道：

“师父叫苏望月，外号白眉叟、白眉老人！”

何恩佑大惊：“什么？你是白眉叟老人家的弟子？他老人家居然还健在世上么？”

蓝人俊道：

“老人家精神好着呢。”

何恩佑又摇摇头：“不可能不可能，白眉叟比我还高出一辈，我都七十几了，老人家怎么还会活在世上？”

蓝人俊道：

“老爷子，在下不曾说谎。”

“你学了什么绝技？会混元五指针么？”

“会的。”

“施出来看看。”

蓝人俊朝前方一棵大树一伸臂，五指箕张，只听“喀喇”一声响，合抱粗的大树齐腰而断，轰隆隆栽倒地上。

何恩佑惊得目瞪口呆，口中连连叫好，高兴至极地说道：

“好小子，熬人熬福，你居然练成了惊世绝技，妙哉妙哉！”

蓝人俊受到夸奖，只是傻笑。

“这么吧，从今日起，我叫你小老弟，你叫我老哥哥，如何？”

“不敢，小子幼读诗书，怎能越轨？还是称你老人家吧！”

何恩佑不愿，蓝人俊又不改口，彼此纠缠了一阵，谁也不让。

蠢驴遇上了笨牛，有什么办法？

最后是各称呼各的。

“小老弟，你想回洛阳么？”

“老爷子，小子正是赶回洛阳有事。”

“好，回洛阳。不过，小老弟，你可要小心了，黑白两道不少人物在找你呢！”

“找我？找我干什么？”

“他们说你拾到了海静法师的《煞魔剑谱》，一年来，

搜遍了整个河南，你只要在洛阳出现，马上就会惹出麻烦。”

“拾是拾到了，是无意中拾到了。”

“什么？真的给你拾到了？”

“恩师教了我这套剑法，还改正了剑谱上的毛病，剑谱就在身上揣着呢。”

“啊哟哟，小子，也不知你前世积了多少德，怎么好处全让你一人给占了，幸运幸运！”

“人家要是向我讨剑谱该怎么办？”

“你不认账就是了，千万别露出风声，以免惹麻烦，听清了么？”

“是，听清了。”

“那就走吧！”

一老一少，施展轻功，直到天明才慢下步来。

一路上，朝行夜宿，谈谈说说。何恩佑发现蓝人俊根本不知世事，纯粹是个书呆子，人又直愣愣有什么说什么，肚里毫无心计，便把江湖种种奇诡残忍之事，拣主要的对他说了，使他开了不少窍。

要不了多少天，两人到了洛阳。

经何恩佑提议，两人在北市找了间旅舍住下，这旅舍名叫“鸿雁客栈”。

才一放下包裹，蓝人俊迫不及待就往街上走，何恩佑十分奇怪，也不打听，只悄悄跟在后面。

时近中午，街市上热闹非凡，蓝人俊急匆匆找到了小

镜铺，心中一热便走了上去。

只见一位姑娘正侧着身坐着，他慌不迭冲上张口就叫：“苍姑娘，小可回来啦！”

那姑娘吓了一跳，转过身来，道：

“客官，你找谁？”

蓝人俊一瞧，傻了眼了，

这姑娘哪是苍紫云，连面都未见过。“这……姑娘，请问苍家搬到什么地方去了？”

姑娘摇头：“不知道，这铺子我家已经营一年了呢，莫非这店的原来主人姓苍？”

蓝人俊垂头丧气地掉转身来，没精打采地往回走。

伊人已杳，空遗小铺，她究竟哪儿去了，这一年又遇上了什么凶灾呢？

莫非是仇家找到了他们一家？如果这样，她莫非遭到了……

他不敢往下想，愁得心里没了主意。

回到“鸿雁客棧”，他直挺挺躺下了。

何老儿跟着他回来，推开他的门一看，小子愁容满面，心事满腹。

“喂，小老弟，怎么啦？”

蓝人俊叹道：

“探访故人未遇，也不知哪儿去了。”

“你要找谁？说不定老哥哥能帮你大忙呢！”

“老爷子不会认识的。”

“说来听听无妨。”

“唉，不说也罢，找不到了。”

“你真噜嗦，多一人多张口多双眼，说不定恰恰被老儿找到呢？”

“她姓苍，老人叫苍浩、苍宇，是老哥哥，姑娘叫苍紫云，在镜铺里卖镜子。”

“哦，是找姑娘，你找人家女孩子干什么？”

“小子答应帮她复仇，大丈夫一诺千金，岂能失言。”

“好，老儿替你慢慢打听。”

见蓝人俊提不起劲头，他便独自上街去了，想把苍家的消息打听出来。

晚饭时，何恩佑兴冲冲回来了。

“小老弟，你猜，老哥哥打听到了什么？”

“不必猜，猜也猜不着，姓苍的又不关我老儿的事。”

蓝人俊一听来了劲，急急抓住老儿的一只袖子，道：

“快说快说，老爷子别磨蹭！”

何恩佑翻了翻白眼，道：

“好，别急，待老哥哥慢慢道来。话说去年四五月份，有两条大汉和一个杂毛老道来到小镜铺，镜铺店家不知为什么与三人冲突，于是打了起来，危急间，来了洛阳公子白衫剑客左文星，救了店家一命，左公子与杂毛老道随即又大战三百回合，直到左公子的帮手到来，杂毛老道等三人才匆匆退去。啊，对了，这期间还来了个姑娘，美如天仙，口称爹爹，看样子是店家女儿，后来，随左公子到左

府中去了，所以，你尽管放心，那姑娘在左府中呢。”

“啊哟，糟糕糟糕，姑娘被左公子抢去了！”蓝人俊大惊。

“话不能这么说，左公子未抢姑娘，是姑娘跟着人家走的。”

“还不是一样嘛，那姓左的与我一样，天天都去镜铺买镜，只不过他有钱就买大镜，我无钱只好买小镜。唉，左公子又救了她一家，她住到左府中去，老人家，你想想，还有我的份么？”

何恩佑这才明白，这小子叫那姓苍的姑娘把魂给勾住了，看他急得那副模样，只有慢慢打听再想办法。

是夜，蓝人俊躺在床上，睡也睡不着。

几丝清淡的月光从窗缝中泄入，他呆呆地瞧着月光，往事依依，涌上心头。

李白诗云：“长相思，摧心肝。”

他在心中不断叫着：“紫云啊紫云，如今你在何方？我已艺成归来，你却不知道，我们何时才能相逢？但愿你遵循小镜所言：“留花不发待郎归”。紫云，你真的做得到么？”

一夜未眠，东方已白。

第十六回 树静风不止

接连两天，蓝人俊都在北市转悠。

他想碰碰运气，能不能碰上苍家的人。

何恩佑已打听到，苍家早就离开了左府，只是不知搬哪儿去了。

第三天一早，蓝人俊还未出门，就有人找上门来了。

听见小二在门外叫道：

“客官，有客来访，请开门吧！”

他懒洋洋开了门，心中奇怪怎么会有人来访。

门外站着的汉子十分面熟。

“蓝公子，久违久违。”

“尊驾是……”

“在下朱彪，公子忘了么？”

“啊，尊驾与左公子曾在小镜铺前与人……”

“不错不错，公子不是也与玉面狼黄鼎交过手么？哈哈！”

“请进请进，是不是左公子遣你来找我？我正想上门请教呢！”

两人坐定，朱彪道：

“有事么？”

“打听苍……苍家的下落。”

朱彪眼珠一转，道：

“左公子正是为此事遣在下来请公子的。”

“噫，左公子怎知我在此地？”

“昨日在街上，在下无意间瞧见了公子，回去一说，左公子便派在下来接公子。”

“苍家的人呢？”

“在府上，苍家父女安然住着呢。”

“怎么，还住在左家，这成何体统？”

“噫，蓝公子此言差矣。苍紫云姑娘已许配我家公子，经双方父母议定，三年后等苍家血仇事了再完婚。住在府上，又有何不可？反正都是左家的人了，不是吗？”

蓝人俊头上犹如被人敲了一闷棍，又犹如一个身子掉进了冰窟窿，从头到脚都凉透了。

“什么？苍姑娘许给了左公子？我不信，尊驾信口开河！”

“唉，蓝公子，怎能说在下信口开河呢？公子到府上，由苍家父女与公子见面，不就说得清了么？”

“好，我去！”蓝人俊腾地站了起来。

他想，他非要当面问问苍紫云，她为何说话不算话？

他没告诉何恩佑，老儿一早就出了门。

朱彪带着他，往敦厚坊左府走去。

一路上，蓝人俊心乱如麻，只知道跟着走，也不知走

到了什么地方。

敦厚坊与北市一坊之隔，没多久便到了左府，被带到了迎宾楼。

朱彪让他坐在楼下客室，说是去通报左公子。

不一会，朱彪和一个四十多岁的壮汉走来。经介绍，此人是左府的管家霍占云。

“左公子呢？”

“他早就离开家走了，有半年之久啦！”霍占云笑咪咪说。

“什么？走了？苍家的人呢？”

“也跟着走了。”

“噢，你不是说左公子找我来的么？”蓝人俊转头问朱彪。

朱彪也笑嘻嘻道：

“那是骗你的？”

“骗我？为了什么？”

“打开天窗说亮话，蓝公子，不瞒你说，我们找你快一年了，你藏得真妙呀，怎么找也找不着！”霍占云笑道。

“找在下干什么？你我素不相识！”

“这不就相识了么？幸而昨日你在北市招摇过街，才算被我们的人认出，真是好运气啊！”

两人嘻嘻哈哈，瞧着蓝人俊直乐。

这情形，有点儿像猫捉到一只老鼠后，尽情地戏弄取乐。

蓝人俊道：

“笑什么？左公子和苍家的人哪儿去了？”

“左公子和苍家的人去了哪儿，这个我们知道的。你要问，只有一物交换才成！”

“岂有此理，身为管家，岂能以少主人的行止来讹人家的东西？”

“别什么讹不讹的，多难听啊，你留着那件东西有什么益处呢？不过是惹祸而已，何不拿了出来，由在下告知苍家去处，再奉上纹银五百两，岂不两利？”

“什么东西这么值钱？在下家无片瓦，哪有这般值钱的东西？”

“嗯，一份小小的剑谱，叫《煞魔剑谱》，你一介书生，要来何用？”

蓝人俊一惊，心想老爷子说得对，麻烦果然来了，赶紧不认帐吧。

“没有呀，一介书生，何来什么剑谱？笑话、笑话！”

“别装蒜，剑谱是别人的，被你偷了！”

“岂有此理，是在下无心拾的，哪里偷了？”

这话一出口，他悔之不及，要收回哪里还来得及？

朱彪、霍占云大喜，没想到无心的一个“偷”字，居然引出了对方的大实话。

“嘿嘿嘿嘿，偷也罢，拾也罢，总之你得交出来，物归原主才是！”

“你们也不是原主，我为何交给你们？”

霍占云道：

“剑谱是我们好友阴阳二判喻安邦、褚玉隆的，那晚和枯骨老道在山神庙交手不幸失落，被你拾得，对不对呀？”

蓝人俊不得不承认道：

“不错，有这么回事。”

“看你这人还老实，那就交出来吧，你不是要左公子和苍家人地址么？还有白花花的银子五百两呢！”

霍占云说着，从怀中掏出五张百两银票，放在茶几上。

“左公子他们在哪里？你们先说，我后说。”

“好，告诉你吧。左公子他们住在丰财坊金牛街中段一所四合院内，那是苍家赁下的房屋，一找就找到。喏，该你说了。”

蓝人俊早打好主意，不慌不忙地道：

“剑谱呢，是这么回事。小可那夜拾得，天黑看不清，也不知是什么书，便放在袋中藏着。第二天天一亮，便掏出来翻看，一看是这么个舞枪弄剑的东西，小可了无兴趣，便把它撕个粉碎扔了。”

霍占云和朱彪大气也不敢透，专心听着他说，没想到会听出这么个结果，气得大骂起来。

霍占云道：

“该把你碎尸万段，竟敢欺哄爷们，你不要命了？”

朱彪道：

“混账东西，快快老实招来，东西藏在何处？”

蓝人俊道：

“撕碎了呀，叫在下哪里拿得出来！”

朱彪狞笑道：

“不给你苦头吃，你怎么会说实话。”

他伸出大手，劈胸来揪衣领。

蓝人俊突然大叫道：

“瞧，那是什么？”

霍占云、朱彪不由转头望门口瞧去，蓝人俊趁机从窗口跃出，脚一点地，蹿上了屋顶，再顺手掀起两片瓦，抖手朝窗口打去。

霍占云、朱彪根本就想不到这穷酸也会武功，所以上了大当，待他们瞧见门口什么也没有时，方知上了大当，急忙拧身要来抓人，人已从窗口越出，两人大吃一惊，朝窗口跃去，迎头正好碰上飞来的瓦片。

霍占云在先运掌劈空打出，震碎了瓦片，这就受了一阻，待两人跳到屋顶时，蓝人俊早没了踪影。

霍占云连连跺足：“看走了眼啦，这小子竟有如此好的轻功！”

朱彪也懊悔不迭道：

“大意了，大意了，还以为他是个脓包呢！”

霍占云道：

“不妨，赶快去丰财坊抓人，这小子一定上哪里去了！”

朱彪道：

“不错，待我叫了吴兄一块去。”

“务必将这小子捉住！”

“是。”

朱彪便赶忙走了。

却说蓝人俊从左家大院掠出，在一条街上快步走着，急匆匆去找左文星。

丰财坊在安喜门内，离敦厚坊只隔一坊。

他先走到了修义坊，再从修义坊到了丰财坊。向路人打听了金牛街方向，不一会便找到了中段，这儿的房屋都是临街一道门，有的开着，有的关着，也不知哪一幢是苍家赁下的。

他接连问了几家，总算找到了苍家原住过的房子。

向里边人一打听，苍家搬走已近半年，也不知搬往何处去了。

他不禁大失所望，抱着侥幸心理，从丰财坊走到了殖业坊，再走到了立行坊，然后再折到北市。

他一路走一路盲目打听，快到天黑才回到北市鸿雁客栈。

一跨进客栈大门，就被何恩佑堵住了。

“有人在你房中等你呢，那家伙可不是个好东西，你怎么会认识他？”

蓝人俊道：

“坏了坏了，出门说去吧。”

何恩佑便和他走出客栈，沿大街转了个弯，到一家酒楼去吃饭。

他们坐在楼上临街的一方，要了酒菜。

蓝人俊把早上的事说了。

何恩佑道：

“小老弟，你怎么笨得那么凶，不打自招，这下惹的麻烦就大了。”

蓝人俊道：

“那怎么的？苍家的人又找不到，总不能就离开了洛阳。”

何恩佑道：

“我老儿找了一天，苍家的人连影子都没找到一个，这事且先不说，老哥哥还有别的事对你说。”

蓝人俊道：

“老爷子请说，小子洗耳恭听，遵照所嘱就是。”

何恩佑摇摇头，道：

“事关重大，来不得半点疏忽的，酒菜上来，边吃边说吧。”

这时，小二端上了酒菜，二人吃喝起来。

何恩佑把去年窃夺血经之事说了个大概，还说到了白马寺大会上的种种情形。

末了说道：

“那天老哥哥也去了白马寺，只是没有现身而已。左公子、吴公子、徐镖主慷慨陈言，要追回佛门至宝血字真经，你我为学武之人，该为白马寺出一份心力，小兄弟你不可为了私事，把大事给扔在一边，那苍姑娘跟随左公子去了，其中必有缘由。看那日大会，左公子为人也十分正直，怎

么他的属下朱彪反而与邪道人物相交为友，逼迫老弟交出剑谱来呢？这是不是左文星的主意，要等见了左文星才知道。”

蓝人俊道：

“当日血经丢失，适逢在下正在白马寺抄经，和尚们还赖我偷经呢，后来他们说在下被人点了穴，用绳吊起来，制造在下自杀假象，这才放了在下，找血经的事，听老爷子吩咐，在下愿供驱遣。”

何恩佑道：

“我老头子到寺里询问了方丈老儿，得知血经之事甚是奇怪，他们寺里的一个净头僧叫济明和尚的被人杀了，用的竟是惊世骇俗的五丁无形掌，还有知客僧法元大师被赤焰针所害圆寂，这两种致人死命的功夫，普天下无有多少人抵挡得住，可见，血经被盗，大有来头，要想管这档子事，说不定会把命给丢了呢。小兄弟，你既是白眉叟老人家的亲传弟子，又学会了神功五指针，但对手武功也极高，不能大意，小兄弟若知难而退，老哥哥也不勉强，还是任由小兄弟选择吧！”

蓝人俊道：

“老爷子此话差矣，做人之道，当分清是非曲直，血经乃郝前辈生前为佛门留下的至宝，在下虽非佛门弟子，匡正驱盗也应看作自身的事，前途不论有多艰险，在下愿追随老爷子，为追回血经尽一份心力。只是在下不谙江湖事，请老爷子多多指点才是！”

何恩佑大喜，道：

“不瞒小兄弟，只要你肯出手，加上我老儿和正道武林之力，必然战胜妖魔，追回血经！”

蓝人俊道：

“无奈一点线索也无，不知从何处下手追寻？”

何恩佑道：

“鼠过留痕，雁过留声，任贼人设想如何妥慎，总不免留下蛛丝马迹，只要耐心细密查找，不愁找不出盗经之人！”

蓝人俊经何老爷子点拨后，心情宽舒了不少，把主要心思放到了追查血经一事上，对苍姑娘的行踪，不再殚精竭虑地去思索。

吃完饭，两人下了楼。

蓝人俊道：

“如何对付朱彪？”

何恩佑道：

“暂时不与他冲突为好，以免多树敌，分散了精力，待我老儿先回去看看，你在街边稍等吧。”

两人议妥，何恩佑先进了“鸿雁客栈”。

蓝人俊房内已无人守着，只把他的随身包裹抖开，衣服乱扔了一床。

何恩佑出外把蓝人俊叫回，帮他收妥了衣物，道：

“今夜小心些，防止朱彪一伙再来。”

蓝人俊道：

“再来找麻烦，要不要给点厉害让他瞧瞧？”

何老儿道：

“这丑面鬼武功不弱，尤以螳螂毒爪功为最，对敌时要小心点。”

嘱咐毕，自回隔壁房间休歇。

蓝人俊喝了一阵子茶，又思念起紫云姑娘，好不容易把思念之情压了下去，已是二更时分。他脱鞋下床，打起盘脚，运起紫微二元导引术，一股真气流荡四肢百骸，直上重楼。

就在这时，后窗有衣袂飘动之声。

蓝人俊正值运功的紧要关头，便不加理睬，瞧瞧会是什么人来找麻烦。

接着，窗户纸被人捅了一个小洞，一只眼睛贴在了窗纸上窥视。

但蓝人俊已倒卧在床，面对窗户，将全身穴道关闭，遍身有一股真气流动，设起了一道强力屏障。

他两目在黑暗中视物有如白昼，对那只窥视的眼睛看得清清楚楚。

大约是瞧见床上横着的人影，那只眼睛离开了窗户，紧接着一股青烟冒了进来，满室顿生一股异香。

他想，这大概就是何老爷子所说的闷。香了吧，看看可闷得了人。

又过了一阵，窗户被推开了，跳进两个人来，大大咧咧点起了蜡烛，一团光亮将满室照得通明。

一人在窗边椅上坐下了。道：

“师弟，搜搜这小子的身上，看看有无剑谱。”

一个娇脆的声音啐道：

“呸，亏你做师兄的说得出口，叫师妹去搜一个臭男人的腰包，你不会自己去搜么？”

做师兄的笑道：

“哎哟，愚兄又忘了你是个女子，好好好，愚兄自己来搜吧。”

那假冒的“师弟”哧一声笑了：“我本来就不要当什么师弟的，偏你话多，在师父面前饶舌，害得我只有听从师命女扮男装。”

师兄笑道：

“不是愚兄话多，实在是小师妹长得太俊，江湖上坏人太多，怕惹出麻烦来，旁生枝节，故叫师妹改穿男装。”

“瞧你一张八哥嘴，嘴上说得好听，专会讨人欢心，要不，师父怎么会偏着你呢？”

“哟，师妹，居然编排师父偏心，不怕我告你一状么？”

“我才不怕呢，要告尽管去告！”

他二人旁若无人斗起了嘴，哪像是夜间盗户的偷儿？

蓝人俊眯起眼睛偷偷打量，只见是两个劲装少年，人都生得英俊不凡，那假师弟更是俊美如仙童，心下便产生了一丝好感。不过又感到奇怪，看来两个正道的年青俊彦，怎么也学起黑道人物的手段，要夺人家的剑谱。

这时师兄又道：

“师妹，你守住窗口，待愚兄去搜剑谱吧。”

说着，径自向床前走来。

刚走到床前，就听窗外有人道：

“喂，年青的偷儿，不怕人逮住吃官司么？”

师兄听了大惊，急忙转回身来，只见师妹已经跃了出去，他怕师妹吃亏，赶忙追了出来，只见师妹站在院中，四周无有人影。

“师妹，见人了么？”他轻声问。

师妹长剑在手，颇为惊慌地道：

“奇怪，我闻声而动，怎么就不见了？此人好俊的轻功，不可轻敌呢！”

师兄纵身一跃，上了屋顶，四周仔细瞧了一会，又跳下屋来。

“走，赶快去搜剑谱。”师兄道。

师妹道：

“我在窗前守着，你进去吧！”

师兄来到窗子边朝里一瞧，只见那书生正坐在床沿，和他打了个照面。

“喂，进来呀，站在外面多没意思！”蓝人俊笑咪咪招呼道。

青年大吃一惊，从黑道人物那里夺来的鸡鸣五鼓还魂香，居然一点用处也无。

他不禁愣了愣，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师妹瞧着奇怪，也伸过头来张望，一见蓝人俊笑咪咪

坐在那儿，也被吓了一跳。

“进去呀，小偷，还想溜么？”身后又传来了声音，把师兄妹吓得扭头一看，只见一个拄拐杖的老头儿正站在离他们，一丈之遥的天井里。

今夜遇到了能人，溜走为上策。

师兄一拉师妹，两人斜着向房上跳，一脚踩到瓦楞，又立即腾身而起，拼力向街市上逃去。

何恩佑摇摇头，走到窗下，道：

“溜了，睡吧！”

蓝人俊举手一扬，窗户自行关上，烛火也灭了，便翻身上榻。

不过盞茶功夫，他又听到了衣带飘飘声，又有夜行人来光顾了。真烦人哪！

他依然躺着不动，运起二元导引术，周身罡气密布，静等不速之客。

忽然，窗户自动开了，一个黑影箭一般蹿入，朝着蓝人俊拦腰就是一刀。

“扑”一声，结结实实感到砍在人身上了，只是不听一声惨叫。

他放心地走到床前，朝蓝人俊的脑瓜又是一刀切下。

“扑”一声，刀砍到了枕头上，黑乎乎的人头影子却不见了。

急忙一看，嘿，小子，人滚到床里靠墙的地方去了，动作还真够快的。

来人不及思索，又是一刀砍去。

刀刚扬出一半，忽觉手腕上一麻，刀掉到床上了，心知大事不妙，立即提气一个后跃，用力也够猛的了，可惜他发现身子仍定在床边，连动都未动一下，大骇之余，又拼命往后纵跃，但只是心念如此而已，两只脚不知为什么与他分了家，不听指挥啦！

“啪！”一声，他挨了个大耳光，直打得他眼冒金星，头脑昏涨。

烛火亮起来了，床上坐着那个书生，正板着脸瞧着他。后面有人突然说话，把他又给吓一跳。

“嘿，小子，给定身法定住啦，你小子有眼无珠，竟敢持刀行凶，老爷子非教训教训你不可！”

话音才落，贼子脊背上就被一个硬邦邦的东西戳了一下，疼得他“哎哟”一声叫起来。

蓝人俊举手又给了他个耳光，骂道：

“你这强盗，我与你无怨无仇，怎么进来就砍？快说出你是什么人，否则，哼哼，我打掉你一嘴狗牙！”

贼人知道今晚遇到高手了，不告饶只怕命难保，便道：

“小人叫张二旦，实因家有老母要供养，小人又不会做生意，仗着会几手拳脚，想来抢些银子……哎哟……”

他的脊背上又被硬东西戳了一下，痛得他把话也咽进了肚子。

“你这个贼坯子，你当老爷子不认识你么？把你这小子扔进酱缸里泡三天捞出来，老爷子也照样认得出你，快说，

谁叫你干的，给了多少银子？”

“哎哟，老爷子，没有的事呀，小人……”

何老儿又拿拐杖捅了他一下，这家伙直呼疼。

“张子厚，你到底说不说实话！”

张子厚被人叫出了真名，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知道底细已露，还是说了实话才好，以免吃大亏。

他哭丧着脸道：

“是一个叫胡飞的汉子威逼我来杀这位相公的，还要我搜出《煞魔剑谱》，来交与他。”

“你怎会认识青脸雕胡飞？”

“今日上午在酒楼碰上了他，他把小子骗到一家富贵人家的园子里，逼小人到这里来下手，限五更前返回，若小人失手，便要取小人性命。”

“你不会逃走么？”

“唉，小人何尝不想逃，只是被园子里的一个老儿点了穴，说是到天明若不解开，小人的一条腿就算废了。”

“哦，怪不得呢，我老爷子正奇怪，凭你神扒张子厚的功夫，也不会怕了胡飞呀，原来另有能人在场呢。”

蓝人俊道：

“你被点了什么穴？”

张子厚说：“两腿环跳穴。”

“怪不得你行走不便，被我轻易制住了。”蓝人俊弹出一缕指风，替他解了脚腕上的穴。

何恩佑老爷子在他环跳穴上拍了两拍，依然解不了禁

制。

蓝人俊运起神功，以掌抚他两腿，从上到下抹了一遍，其穴自解。

张子厚连忙叩谢，直骂自己该死，不该到虎口上来拔牙。

何恩佑笑道：

“得啦得啦。神扒，你来洛阳多久了？”

张子厚道：

“一个月不到。”

“你来做甚？”

“听说有血经剑谱，想来碰碰运气。”

“运气如何？”

“倒霉透顶”

“你还打算找胡飞去么？”

“胡飞这王八羔子差点害了我的命，等以后碰上，非要他的命不可！”

“我说神扒，别吹大话，胡飞的靠山是洛阳三公子中的一位名叫追风剑张经仁的，你惹得起么？”

“惹不起也要惹，等我哪天偷他一把，让他，穷得去卖裤子！”

“好吧，等着瞧你的手段。”

张子厚溜烟走了。

此时天已四更，再不会有人来干扰，两人总算睡了一个时辰。

第十七回 知人知面不知心

鸿雁客栈再不能住下去了，何恩佑、蓝人俊一早起来就走。

出门走不到五丈远，就发现后头有人跟着，两人装不知道，径自走路。

拐了个弯，两人站住了。

迎面碰上了丑面鬼朱彪、黑魁星吴修德、素衣女魔龚玉翠、阴阳二判喻安邦、褚玉隆。

龚玉翠一见神杖翁，脸色大变，以纤手指着老头对众人说道：

“就是这个老鬼和这个酸丁，要不是老鬼从中作梗，这酸丁岂逃得出老娘的巴掌心！”

喻安邦道：

“原来是神杖翁何老爷子，久违久违！”

何老爷子右手一指龚玉翠：“妖精，去年在山神庙，你以双煞指戳了我老儿二九一十八指，我老儿才打了你三拐杖，吃亏太大，今日相逢，正好结清这笔账！”

吴修德嘿嘿一阵冷笑：“何老儿，有黑魁星在，还任你充好汉么？”

未及答话，跟在何蓝二人身后的两人正好拐了弯，听见了后边的话。

何老儿转头咧嘴一笑：“喂，偷儿，前面这伙人是强盗，要杀人越货呢，你们没有份了，奈何？”

跟在他们后面的，正是昨夜那两个师兄妹。

师兄脸一红道：

“老文，我兄弟俩是来护驾的，请勿误会。”

何老儿挤挤眼说：“小兄弟，听见了么，人家是来帮我们的。”

蓝人俊回头笑笑，表示信任。

这时朱彪道：

“这两个雏儿也护得了驾？连他俩一并请回府去，走吧，莫非在大街上动手么？”

何老儿问：“请我们到左府做客么？”

“不错，快走快走，少噜嗦！”

背后的年青人一步抢上，斥道：

“光天化日之下，岂能由尔等强横霸道！”

龚玉翠一笑道：

“小弟弟，贵姓啊？哪一派的呀！”

“峨嵋派弟子常春、顾莺莺！”

“嘿，原来一雄一雌，是逃婚出来的么？”朱彪怪声怪气地说。

一伙人哈哈大笑。

常春大怒：“你是何人，报上名来！”

龚玉翠笑吟吟地道：

“小兄弟，这里站着的，都是你惹不起的角色，不信，就报两个大号给你听听。喏喏，这两位是丑面鬼朱彪、黑魁星吴修德，你们听说过了么？喏，这两位，阴阳二判喻安邦、褚玉隆，我么，龚玉翠，雅号叫素衣女魔，瞧我这身雪白的衣裙，就该知道的，好啦，名号报完了，小兄弟，你是还要继续管这档子事呢还是乖乖离开洛阳，回你们峨嵋山去享清福呢？嗯，你倒说说看呀！”

她边说边搔首弄姿，左顾右盼，声音十分柔和动听，哪里像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王？

常春、顾莺莺听了这些大号，真是入耳惊心。

在山上时，师父、师叔们曾对他们讲天下武林名人谱，哪些是正道高手，哪些是邪道高手，遇见了要退避三舍的。邪道高手中，眼面前这几个角色都是听到过的，正是长辈们叮嘱遇上了要万分小心的。

哪知今日恰巧碰上了，而且不是一个，整整有五个之多呢！

常春脸发白了，但总不能畏缩逃走哇。

何老儿仍笑眯眯地瞧着他，道：

“常老弟，这些凶神恶煞都是专门吓唬人的。不过，有一点你不明白，他们都是纸糊的！”

蓝人俊道：

“老爷子，与这些人说话无趣得很，我们走我们的吧！”

朱彪道：

“走么？没那么容易，真要爷们在大街上把你们捆起来么？”

这时，正好铁麒麟徐海峰从此走过。

常春急叫道：

“徐前辈快来，有人光天化日之下要行凶呢！”

徐海峰一瞧这个阵仗，心下便明白了几分，连忙走了过来。

朱彪冷冷瞧着他道：

“徐镖主，你要插手管闲事么？”

徐海峰一笑，道：

“各位，闹市中何必惹事，不如约个地方，有话再慢慢说。”

朱彪道：

“他们要是跑了呢？找徐镖主要人么？”

何恩佑道：

“朱彪，你这个丑鬼，我何老爷子怕了你么？划下道来，一定奉赔！”

徐海峰先就猜测此老是神杖翁，听他自称姓何，更是拿得准了，连忙道：

“原来是神杖翁何老爷子，请到敝处一叙，由在下奉水酒一杯如何？”

朱彪道：

“何老儿，今日晚间二更，安喜门外见，这姓蓝的小子，可不能溜了！”

蓝人俊道：

“姓朱的小子，你一定要来啊，可不要溜了！”

龚玉翠一笑，道：

“小兄弟，放心，他不会不来的。至于你，小心两只招风耳，上次我没割掉，今晚可难说呢！”

蓝人俊也一笑，道：

“好说好说，只要安喜门外不见这两只耳朵他们，那就只好到麒麟镖局要人了。”

徐海峰有神杖翁做靠山，便放心地拍拍胸脯道：

“徐某人担保，到时准保到场！”

朱彪一伙冷笑着走了。

徐海峰殷勤已极，定要请四人到离此不远的嘉宾楼，敬献何老前辈一杯水酒。

嘉宾楼是徐镖主的产业，伙计们自然倍添殷勤。

一行人在楼上雅座坐了，自有小二们抬盘捧碗，一下就摆满了一桌。

席间，宾主杯觥交错，开怀畅饮。

常春端起一杯酒，向何老、蓝人俊赔礼、然后说明昨夜的原委。

原来，血字真经与煞魔剑谱之事已盛传江湖。说血经被盗，不知何人所为，后来证明是女魔头毒牡丹取走了血经，而煞魔剑谱却被一个穷书生拾去，此人在开封城外不远处消失。

峨嵋派掌门妙清师太遂派遣徒众下山，打听消息，妙

清师太以为，武功秘籍倘落入正派武林人士手中倒无大碍，唯独不能落于邪派手中，否则就会造下无边杀孽。师太指示门徒，若有机缘得到秘籍，那是峨嵋派的造化，若是坏人攫为己有，便要伸手夺取。

常春和顾莺莺打前站，先到洛阳探听消息，其余徒众，半月后再到洛阳会聚。

常顾二人到洛阳已经十天，所获情况均由徐鏢主告知，昨日二人在市上游逛，无意中发现蓝人俊很像传说中的那个穷书生，因此晚间便来窥探动手，后发现书生为人正道，故第二日来道歉，未料二位已出门，便尾随而来，途中因惭愧，鼓不起勇气上来赔礼。

常春说时，支支吾吾，脸色通红，顾莺莺更是低垂粉颈，头也不敢抬。

名门正派的人用下三滥的鸡鸣五鼓还魂香，盗取人家的剑谱，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所以常春尴尬已极。

何老儿笑道：

“不当偷儿就好，少年人行事不免欠思虑些，其实，剑谱根本就不在蓝老弟身上。”

徐海峰道：

“江湖盛传被蓝老弟拾得，此事原来是虚，道听途说真是害死人了。”

蓝人俊不惯说慌，何老爷子这样说了，他心中虽不自在，也只好忍着。

话题随后又转到今夜的约会上，徐海峰表示要与何老

爷子一道赴约。

常春与顾莺莺也要去，不怕危险。

蓝人俊问道：

“徐镖主，这朱彪是左公子门客，不分青红皂白逼在下交出剑谱，这莫非是左公子的主意么？”

徐海峰连忙摇手道：

“误会误会，蓝老弟错怪了左公子了。左公子早已搬出左府，这半年来从未露面，在下为此也十分惊异，正派人四处打探消息呢。”

何恩佑道：

“左府是正派侠义中人，为何将黑魁星吴修德、丑面鬼朱彪、素衣女魔龚玉翠、阴阳二判这类邪道人物招在府中，徐镖主不感到惊奇么？”

徐海峰叹道：

“此间情形，在下也实纳闷，将来只有听左公子自己解释了。”

饭后，徐海峰请四人就在嘉宾楼附近旅舍住下，他晚上再来奉陪。

不到二更，徐海峰带来了五个镖师。

何恩佑笑道：

“人多势众，走吧！”

安喜门外的旷地，朱彪等人已在等候。

他们仍是五人，而蓝人俊一方却足有十人，两下里面对面站好。

何老儿笑道：

“听着，朱彪，今晚要动手，请徐镖主和五位镖师作仲裁，赢了的怎么办，输了又如何，划下道来。”

他把麒麟镖局划出圈外，不欲牵涉镖局，徐海峰心下明白，十分感激。

朱彪道：

“废话少说，交出剑谱就算完事，交不出，嘿嘿，只有把命留下！”

何老儿道：

“蓝老弟根本就无剑谱，拿什么交出来！”

朱彪狞笑道：

“姓蓝的都承认了，你还打什么圆场？闲话少说，到底交不交出来！”

蓝人俊火了，往前走出三步道：

“剑谱么，在这里揣着。”

他拍拍怀里，继续道：

“有本事就来取！”

阴判褚玉隆二话不说，飞身跃出，伸开五指来抓蓝人俊，口中大叫：“还我剑谱！”

这一下声到人到，大家全感意外，神杖翁拐杖一举，直戳褚玉隆肋下。

蓝人俊挺胸凸肚，有避不闪。

褚玉隆手指堪堪触到蓝人俊胸前，何老儿的拐杖也到了他的肋下。

没奈何，他只得临时撒招，猛地缩了回去，拐杖一戳落空。

阳判喻安邦趁机捣出一拳，直击蓝人俊心口。

何老儿刚撒拐杖，来不及递出招式，喻安邦这一下拿捏得极准。

他们一伙都以为，蓝人俊经不起一击。

蓝人俊似乎吓傻，动也不曾动，不过，话又说回来，要动也来不及。

徐海峰、常春、顾莺莺等人都惊叫起来。

“砰！”一拳打个正着。

蓝人俊挺胸凸肚，动也不动一下。

天，这世上有几人受得了阳判喻安邦凶猛的一拳？

喻安邦一愣，凶性大发，狂吼一声，左掌倏出，变掌为爪，直抓蓝人俊面门。

蓝人俊左手一抬，正好抓住他的左腕脉。

这一下，喻安邦像堆泥，软瘫在地下。

褚玉隆急忙抽出直背刀，“刷”一声，直劈蓝人俊天灵盖。

朱彪在一惊之下，出手快捷，一拳往蓝人俊胸前击去。

蓝人俊整个身子往左一移，拖住喻安邦的手不放，喻安邦正好到他先前位置，褚玉隆的刀正好朝着他劈下来。

朱彪的一掌走空，旋即撤掌缩回。

褚玉隆眼见一刀要劈到自己弟兄头上，慌忙将臂一抬，横扫蓝人俊。

这是电光石火间的事，褚玉隆换招之快实堪惊人。

蓝人俊并无临敌经验，只靠着一身绝技，可以做到随心所欲。

见褚玉隆一刀横砍过来，急忙将手一提，喻安邦的身子被提了起来，正好替他挡灾。

可怜喻安邦空有一身过人功夫，此时被人扣住脉门，只能由人摆布。从出道江湖横行半生，几曾受过如此羞辱，气得他大叫一声昏了过去，一颗大脑袋直耷拉在胸前。

褚玉隆见蓝人俊拿他同伙当盾牌，这一刀岂能扫到底？连忙撒招后退一步，没了主意。

何老头笑道：

“你这一刀下去，你那同伙就被你判个一命归阴了，这岂不是很好？替世间除去一害。”

褚玉隆气得大骂道：

“姓蓝的小子，有本事就跟你褚大爷真刀真枪干一场，你拿人作盾，算什么英雄？你这个王八羔子！”

这时，朱彪一挫身，举起两手，以手当爪，运起螳螂毒爪功，要作致命一击了。

何老头儿笑道：

“你们瞧，这小子真应了一句话：螳臂当车，好笑不好笑啊！”

徐海峰等镖师齐声笑了起来。

黑魁星吴修德喝道：

“死到临头，还敢取笑人，只怕再过片刻，你们哭都来

不及呢！”

何老儿道：

“这螳螂毒爪上虽有毒，只怕伤不了我蓝兄弟，吴修德你就等着瞧吧！”

他在提醒蓝人俊，小心对方指上之毒。

蓝人俊盯着朱彪，只见他像尊石像般立在那里，两只手臂的确像螳螂的两只长臂，在浑身骨骼暴响之后，身子往前一跃，两爪一上一下抓将过来。

爪未递到，罡风先至。

蓝人俊一惊，双掌迅速在胸前交错，猛地往外一翻，两股柔和的阴劲，迎上了两爪。

朱彪已提足了八成功力，欲想一爪击毙对方，未料爪未递到，便觉两股浑厚的柔和罡气，极柔韧地阻住了爪势，再也抓不下去，就如被一股无形的气墙挡住一样。

蓝人俊将对方爪势一阻，身子立即向左侧一闪，一掌顺势直击朱彪肋下，势若闪电。朱彪急忙往前一跳，避过掌锋，随即一个倒翻，跃至蓝人俊身后，闪电般两爪抓出。

这次，他用上了十成功力，势必奏效。

蓝人俊见其倒翻越过自己头顶，紧接着两股巨大罡风袭来，便学他的样，一个倒翻立在了他身后，一掌拍出。

朱彪未料对方竟学自己，两爪击空，用力过猛，已来不及闪避，便借前冲之势往前跃出一丈，脚刚立地，欲待转身，猛觉背上被人轻轻拍了一下，惊得他立即提气又踹前一丈，方才急速转过身来。

蓝人俊并不追他，站在一丈外，两手后背，一副闲适模样。

他见朱彪转过身，便道：

“你已中了我的阴掌，万万不可提气，师父说提气就会使内伤加剧，你还是不要动的好。”

这番话不独朱彪，就是其他人听了也觉莫名其妙。

不错，大家都见蓝人俊身形一闪，便蹑到了朱彪身后，拍灰似的在朱彪身上拍了一下，就像闹乐子似的，哪像一场拼死相搏。

作为朱彪一方，误以为蓝人俊只是轻功特佳，却没有像样的拳力，故只能拍这么一下。

作为何老儿这一方，以为蓝人俊心存仁意，只是下掌警告而已。

待听蓝人俊自道，说是阴掌，不能提气，而且还搬出他师尊的训导为证，真叫人啼笑皆非，又不是小孩说话。

朱彪吃他拍了一下，老脸发烧，横行江湖二十年，却败在一个书呆子手上，再听他这一番话，不是有意羞辱自己又是什么？气得他大吼一声，猛提真气一下跳出，两臂高举，恨不得一下把蓝人俊抓死。

他真气一提，便觉整个内腑痛如针扎，就像有万千枚又细又小的针，扎在五腑内脏上。人落地时，喉头一咸，“哇”一声喷出一大口鲜血，双足一软便跪倒下去，然后扑倒在地。这一下，吓得众人目瞪口呆。

蓝人俊的话不错，果然他的阴掌有这么厉害！

蓝人俊并不追他，站在一丈外，两手后背，一副闲适模样。

他见朱彪转过身，便道：

“你已中了我的阴掌，万万不可提气，师父说提气就会使内伤加剧，你还是不要动的好。”

这番话不独朱彪，就是其他人听了也觉莫名其妙。

不错，大家都见蓝人俊身形一闪，便蹑到了朱彪身后，拍灰似的在朱彪身上拍了一下，就像闹乐子似的，哪像一场拼死相搏。

作为朱彪一方，误以为蓝人俊只是轻功特佳，却没有像样的拳力，故只能拍这么一下。

作为何老儿这一方，以为蓝人俊心存仁意，只是下掌警告而已。

待听蓝人俊自道，说是阴掌，不能提气，而且还搬出他师尊的训导为证，真叫人啼笑皆非，又不是小孩说话。

朱彪吃他拍了一下，老脸发烧，横行江湖二十年，却败在一个书呆子手上，再听他这一番话，不是有意羞辱自己又是什么？气得他大吼一声，猛提真气一下跳出，两臂高举，恨不得一下把蓝人俊抓死。

他真气一提，便觉整个内腑痛如针扎，就像有万千枚又细又小的针，扎在五腑内脏上。人落地时，喉头一咸，“哇”一声喷出一大口鲜血，双足一软便跪倒下去，然后扑倒在地。这一下，吓得众人目瞪口呆。

蓝人俊的话不错，果然他的阴掌有这么厉害！

“常兄，在下学武也才一年，这‘指点’二字实不敢当。”

常春道：

“蓝兄不必过谦，这学武一年之说，令小弟瞠目，蓝兄实在是聪颖过人，想小弟学武十载，还比蓝兄差得远，真叫小弟无地自容了。”

蓝人俊被他夸赞得不好意思，但心里也着实高兴，两人谈谈说说，十分投契。

常春讲了自己在峨嵋山学艺、与同门师兄弟互相切磋。练武后游玩山景的情形，使蓝人俊羡慕不已。

蓝人俊道：

“我与你就不同了，只有恩师老人家和我两人，也无人与我对招，所以临敌时还会心慌呢！”

常春道：

“虽然无人对招，但令师功臻绝境，你学的功夫俱是一流之选，令师又专心教你一人，是以武功有长足进步，而我们同门太多，师父照顾不过来，你说可是？”

蓝人俊道：

“这话不错，有道理。”

“蓝兄学了些什么拳掌兵器呢？”

“不多，师父老人家只教了一套拳，兵器么，在下无意中获得《煞魔剑谱》，师父就只教了这套剑法，别的么，只讲述了天下各大门派的武功特点。所以，不瞒你说，与人动手我很心虚，因为学得太少了呀！”

常春听了极为兴奋，道：

“这么说来，江湖传言蓝兄拾得《煞魔剑谱》不虚了？”

“这倒是真的。”

“蓝兄福泽深厚，居然得此武林至宝，令兄弟羡慕！”

“只是无意中得到罢了，运气好而已。”

“蓝兄该把秘籍收藏到一个稳妥隐秘的地方才是，江湖上人人觅而得之，习得此剑法，天下无敌矣！”

“不对，家师曾言，此剑法也存有不少破绽，况天下之大，能人众多，算不了第一的。”

常春心想，这样的宝籍怎还能有破绽？只怕是故意这样说说，以免别人生妒吧！

“蓝兄剑谱定要小心，对外可不能说自已获此秘宝，以免招祸。”

“多谢常兄关怀，剑谱就收在我怀中袋里，别人拿不去的。”

两人谈谈说说，又过了一个更次，到得四更了，便同榻并卧。

天明，何老儿起身后仍不见蓝人俊起床，便敲他房门，敲了几下，不见动静，心想，年青人毕竟好睡，昨夜又折腾半夜，就让他多睡吧。

于是回到自己房间，见顾莺莺正从门前走过，便道：

“小妞儿，哪里去？”

“我去叫常师兄，师叔与师兄妹们可能已到洛阳，得去联络呢。”

“嘿，你师兄还未起来，由他睡吧！”

顾莺莺不好意思再去，便到老儿房中来。

两人聊了一会闲话，徐海峰亲自来请，去用早点。

把门捶了半天，蓝人俊居然没有反应。常春卧室门口，顾莺莺也叫不开门。

咦，情形不对。

何老儿将掌按在门上，用上内劲，门被强行推开，只见蓝人俊面红如火，正在鼾睡。

哪有练武人这么不惊醒的？

何老儿心知有异，便来到床前，伸手去摇蓝人俊，他依然大睡不醒。

过道里顾莺莺举起粉拳，把门敲得“通通”响，里面也无人应声。

何老儿大惊，知道着了道儿了，便忙着出来，一掌将常春的门震开，只见床上空空如也，被褥全未动过，人却不知哪里去了。

顾莺莺大惊：“咦，师兄怎么不见了？”

徐海峰道：

“糟，只怕是出了事！”

顾莺莺问：“蓝人俊也不在么？”

何老儿道：

“他倒在，只是叫不醒。”

顾莺莺忙过来张望，果见蓝人俊沉睡不醒，面上如苹果般红赤。

“噢，蓝大侠莫非中了醉魂散？”她不由失口叫出声来。

“醉魂散？这什么东西？”徐海峰问。

“我和师兄从四川来时，路上曾遇一飞贼，被我俩制住，从他囊中，搜出了一只小瓶，里面装的就是醉魂散。这东西只要有少许弹在人的脸上，气味就会从鼻孔中钻入，毒性很大，人要一个对时才会醒。醒来后四肢无力，要十天半月才会恢复。蓝大侠怎么会中了这种东西呢？”

何恩佑道：

“莫非飞贼昨夜光临？”

顾莺莺道：

“他那瓶药被常师兄揣着，他哪里还有？再说有也没用，师兄废了他的武功，他怎么会到洛阳来呢？”

何恩佑一笑，道：

“那就奇怪了，是什么人还有醉魂散呢？”

说时拿眼瞧着顾莺莺。

顾莺莺道：

“据那飞贼说，这瓶醉魂散是他师父炼制的，是独门迷药，别的人不会有吧，老前辈说对吗？”

何恩佑道：

“奇怪奇怪，一个着了道儿，一个却不翼而飞，真让人摸不着头脑。”

顾莺莺听老头儿话声不对，突然一下猛省过来，失声叫道：

“哎呀，莫非师兄他……”

下面的话没说，咽下了。

徐海峰道：

“常大侠不会干这种事吧？他迷倒蓝大侠干什么呢？”

顾莺莺道：

“对啊，我不该如此想的。莫非是贼人来。师兄不敌被擒，又搜走了这瓶醉魂散，再去把蓝大侠迷倒的……”

她越说声音越低，因为说着说着她自己也觉得太不可能。

试想，常春要是遇敌，蓝人俊岂能不知？何老前辈又岂能不知？

何老儿道：

“昨夜你师兄并未回房，而是到了蓝老弟的屋里聊天，四更后不闻语声，大概他们同榻而眠，今日早上却变成了这副模样，其中道理不难明白。”

顾莺莺急问道：

“快说呀，老前辈！”

“你师兄盗走了蓝老弟的《煞魔剑谱》，事情如此而已！”

此话一出，如五雷轰顶，顾莺莺吓得脸也白了，颤声道：

“老前辈不可如此说，我师兄一向为人正派，怎会干出如此卑劣之事，也许是别的原因，只是暂时不知而已，相信总有一天事情会水落石出。”

何老儿瞧她简直要哭了，不禁叹口气道：

“古人云：‘我以不贪而宝’，这世上又有多少人能做到这‘不贪’二字？你师兄的事，待设法将蓝老弟救醒，一切自会明白。”

说完，他请徐海峰帮助，把蓝人俊扶起来坐着，然后打个盘腿在床上坐下，一手按在蓝人俊的百会穴上，以真力贯入，替他驱毒。

顾莺莺将房门掩上，坐在窗前椅上护法。

一个时辰过去，何恩佑头上白雾凝聚，蓝人俊却悠悠醒转。

他见顾莺莺坐在窗前，十分奇怪，又觉后面有人扶住自己，不禁莫名其妙。

顾莺莺叫道：

“蓝大侠醒了。”

徐海峰方才放开蓝人俊，从床上站起来。蓝人俊又见何老儿闭目打坐在床上，奇怪地问道：

“这是干什么？在下一觉睡到现在，让诸位久等了，抱歉抱歉！”

顾莺莺忙问：“蓝大侠，我师兄呢？”

“噢，他昨夜和我同榻共眠，莫非早起出外去了？”

顾莺莺见何老儿所说是真，心里一下猛跳起来，再无勇气问出下面的话。

蓝人俊并不以为意，从床上下来，在窗前另一张椅上坐下。

何老儿收了功，也从床上下来。

他问：“蓝老弟，可曾丢失什么东西么？”

蓝人俊惊诧莫名，道：

“老爷子说笑话，在下怎么丢失东西？”

“你摸摸怀中，剑谱还在吗？”

“不必摸，自然在的。”

“你摸摸看也无妨。”

蓝人俊无奈，懒洋洋把手伸进了怀里。

三人全把目光对准了他的手，顾莺莺连大气也不敢出，心像小鹿般乱跳。

蓝人俊的手一伸进去就再也出不来了。

他怀揣的宝籍只有《煞魔剑谱》，他抄的那份“紫薇二元异引术”，师父叫他烧了。如今袋中空空如也，剑谱已不翼而飞。

他愣住了。

其他三人大气也不敢出。

半晌，他叹了口气，把手抽了出来。

顾莺莺脸色大变，两只眼睛死盯住他。

何老儿问道：

“怎么，不见了？”

“唉，真如老前辈所说，不见了呢！”

顾莺莺一下从椅上跳起，箭一般往外蹿。

但她没能走掉，被何老儿一把拖住了。

“姑娘，你干什么？”

“我……我……我找他去！”

“找他何用？你找不到的。”

“不，也许他到师叔那儿去了。”

“如果没有去呢？”

“走到天边也要找到他！”

“找到他又怎样？”

“我……”顾莺莺泪流满面，话也说不下去了。

何老儿叹气道：

“知人知面不知心，此事与姑娘无关，姑娘不必如此难过。”

蓝人俊道：

“一本剑谱，不值如此伤心，其实，常兄要学，也尽可明说的。姑娘，由他去吧。学了剑谱，只要为人正道，那也不妨事的。”

顾莺莺拭干眼泪道：

“做人心术不正，学了绝技又有何用？我一定要追回剑谱，原物奉还，否则……”

何老儿忙道：

“剑谱是要找回来的，姑娘休要着急，慢慢再想法吧！”

顾莺莺一跺莲足：“等我到师叔那儿看看再说。”

她执意要走，留之不住，只好任她去了。

何老儿叹息道：

“常春和顾莺莺本是极好一对，这一来，拆散了鸳鸯。”

徐海峰摇头道：

“人心莫测，正道名门子弟也干出如此丢人的事，可惜

可叹！”

蓝人俊道：

“剑谱本不属我，什么人都可以学的，随他去吧！”

徐海峰道：

“蓝兄弟大人大量，这也是少见得很咧。”

何老儿道：

“待峨嵋的尊长来了，我老儿要告状去！”

蓝人俊道：

“不必不必，为常兄留条后路吧。”

何老儿赞扬道：

“宅心仁厚，不愧君子，交你老弟这个朋友，值得值得！”

徐海峰也十分佩服，对蓝人俊又加深了一份认识。

吃完早点，三人计议，到白马寺拜访方丈大师，商量共同追寻血经的办法。

于是出了嘉宾楼，直往城外走去。

第十八回 花开时节又逢君

白马寺方丈法缘大师听小沙弥通报神杖翁何恩佑、铁麒麟徐海峰来访，忙率监寺法清大师、知藏法净大师等人迎接。

新提升的知客僧、藏经堂的护法济方和尚，已陪着客人从大门外进来。

双方寒暄了一番。对于蓝人俊和何恩佑一块来访，法缘大师等人既惊奇又抱愧。

一行人遂由知客僧济方和尚带引到后殿一间禅房坐下，彼此又互道仰慕，客气一阵子。

何老儿笑道：

“方丈，血经有下落否，我等愿为寻回此经尽一份心力！”

法缘大师喜道：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有何老施主，徐施主出头，乃佛门之幸！”

何老儿道“得、得，大师先莫高兴，我等虽愿出力，但并无头绪，这力出不出得还未可知呢。”

法缘大师叹道：

“一年来，老衲为此耗尽心血，但迄今仍无进展，愧对佛祖，愧对列代祖师，实是惭愧之至！”

徐海峰道：

“贵寺遭人暗杀的净头僧济明，身世已查明了么？”

法缘道：

“查虽查了，但无法查清，济明僧出家前究竟是何人，也成千古之谜！”

何老儿道：

“去年白马寺大会，我老儿也来了，只是未曾露面，那一高一矮两个怪家伙，大师知道是谁么？”

法缘答道：

“不知。这两人武功极高，很难对付。”

何老儿嘻嘻笑道：

“出家人足不出寺，自然不知其为何人了，这两人高个子那个叫杨洲，矮的那个叫彭民，在漠北一带无人不晓，被称为漠北双凶，大师可听说过？”

法缘大惊：“原来是这两个魔头，怪不得武功如此惊人，不过说来也怪，从那日现身后，再也未露过面，老衲最担心的也是他们。”

何老儿道：

“说起来，这还是我老儿一大功劳呢。那天他俩被数名高手击退，以他俩性情，决不会善罢甘休的，正在此时，我老儿传音给他们，说他俩是天下最大的笨蛋，血经已被取走，你俩在这里穷闹个什么，不信，跟着我来，把血经

与你两个傻瓜开开眼！”两个老小子一听，果然来追寻我老儿，我把他们引离了白马寺，藏到了林里，又把他们引到城外，再从城外往杞县方向引，直气得他们暴跳如雷，直到晚上，我老儿才给他们指点迷津，胡乱编造出个人物，让他们穷追下去，这两个老小子向来不用脑子，经不起怂恿，所以乖乖中了我老儿的圈套。”

众人听了大笑，法缘大师又感谢了一番。

正在此时，又有沙弥来报，洛阳公子白衫剑客左文星带着几人来访。

法缘等人听了连忙站起来，匆匆出外迎接去了，只有知藏陪着客人。

蓝人俊听说左文星来了，又喜又惊。喜的是可以从左文星嘴里打听到苍家下落，惊的是生怕又听到令人失望的消息。

此刻，何老儿问道：

“左公子经常来么？”

法净道：

“半年多未见公子，也不知哪儿去了。”

徐海峰道：

“正好，我也在到处打听左公子消息呢。”

蓝人俊心跳加快，双眼直勾勾瞧着室门，巴望左文星赶快来到。

不一会，法缘方丈带着一群客人来到。

一进门，左文星见到蓝人俊，不禁十分意外，但他应

付得体，一一向在座诸人招呼。

走在最后面的正是苍紫云，见到蓝人俊时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由尴尬万分。

蓝人俊在见到左文星身后苍氏两兄弟时，心都快从胸膛里跳出来了，他慌忙向二老行礼，接着心慌意乱地再往后瞧，在一个老婆婆身后，正是日思夜想的苍紫云姑娘。

四目相对时，他快乐得心也抖了。

“苍姑娘，在下找你找得好苦呀！”他忘了周围还有这许多人，忘情地大叫起来。

苍紫云脸红到了耳根，慌忙施一礼，道：

“蓝公子，久违了。”

蓝人俊没有注意到她狼狈的表情，也未注意到她声音里的冷淡，忙绕过众人，向苍紫云走来。

众目睽睽下，苍紫云急得挽住孟婆婆的手，道：

“婆婆，这位是蓝公子，以前是我们小镜店的常客。”

蓝人俊听着她的介绍，以为她害羞不敢说出他俩的事，满不在意地连连点头：“正是正是，在下最爱到苍姑娘的小铺里买小镜子，左公子呢，因为有钱，专买大镜子！”

苍震环一瞧这情形，明白了几分，连忙道：

“蓝公子，你说得不错，不过，左公子现在和我们已是一家人了呢！”

“一家人？老丈此话何意？”

“左公子半年前已是苍家未完婚的女婿，这不成了一家人了么？蓝公子这一向到何处走动，何以长时间不见了

呢？”

蓝人俊细细玩味着对方的话，一面拿眼睛去寻苍紫云，只见她一颗螭首低垂，哪里敢抬起来看他。

他总算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一下子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人家说些什么一个字也听不进去了。

何恩佑老爷子从他开始叫唤苍姑娘起就注意上了他，见这种情形心下明白了大半，赶忙招呼他道：

“蓝老弟，来这儿坐啊！”

蓝人俊呆呆抬起头来，茫然地瞧了瞧何老爷子，又茫然瞧了瞧室中众人，摇摇头不言不语便径自出门而去。

何恩佑见他如此失态，赶忙追将出来，道：

“老弟，你到何处去？”

蓝人俊痴痴地道：

“‘还有小园桃李在，留花不发待郎归’，老人家，以前真有过这样的事么？”

何恩佑见他答非所问，弄得满头雾水，连忙道：

“你说些什么呀？小老弟，你到哪里？”

蓝人俊叹了一口气，道：

“在下不知道。”

“走，随老哥哥回客室去，人家等着呢，你不找左公子么？”

“不用了，再也不用了，老人家请回，在下先走一步。”

脚不停步，他自管走了。

何老儿见他痴痴傻傻像中了邪，岂能放得了心？连忙

追上来，要和他一起走。

蓝人俊道：

“老人家，晚上在嘉宾楼见吧，在下有事先走一步。”

这是下逐客令了，老儿只好叮嘱了几句，放他走了。

何老儿回到客室，众人纷纷问蓝人俊何处去，幸而他在大家心目中并无分量，问问也只是客气客气而已。何老儿随便支吾了两句，便及时转入正题。

左文星站起来向何恩佑行了一礼，道：

“对老前辈心仪已久，只是无缘拜见，今日有幸，得睹尊颜，望老前辈多多指教！”

何恩佑笑道：

“不敢当不敢当，左公子佚名远播，老头儿久仰久仰！”

左文星道：

“晚辈徒具虚名，叫前辈见笑了，晚辈此来，系有机密大事，还请老前辈鼎力相助。”

“好说好说，我老儿就爱凑热闹，公子有何机密，不妨说出来听听！”

“先给各位介绍相识，再由晚辈据实相告。这两位是山东峰山二雄苍震环、苍震宇老前辈，这位是堂叔左敬熙前辈……”

他先后介绍了孟婆婆、铁汉胡弦、堂弟左武星以及苍紫云。

众人又一一见礼，方才各自坐下。

左文星道：

“列位许久不见在下，定以为在下离开了洛阳城，其实，在下有不得已的苦衷，今日向各位说出一个重大秘密。”

原来，左文星等人连夜迁到了洛阳城西南面靠近定鼎门的明教坊，左敬熙、胡弦、左武星已在大院等候。

这个院子天井就有方圆五丈，天井里有棵大槐树，是饭后乘凉的好所在。

正厅一式五间，右厢房是厨房饭厅，左厢房一式三间，正厅后有一排平房，共有四间，左文星等人来了，也绰绰有余。

彼此相见，相互问候一番。

左武星面貌虽不太像左文星，但说话的嗓门端的一样。

左敬熙年已五十，身材魁伟，说话干脆。

他道：

“有些事尚不能得到最后结果，你们也不必多问，自今日起，你们年青人勤练武功，不要出门，据我知道，左府已被一伙黑道枭雄盘踞，文星出走，他们必起疑心，因此还要小心谨慎。”

于是，半年来，左敬熙将《十煞剑法》传与左文星、左武星、苍紫云。

左文星原先所学十招三十式，大都走了样，显是左夫人于燕华故意歪曲的。

但左敬熙只会十五招，还有五招，按祖上规矩，只传左家嫡长子，因此只有左文星的父亲左山岳才会。

最后这五招据说变幻繁复，但极其厉害，不出手则已，出手必伤人命。

现在，这世上大概就只有左夫人会使了。

半年多来，左氏兄弟与苍紫云苦练剑法，苍震环兄弟则将飞云圈绝技传与左氏兄弟。

左敬熙与神拐婆婆孟翠云除指点武功外，还不时到外间走动。

胡弦则负责出外采购生活用品，不时探听些消息。

待左氏兄弟、苍紫云练成了剑法，左敬熙、孟婆婆，苍氏兄弟几经商议，认为可以出山，联络白马寺高僧及少林高手，由暗访变为明察，将矛头指向左府，追寻血字真经。

于是，这日清早，全体人员赶到白马寺，共商索经之法。

左文星又将在府中听到的关于血字真经的消息，告诉了在座诸位。

众人听了，十分惊愕，世间事出乎意料，谁想到堂堂有名的左公子，身世竟如此凄惨，而左夫人却十分诡异，不知究系何人。而且，血经被盗，居然与她有关！

何老儿听后，道：

“左公子所说，实在惊煞人，时下最重要的，一是弄清谁是钻山鼠，又如何利用了苍壮士一家？二是左夫人叫于燕华，她究竟是何来历？三是他们口中所说的主人究竟是谁？就是指左夫人么？四是血字真经在不在左府？事情已

经过去了半年多，只恐其中有变化呢！”

众人对何老爷子十分钦佩，提纲挈领，把事情理顺了头绪，只要把这些疑问弄清，事情真相就会大白于天下。

苍震环道：

“关于在下一家受钻山鼠利用的事，过去一直讳藏于心。这钻山鼠不是别人，恐怕就是白马寺净头和尚济明。”

于是，把苍震宇如何认识济明，济明如何透露血经情况，一家人如何夜探白马寺的种种情形说了。

末了，又道：

“苍家不幸，惨遭灭门之祸，故有了玄衣修罗武功秘籍的消息，即举家搬迁到洛阳，试图盗取秘籍，练武复仇，不料却上了大当，致使白马寺丢了血经，在下实在对不起白马寺各位高僧，还请宽恕所犯之罪！”

说完，站起来向方丈大师等人行礼。

苍震宇，苍紫云也都起立，赔礼道歉。

法缘大师等僧立即起立还礼，方丈大师请苍家父女不必将此事放在心上。

知藏法净大师道：

“这样说来，事情就有了些端倪。原来那天是苍施主一家光临本寺，大约就是乘护法僧追踪各位时，济明和尚乘隙而入，盗取了血经。藏经堂平日禁止僧众进入，只有济明和尚是净头，出入经堂打扫，无人注意于他。蓝施主被本寺疑为盗经人留在寺内时，险些被人暗杀了，这人能是谁？自然又是净头僧。蓝施主抄经室被当作拘禁室，闲杂

“什么？这位蓝兄果然拾得了《煞魔剑谱》么？”

何老儿笑道：

“他们硬要说的是他拾得的，你有什么办法？蓝兄弟忍无可忍，与他们动起手来，连伤阳判喻安邦、丑面鬼朱彪二人，他们这才知难而退……”

左文星、苍氏一家大惊，左文星急忙问道：

“何前辈，蓝兄弟伤了喻朱二人？这是从何说起？去年蓝兄弟与人动手，在下亲自见过他的功夫，就是云妹也亲眼见了的，怎么能伤朱彪呢？莫不是老前辈在暗中相助？”

何老儿笑道：

“徐镖主，你把亲眼所见之事，给各位讲讲吧。”

法缘方丈忍不住道：

“左公子所言属实，去年在白马寺抄经时，蓝施主只会些皮毛拳脚，算不得数的，如何能胜丑面鬼这样的高手？莫非先前不会武功，是装出来的么？”

徐海峰把蓝人俊与二魔相斗之事详细说了一遍，直听得众人目瞪口呆。

何老儿道：

“蓝兄弟去年立志外出寻访名师，结果了却夙愿，果然找到了师父，学艺一年，这才刚从黄山回来，从早到晚寻找苍大侠一家，不料却被左府中人盯上，惹出这段风波来。”

法缘道：

“果真有奇遇，不知蓝施主拜了哪位高手为师？”

左文星、苍紫云一家眼也不眨，盯着何恩佑，苍紫云的心怦怦跳得厉害。

何老儿道：

“这位高手么，高得不能再高了，各位猜得出是谁么？”

他就像个说书人，讲得津津有味，到节骨眼上还要卖个关子。

白马寺高僧，连同左敬熙、苍氏兄弟老一辈的人，纷纷说出了当今世上有名的高手，但却被何老儿摇头否定。

最后，他才慢吞吞道：

“这位高手么，姓苏名望月，人称白眉叟是也，各位听说过么？”

方丈法缘大师大惊道：

“阿弥陀佛，白眉叟乃贫僧恩师好友，武功冠绝天下，想不到老人家依然健在，这位蓝施主真是福泽深厚啊！”

左敬熙、苍氏兄弟，连同徐海峰，都曾听自己师父讲过白眉叟几十年前诛除几个横行江湖的大魔头的故事，上了年纪的武林人，有谁不知道苏望月的大名呢？闻听蓝人俊是老人家的徒弟，俱都惊奇万分。

苍紫云心跳如擂鼓，去年蓝人俊向她表白情意，立志为她家报仇而出门寻访名师学艺，当时虽被他的一番真情感动，但终觉甚为渺茫，天下之大，到哪里去寻名师？想不到他不但访得了名师，而且这位名师声望之高，世间再无一个武林人能出其右，天，有志者事竟成，这话实在一点也不假。我如果能坚守信诺，也不辜负他的一番心意，

但自己囿于家仇，不相信他能助自己复仇，以致委身也同样钟情于自己的左文星。呀！自己还有何面目再见蓝人俊？但愿他能找到一个比自己多情的好姑娘，把自己忘了吧！

这时，又听法缘大师道：

“蓝施主以一年学得了白眉叟老前辈的功夫，身手定然很高，难怪朱彪之类不是其对手了，这实是正道武林之大幸，也是白马寺佛门弟子之大幸，寻回血经，当借助蓝施主之力了！”

何老儿道：

“我老儿话未说完呢，刚才说了，血经之事暂不提，左府中的大将既然吃了败仗回去，主子岂肯干休？蓝老弟从一个武林庸手而就能人，他们定疑与《煞魔剑谱》有关，势必没完没了地纠缠下去，再度派遣高手，找蓝兄弟的晦气。因此，我辈就与蓝老弟一道，先与他们周旋，再伺机寻觅血经下落，现在万万不要打草惊蛇，各位以为如何？”

这主意，合情合理，一提出立即得到众人的赞同。

接着，众人议定以白马寺为联络点，随时通风报信。

法缘大师又设素餐，招待了大家。

饭后，各自回家。

何恩佑与徐海峰回到嘉宾楼，蓝人俊却没有回来，也不知上哪儿去了。

蓝人俊到哪儿去了呢？

他此时在北市的一家茶馆，正与一个少年公子无语相对，默默喝茶呢。

少年公子一身湖蓝绸衫，俊俏的脸上，两眼通红，一张樱桃小嘴翘起老高，正发脾气。

而蓝人俊老兄却双眼失神，一手按在茶碗上，直勾勾望着斜对面的小镜铺，少年公子生气，生多大的气，为什么生气，似乎全与他不相干，你说，叫人家小心眼儿里的气，能平得下去么？

这少年公子是谁？不用猜也知道是吉凤帮的帮主千金陈青青了。

他俩怎会到小茶铺里对着生闷气呢？

原来，蓝人俊失魂落魄地出了白马寺，看看四周无人，便施展轻功，飞掠而去。直到进了城，才慢下步来，身不由己朝北市走，就像心中有人呼唤似的，浑浑噩噩来到了小镜铺前。

他站在街对面瞧着镜铺，嘴里不由喃喃念道：

“还有小园桃李在，留花不发待郎归。哦，这哪里是待郎归？分明是有花快发盼君折，既然如此，当初又何苦应下来呢？”

他想起了去年临别时，和紫云的一番对话，不禁想得痴了。

当时，他说出两面镜子背面的题词，道：

“这若是姑娘的心意，算数么？”

紫云脸红了，道：

“相公，你的心事小妹已知，只是小妹身负血海深仇，身不由己，若是小妹三五年后依然活在世上，这镜子上的

题词就是小妹的心里话。”

她当真是身不由己么？

“身不由己”，这就是说她为了报家仇，只能一心一意练武，在与凶魔拼斗的险境中豁出自家性命。

为了报仇，她不能顾及自己的终身。

而左文星武功高强，又钟情于她，替她把家仇担在了身上，她还能不以心相许吗？

唉，苍姑娘呀苍姑娘，你为何不等这一年呢？我不是学了武功回来了么？

左文星能做到的，我难道不能做到么？

哼！左文星呀左文星，你竟夺人之爱，实在可恶可恨，我要恨你一辈子，永远不能忘！

他独自站在街边痴想，不曾注意一骑士来到他身边。

“呀，是你！”骑士从马上跳下来。

他根本就未注意，依然在那里恨，在那里怨。

“噢，你还不理人哩！”骑士一把揪住了他的胳膊。

他吓了一跳，扭过头来一看，正是他怕见到的陈青青。

“啊，是姑娘，你来做什么？”他冷淡至极地问人家。

“来找你！找你这没良心的东西！”陈青青没好气地顶他。

“找我？有什么事吗？”

“算账！”

“啊，这……”他吃了一惊，知道麻烦来了。

陈青青气得粉脸通红，站在这里不好说话，左右顾盼

一阵，见不远有家小茶馆，便道：

“走，茶馆里说去！”

蓝人俊没奈何，点头答应，垂头丧气地跟在她身后，进了茶馆。

马儿就拴在街边一棵树上。

“你为什么偷偷溜走，也不打声招呼？”陈青青质问道。

“在下……在下回洛阳有急事。”

“哼，分明在撒谎，有急事会站在街边直愣愣地盯着镜子铺里的姑娘么？也不害臊！”

“哦，不是、不是……”被陈青青看穿了心事，他慌得语无伦次。

“什么不是，分明就是在看人家姑娘。想不到你枉为书生，居然不知礼数，光天化日之下，涎皮赖脸盯着人家姑娘看，我陈青青瞎了眼啦，看错了人，还以为你是谦谦君子，哪知……哪知却是个……”

“哎呀，你说些什么呀。我根本就未看她，只是那小镜铺与我有一段渊源……”

陈青青突然明白了：“啊，你那小镜子就是在这里买的吗？”

“是的。”

“那么就是这姑娘了，原来竟这么平平常常，好，待我问她去，问她为什么不嫁给你，害得你丧魂落魄站在街上偷看，丢人，现眼！”

说着站了起来，就要往街上冲。

蓝人俊慌了，忙拉住她的衣袖：“哎，你这是干什么呀，根本就不是她！”

陈青青又坐了下来，“苍紫云到哪里去了？害得你站在大街上……”

“哎哟，你就少说两句吧，她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只知道她仍在洛阳城中。”

“所以你就站在大街上发呆发傻，偷看别的庸俗脂粉，对么？”

蓝人俊面红耳赤，小声央求道：

“哎哟，我求你小声些，别再说了好不好，人家心里难受着哩！”

陈青青一听，更是妒火高烧，气得眼圈也红了，道：

“没良心的东西！有良心也被狗吃了的狼心鬼！你难受人家不难受？当初你何必救我？就让我死在林子里算了，如今这个账怎么算法，你今日作出个交代，要不，就没个完，我从开封找到洛阳，就为的和你算账！”

蓝人俊不作声了，心里烦得要命。

陈青青见他脸上阴云密布，也不敢多说了，怕把他逼急了反而糟糕。

就在这时，只听一个苍老的声音在门外道：

“哈，原来在这里逍遥，有人陪着呢，害我老儿到处好找！”

蓝人俊知道是谁来了，忙起身打招呼。

陈青青见是一个拄拐杖的老爷子，普普通通，但却受

到蓝人俊的尊敬，连忙站起来向他行礼。

何老儿问：“这位小老弟是谁？”

蓝人俊刚想开口，忽觉不对，在茶馆里不好叫出她的芳名，不觉一愣。

陈青青忙抢着道：

“小子陈青。”

何老儿笑嘻嘻点点头，对蓝人俊道：

“小老弟，时候不早，快回去吧，有急事呢。”

蓝人俊正好借此脱身，忙站起来，道：

“走吧，走吧。”

陈青青见他如此无情，气得眼泪也快出来了，也不知该怎么办，总不能跟着走呀。

哪知何老儿笑道：

“假小子，一块儿去吧，有话到嘉宾楼去说。”

陈青青听老儿叫她“假小子”，身份已被看破，又听见叫她也去，不禁又羞又喜，忙站了起来。

蓝人俊却在心里叫苦，这老人家也真是糊涂，既然已看出陈青青的女儿身，干么还要叫她一块去呢？这下可好，自己又要倒霉了，和她的账怎么算得清啊！

可是，没办法，认命吧。

于是，三人出了茶室，陈青青牵了马，跟着他们去嘉宾楼。

第十九回 心解千千结

三人刚穿过嘉宾楼，到后院的旅舍，就见一个俏生生的姑娘，亭亭玉立站在院中，满面焦虑之色。

一见何老儿、蓝人俊、陈青青，姑娘就连忙迎了上来。

“老前辈、蓝大哥，你们哪儿去了，我找你们好半天呢！”

陈青青一看，心里大不是滋味，一个苍紫云就把蓝人俊的魂勾了去，再加上这个小妮子，蓝人俊心里还能有她？

她气得把脸扭朝一边，耳朵却竖得老直，生怕漏掉半句话。

何老儿道：

“莺莺，我老儿不过才出门，怎么就找半天了？”

“人家来了三次了呢！老前辈，我师叔和师兄们都到洛阳了。”

“进屋去说吧，是不是天要垮下来了，看你这么着急！”

顾莺莺道：

“天垮下来就好啦，这世上反正没有好人！”

老儿笑道：

“莺莺，我老儿可没招惹你，怎么通统骂上了？真是乌

鸦排队——一溜黑货，你也不是好人么。”

“我说的是你们男人！”

陈青青一听，对上了口味，插嘴道：

“说得好！男人都是黄鼠狼产的崽——一色货！”

蓝人俊知道她骂谁，只好装傻听不懂。

说话间进了何老儿的屋。

顾莺莺道：

“我将师兄盗剑谱逃走之事，私下里禀告了师叔。师叔叫我不要声张，赶快寻找常师兄。他们一行五人，分成三拨，叫我单独一路，共四拨寻找。”

“你师叔是哪一位？”

“妙真子。”

“人称乾坤剑的那位吗？”

“正是。”

“你想到哪里去找常春这小子？”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定要找到他，替蓝大哥追回剑谱。”

蓝人俊道：

“姑娘，人海茫茫，你到哪儿找啊，一本剑谱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算了吧！”

顾莺莺咬牙道：

“他如此卑劣，连做人也不配，这种人要是学了绝技，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再说，追不回剑谱，我怎对得起蓝大哥和何前辈！”

陈青青听了大惊，闹不清是怎么回事，但有一条，蓝人俊的剑谱被盗了，而且就是江湖上曾轰动一时的《煞魔剑谱》，这是武林人梦寐以求的东西，可蓝人俊却满不在乎。

她生气地插言道：

“如此珍贵的东西，居然被人盗了，你怎么不去追回来？”

蓝人俊道：

“到哪里追啊？丢也丢失了，有什么办法？”

陈青青道：

“若是坏人习练了此剑法行凶作恶怎么的？这罪孽不就是你造下的么？”

蓝人俊道：

“常春乃峨嵋弟子，也是正派人物，不会变坏吧？”

陈青青道：

“呸！好一个正派弟子，正派的人又岂能做出这种鸡鸣狗盗的事？等我告诉爹爹，令吉凤帮帮人查找！你说说他是什么模样，我好说给爹爹听。”

顾莺莺听她是吉凤帮的人，连忙道：

“可不要伤了他啊！”

陈青青哼了一声道：

“这样的人还伤不得么？”

顾莺莺道：

“毕竟与我是同门呀！”

何老儿道：

“莺莺，你不必去找了，让吉凤帮、金牛帮去找，容易得多！”

顾莺莺不允，坚决告辞走了。

陈青青有满腹话想说，但碍着何老儿，只好闷声不响。

蓝人俊像掉了魂。六神无主，一言不吭。

何老儿瞧出了些端倪，便道：

“小兄弟，有什么心事啊？”

“没有没有，哪里有什么心事。”

“没心事你为什么拂袖而退？”

“这……”。

“血经之事，关系甚大，与左府有关呢。”

“什么？左文星干的？”

“是不是，你且听我分解。”

何老儿把所知一古脑儿告诉了他。

末了，又道：

“小兄弟，左府疑云密布，不可轻视，这事非有你小兄弟参加，才会逢凶化吉。”

“老人家言重了，左府的事，在下只能袖手旁观，决不多管闲事。”

何老儿一愣：“小兄弟，这可不像你平日的言行，到底出了什么事？”

蓝人俊叹道：

“说有事又没事，说没事又有事，叫在下如何说？”

“想什么就说什么呀!”陈青青插言道。

蓝人俊不出声，他怎么能说呢。

何老儿又问起陈青青来历，她照实说了，至于来洛阳，系帮内有事要办。

何老儿找个理由出去了，蓝人俊慌忙站起来想跟着走。

陈青青气坏了，一跺小莲足，道：

“你就是怕见我，躲着我，好好好，我让你遂心去。这就远远离开你!”

边说边哭边走，蓝人俊呆住了。

何老儿隔了一阵进来，见只有他一个人发呆，陈青青却不知哪里去了，便问：“人呢?”

蓝人俊答非所问：“负心人呀负心人!”

“谁是负心人?”

“苍紫云!”

“这到底怎么回事?”

蓝人俊实在忍不住了，把一肚子的怨气发了出来。

何老儿听完后，沉思半晌，叹口气道：

“这叫命中注定，事已至此，无可挽回，你就认了命吧!”

蓝人俊伤心已极，回房去了。

何老儿又追了过来，问：“陈姑娘又是怎么回事?”

蓝人俊红着脸把经过讲了。

最后道：

“是她叫在下抱她上马的，这岂能怪在下轻薄?真是冤

哉枉也!”

何老儿道：

“原来如此，那么，你怎么办？两位姑娘你舍其一，陈青青人品不错，我老儿看，你就……”

“老爷子，这事就不提了吧。”

“不提就不提，你娶谁当媳妇，与我老儿不相干的，不过，左府的事你管不管？”

蓝人俊使劲摇头。

何老儿道：

“堂堂男子汉，你岂能为了私情而忘了道义？苍姑娘必有不得已苦衷，你该为她终身有靠而欢喜，那左文星也是正人君子，况且他并不知道苍姑娘私下答应了你，你怎么能迁怒于他呢？好好想想吧！”

说完，径自回屋去了。

蓝人俊仍呆坐着，心神恍惚，神不守舍。

过了一阵，他又身不由己晃悠悠出了嘉宾楼，两只脚又把他带到了小镜铺街对面。

他朝小镜铺一看，几疑是在梦中。

小镜铺旁边站着一个着绿衣裤的姑娘，那不正是苍紫云姑娘么？

他料想自己必看错了人，不敢出声招呼。

可是，绿衣姑娘却娉娉婷婷朝他走来了。

他越看越真，除了苍姑娘还能是谁？

他惊愕万分，又欢喜无度。

“蓝，大哥……”苍紫云低头轻喊了一声。

“哦，云姑娘，你……”他慌得不知说什么好。

“蓝大哥，找个地方说话，这里行人太多。”

“走，到嘉宾楼去。”

二人默默无语，直走到嘉宾楼。

在嘉宾楼坐下后，苍紫云低声道：

“蓝大哥，小妹对不起你。当初小妹不该许诺于你，现在小妹又该自食其言。今日在白马寺遇到你，实出小妹意外。思之再三，小妹鼓起勇气来见大哥，把分别一年的情形向大哥禀明。大哥若觉得小妹无耻，待报了家仇后，要么出家为尼，古佛青灯，终了此生。要么小妹就拔剑自裁，以谢大哥的一番真情！”

蓝人俊吓了一跳，忙道：

“云妹妹何出此言，愚兄决不会逼迫于你……”

“并无人迫小妹，小妹实在羞愧万分，待小妹将前因后果向大哥陈说，再由大哥定夺。”

接着，苍紫云讲自己如何对蓝人俊外出学艺并无信心，如何遇到仇家相搏，如何被左文星援手相救，左文星又如何受伤。在左府时，左文星又如何传她剑法，又如何发现左府中的诡谲气氛，左夫人如何提亲，父亲叔叔如何答应，她自己又如何以家仇为重，又如何思忖要报答左公子深情，因此与他订了婚。

种种情形，和盘托出。

最后又道：

“蓝大哥对小妹的恩情，只有来生再报。今生是死是活，也听蓝大哥吩咐，惟愿蓝大哥能遇到一个比小妹好十倍的痴情姑娘，世上这样的姑娘多的是，请蓝大哥不必再将小妹放到心上……”

她泫然欲涕，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

蓝人俊并非心如铁石的人，一颗心早已如蜡遇火，软稀稀的了。

他连忙道：

“云妹快不要这样说，愚兄岂能裁决你的生死。只要云妹称心如意，愚兄岂是破坏他人良缘的小人。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愚兄决不怪你！”

苍紫云羞愧万分，道：

“大哥心宽似海，容人之过，小妹万分感激，大哥若不嫌弃小妹，从今后就以兄妹相称吧。”

蓝人俊忙道：

“好的好的，今生今世你我就以兄妹相称。”

苍紫云深情地注视了他一眼：“大哥，小妹去了，现住定鼎门旁边的明教坊青龙巷，血经之事与小妹家仇，多多拜托大哥了！”

蓝人俊面对相思的人儿，哪有不盲听计从的，又连忙点头道：

“是是是，愚兄一定为此尽力，云妹尽管放心！”

苍紫云面露微笑，脸上挂着泪痕，站起来告辞。

蓝人俊恨不能将时光留住，将她留在这间小小的房里，

就这么面对面侃侃而谈，永无止时……

待紫云走后，他独自玩味着刚才与她一番对话。想着想着忽又生起自己的气来。

他本来有一肚子怨气要发泄，有一腔情爱要倾述。他要质问于她，为何许下的诺言不遵守，中途易嫁。他要她扪心自问，要她良心发现，要她痛哭流涕，省悟悔改，与他结成天造地设的一双。

可是，见了面，他的怨气消散了，一腔爱无法表白出来，她说什么他就只有点头的份儿，还陪着小心，生怕伤了她的心儿。

这到底算怎么一回事？

他日思夜想，这相思之苦可是好受的？

唐人诗云：“相思长相思，相思无限极。相思苦相思，相思损容色。”

自己一年来的相思情，难道不是这样的么？在黄山上的这一年，哪天不想着她？不正是为了她的家仇，才毅然离开她去访名师学艺的吗？

早知如此，自己又何必离开她去学什么武功？这下好了，武功虽学成，却把相思的人儿丢了，这不是拾了芝麻丢了西瓜吗？

唉，这真是教泥菩萨认字——白费功夫，梦中捉贼——枉费心机！

啊哟，不对不对，师父他老人家说了，岂能只为一家之仇而学艺？眼界心胸岂能如此狭小？学得一身绝技，为

的是除暴安良，剪除凶徒，行侠仗义。师训岂能违？我未免成了个心地狭隘、胸无抱负的小人了，惭愧，惭愧，君子岂能为儿女私情忘了匡扶正义的大任？

这样反复一想，心胸顿觉开朗了许多。

这时，何老儿带着个人进来了。

这人却是又矮又小的神扒张子厚。

何老儿道：

“这小子在嘉宾楼附近转悠，我老儿以为他要打鬼主意呢，便把他带了来。”

张子厚道：

“这就冤枉了，小人是来见二位的。”

何老儿笑道：

“你怎知我二人在此？”

张子厚嘻嘻一笑：“那夜二位放了小人，天明后二位的行踪没离开小人的两眼。”

何老儿笑骂道：

“怎么，你小子不服气要报仇么？”

张子厚道：

“岂敢岂敢，小人未吃了豹子胆，怎敢再来捋虎须？”

蓝人俊道：

“张兄，别小人小人的，你我不打不相识，以兄弟相称吧。”

张子厚大喜，但嘴上却说：“高攀不起高攀不起！”

何老儿骂道：

“你小子心口不一，还是快说出你来找我们的用意吧！”

张子厚道：

“在下这几日都在思恭坊从仁大街张经仁府第附近打转，以报前仇。张府警卫森严，不易得手，但在下却不死心，捺下性子等候时机……”

何老儿笑道：

“你好大的胆！”

张子厚笑道：

“干我们这一行的，胆不大可不行。今日上午，也就是一盏茶功夫前，在下窥见张府爪牙赤脸雕胡飞、黑太岁张大龙，一边一个，架着一个俊俏的少年公子进府去了，那公子似是女扮男装，被点了穴，动不能动，叫不能叫，只有满面泪痕。张经仁这小子实在是个坏小子，表面堂堂皇皇是个富家公子，骨子里干尽坏事，掳掠良家妇女进府，岂能是好事？在下本想出头，堵截，但自忖不是两个家伙的对手，故赶紧，来找二位设法。况且这位女公子，在下是相识的，不能不救。”

“她是谁啊？”

“开封府吉凤帮帮主的千金小姐陈青青。”

“啊哟，这还得了！你噜嗦了半天原来是她，怎地不早说呀！”蓝人俊跳了起来。

何老儿也道：

“不妙不妙，事不宜迟，赶紧设法救人要紧。”

张子厚道：

“张府能人多，只怕还得等到天黑……”

何老儿骂道：

“救人如救火，岂能等到天黑，现在就走呀！”

蓝人俊道：

“快快快，到张府索人！”

张子厚道：

“也好，反正是在下亲眼所见，他赖不掉的，只是我们只有三人，对方……”

何老儿骂道：

“你怕什么？快走快走！”

三人急急忙忙出了嘉宾楼，往大街上奔去。

行不多远，却听人大叫：“蓝相公！”

扭头一瞧，后面追上来六条汉子。

为首的竟是吉凤帮帮主陈子寿和金牛帮帮主祝勇。后面四人是吉凤帮二舵主骆振兴、三舵主郭炳，金牛帮白牛堂堂主阮金荣，青牛堂堂主谈天成。

双方见面，甚是高兴。

张子厚叫道：

“帮主，是来找青青的么？”

陈子寿道：

“不错，张兄弟如何知道？”

“说来话长，女公子有难，快走！”

“青青怎么了？”

何老儿道：

“边走边说吧!”

一行人急急忙忙向思恭坊奔去。

张子厚说了青青被掳情形。

祝勇大吼道：

“张经仁欺人太甚，今日正好和他结帐!”

陈子寿气得也叫道：

“拼这条老命，与张经仁一决雌雄!”

青青是陈帮主独女，青青一走，就被发觉，经过商议，料定她是来洛阳找蓝人俊，于是决定亲自来找，其余人来也不管用，她决不会听，金牛帮主祝勇当即表示洛阳地熟，愿意协助寻找。

北市是洛阳商贸区，所以先到北市下榻，不意却碰上了蓝人俊他们，真是再巧不过。

听说青青被掳劫，陈帮主心如火焚，恨不能肋生双翅，一下飞到张府。

其余堂主也愤怒填膺，誓与张经仁一拼。

谈话间，便到了张府。

第二十回 独斗铁指翁

思恭坊就在北市以西，不过一坊之隔。

蓝人俊等一行人穿街过巷，不需多时，便到了从仁大街，张府乃地方富绅中有名的府第，一问行人便知。

张府坐落在从仁大街街尾，是一幢堂皇府第，门口有五级石阶，朱漆大门两侧蹲着两只巨大的石狮子，两扇大门洞开，两边站着四个玄衣家丁，十分气派。

一行人大步踏上石阶，当即被门丁挡住。

这个膀粗腰圆的门丁打量了一下来人，除了几人穿着华丽外，有几人实在寒碜。

特别是为首的一老一少，衣着朴实，不像有钱人。

他两眼一翻，道：

“干什么？”

陈子寿当即排众上前，道：

“快通报你家主人，速速将我女儿交出，否则，吉凤帮决不与张家善罢甘休！”

门丁见来势汹汹，这可是多年从未见过的事，这世上居然还有人敢到张府闹事，实在是稀罕得很。

今日不摆出威风让这伙不知好歹的东西瞧瞧，以后张

府还能在洛阳充字号么？

他立即冷笑一声，叱道：

“大胆的东西，也不瞧瞧这里是什么地方？还不给你大爷滚蛋！滚”

张子厚从后面钻了出来，道：

“瞎子，睁开眼瞧瞧，认得你张大爷么？”

门丁大怒，道：

“你张爷是本府宾客，怎地倒帮外人来此滋事？”

张子厚骂道：

“混账，你还不赶快通报你家主人，速将吉凤帮陈青青姑娘放出，否则休怪大爷们不讲客气！”

吉凤帮二舵主骆振兴二话不说，冲上去就是一拳，把门丁打得跌进了大门去，

其他三个门丁大惊，跳进门里就想把大门关上。

祝勇岂容他们关门？早已一步跨入，举起老拳“通通”几下，打得门丁七歪八斜，没命地大喊起来。

祝勇当先大步进门，其余人蜂拥跟上。

沿着石砌小道，众人向五丈外的楼房冲去，院中许多家丁，急忙前来阻挡。

众好汉纷纷喝斥，三下五除二就把家丁们打翻，一时间吼喊叱骂，乱成一团，早惊动了整个园子的人，四面八方一下拥出了百多号人，呐喊着向大楼冲来。

几个武师模样的护院，提着兵刃横挡蓝人俊一行的去路。

领头的护院叫道：

“何人大胆，光天化日之下闯入民宅，进来找死么？”

祝勇大吼道：

“速叫张经仁这小狗放人，不然金牛帮的大爷，放火烧了这个狗窝！”

有人叫道：

“原来是金牛帮的闹事，想来抢地盘么？”

这时青脸雕胡飞、黑太岁张大龙赶到，院丁武师纷纷让路。

胡飞道：

“什么人，胆敢私闯民宅！”

陈子寿喝道：

“快放出我女儿，要不然今日一把火烧了你这院子！”

胡飞一打量，认出了祝勇、张子厚，便冷笑道：

“祝勇，你不过是手下败将，也敢来此滋事？张子厚，叫你干的事干成了么？”

蓝人俊在最后面答道：

“要是干成了，我蓝人俊还会站在这里么？”

胡飞这才注意到蓝人俊也在，不禁大怒：“张子厚，你出卖本府，今日又送上门来，好得很好得很，把命留下挺尸吧！”

何老儿笑道：

“红脸老雕，你神气什么呀？快把吉凤帮的小姐交出来再说话！”

胡飞道：

“什么小姐不小姐，找人找到人家府上来了么？”

张子厚道：

“姓胡的，半个时辰前你和张大龙架了个姑娘进来，她就是吉凤帮少帮主，这可是我张某人亲自看见的，想赖么？”

胡飞无语可答，忽听身后有人道：

“张子厚，好个吃里扒外的家伙，你等着瞧，好戏在后头呢！”

张经仁亲自来了，胡飞松了口气。

张经仁与铁指翁梁石大摇大摆走上前来，手中折扇忽开忽合。

陈子寿吼道：

“快交出人来！”

张经仁沉着脸：“你是什么东西？”

祝勇道：

“你又是什么东西？”

胡飞喝道：

“放肆，连我家公子爷都不认识，还敢来此滋事！”

张经仁冷笑道：

“从来无人敢在张家门口撒野，你们想是活得腻了！”

何老儿道：

“你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快交出人来赔礼，否则你今天就得砸掉招牌！”

梁石道：

“何老头，干你什么事？你要凑这份热闹？”

何老儿笑道：

“我老儿就爱管个闲事消遣，你铁指翁甘当富家公子的鹰犬，佩服佩服！”

梁石面一沉，怒道：

“何老儿，别人怕你，我梁石却没把你放在心上，今日既然打上门来，就叫你来得去不得！”

何老儿依旧笑眯眯：“怎么，要留下我老儿养老么？只可惜张家院里到处是臭气，我老儿爱干净，决不给你们面子的！”

张经仁折扇一挥：“关起大门，通统拿下，一个不漏！”

胡飞一指张子厚：“小子，出来，让胡大爷教训你！”

张子厚拿眼去瞧何老儿，何老儿点头，于是胆壮了起来，上前两步迎战。

胡飞两肩一耸，扑了过来，立即进招。

张子厚身形瘦小，异常灵活，立刻展开身手，与胡飞动起手来。

交手十个回合，两人半斤八两。

这张子厚轻身功夫特好，胡飞虽然掌力雄厚，却连他的边也沾不着，直气得哇哇连叫。

又是十个回合过去，两人仍然不分胜败。

张子厚恨透了胡飞，决心报仇。

见拳脚一时胜不了对方，便“刷”一声将背上短刀扯

出，刀光连闪，他已砍了五刀。

这把刀与众不同，比平常刀短，比短刀又长，大约只有一尺六寸，看着像一把较长的牛耳尖刀。

一把短兵器在手，轻巧灵便，随心所欲，把胡飞杀得手忙脚乱。

胡飞未带兵刃，自然吃亏，气得乱吼。

黑太岁张大龙站在两丈外观战，突然间身形一闪，跃到了张子厚一侧，一掌向他推去。

名头如此大的高手，居然一声不响就朝人偷袭，实属罕见，连名头也不顾了，这说明志在击毙张子厚。

因此不择手段。

何恩佑拐杖一举，拐头直撞张大龙掌心。

这一下也来得奇快，张大龙只好赶紧收掌，退开半步。

张子厚一惊，倏地一个倒翻，退出圈外。

他站在人后大骂道：

“张大龙你这个兔崽子，竟敢暗算大爷，亏你是叫得上字号的人物，真羞辱了你祖宗三代的灵牌！”

张大龙又怒，急切间无法与之交手，运功于掌，朝靠得近些的陈子寿击出一掌。

陈子寿错步闪身，一拳捣向对方面门。

两人一交上手，各显功夫，端的惊人。

张大龙号称五毒阴阳手，除了掌上有毒，招式也阴狠凶辣。

陈子寿身为一帮之主，手底下功夫也很硬扎，毫不畏

惧对方毒掌，拳风呼呼，劲道惊人，一丝也不退让。

加之救女心切，他施出了全身的解数。

这时，何老儿以传音入密对蓝人俊：“你快和神扒去救小姐，这里有我掠阵。”

接着，他又以传音通告张子厚。

张子厚便拉了拉蓝人俊的衣服道：

“兄弟，跟我来！”

他话一落音，身躯已拔起三丈，向围在四周的庄丁丛中落去，吓得庄丁们一声呐喊，四处闪开，生怕人家踩到自己头上。

张子厚乘机落在空地，紧跟着又跃起三丈，接连几个起落，已到了大楼。

回头一瞧，把他吓了一跳，蓝人俊就站在他身边二尺远的地方，什么时候跟来的，他竟一点不知晓。

再看来处，梁石被何老儿截住，张经仁被祝勇、谈天成等人堵住动手，只有一些家丁呐喊着追来。

张子厚一指三楼，道：

“那上面是张经仁的宿处，青青姑娘大概就在上面！”

蓝人俊一听完，身子一晃，早已拔地而起，一下就落到三楼走廊上。

张子厚吐了吐舌，跟着先跃二楼，再从二楼顺楼梯口冲到三楼。

只听得一片尖叫之声，尽是女子的噪音。

他赶忙冲进客室一看，只见十多个年青女子挤成一团，

其中有些是丫环装束。

蓝人俊在问她们什么，她们却尖声叫喊。

张子厚抽出牛耳尖刀一晃，一声大喝：“再有喊叫者，老子给她个透心凉！”

这一喝，果然奏效，女子们瑟瑟发抖，再无人敢尖声叫唤。

蓝人俊摇了摇头，道：

“别吓坏了她们！”

张子厚不理，喝问道：

“今日抢来的姑娘呢？穿潮蓝男装的，你们见了么？若不从实招来，老子一个个送她上西天！”

说时，明晃晃的尖刀比了比。

一个妇人颤抖着道：

“大爷，那女子又哭又骂，被张少爷送进后院柴房去了。”

“快！”张子厚当先从窗口掠出。

蓝人俊跟着他到了后院，只见靠墙有一排低矮房屋，其中数间堆着柴薪。

两人来到房前，见有一间关着，张子厚举掌一劈，门被震开，里面却空无一人。

张子厚从窗口跃出，原来房后还有一排敞棚，陈青青被绑在棚内的一根柱子上。

两个肥大的妇人手执皮鞭，一边一个，嘴里喝道：

“死贱人，你从不从！”

陈青青粉颈低垂，一头秀发覆盖，看不见脸面，只听她骂道：

“死泼妇，待姑娘脱身，定要你们的命！”

“啪！”两个泼妇手一挥，两鞭齐下，也不知怎的，手一软，竟抽到了自己的身上。

“哎哟！”两人同时呼痛。

陈青青不知怎么回事，头一甩，青丝散开，露出一张憔悴的面孔。

她瞧见的是谁啊，莫不是白日做梦么？

蓝人俊忙不得瞧她，正对付两个妇人呢。

他两手平抬，各伸一指，两股锐风齐出，朝两个胖妇人袭来。

这两个蠢家伙“哎哟”一声，被点中了穴位，动也不能动了。

张子厚夺过皮鞭，一人一鞭，公公平平，打得两个妇人杀猪般叫嚷。

蓝人俊赶紧来救青青，叫道：

“陈姑娘，陈姑娘！”

奇怪，她一点反应也没有。

一颗螭首低垂，动也不会动。

她刚才不是抬起了头吗！这会儿又怎么了？莫非被折磨得伤重昏过去了么？

其实，陈青青并未昏过去，她心里明明白白，头脑清清楚楚呢。

她是故意“昏”过去的。

“臭书生，这回看你怎么办？你不再来个肌肤之亲，便无法救人！”她心里想着，脸却红到了耳根。

“陈姑娘，你醒醒……”耳边传来蓝人俊焦急的呼唤声。

“这该死的家伙，恨不能咬他一口，狠狠地咬，才出得心中一口气！你不来解救，莫非要我自己挣脱了绳索不成？”她暗骂，恨得牙痒。

蓝人俊左喊右喊叫不醒，慌得连忙上前去扯绳子。

他微微用力一捏，绳索寸断，陈青青一个前扑往前栽去，被他左手一挽，挽在她的柳腰上。

陈青青借势往后一倒，睡到了他的怀里。

蓝人俊以胸顶着陈青青的螭首，慌得心跳气促，直叫张子厚：“张兄张兄，快来帮忙！”

陈青青躺在他怀里，一颗芳心也跳个不住，真是又羞又喜。

忽听这个呆瓜叫张子厚来帮忙，气得她在心中直叫骂：“没良心的东西，你要是敢把姑娘交到别人手上，姑娘今天不咬掉你一块肉才怪！”

张子厚挥舞皮鞭打得正起劲，嘴里骂道：

“你两个胖猪，不知伤害了多少良家妇女，今日也让你们尝尝皮鞭的滋味，这叫一报还一报，快说，一报还一报！噫，不说？嘿、嘿！说不说？”

“一报……还……一……报，一报……”

两个妇人呻吟着，赶紧作鹦鹉学舌。

“大声些，大爷听不见！”

“一报……”

忽听蓝人俊叫他帮忙，转头一瞧，只见蓝人俊抱着昏死的陈青青发窘，这分明是让他去扶姑娘。

这怎么使得？这小姐儿可不是好惹的，自己别发这个善心，就让他兜着吧。

于是他回道：

“蓝兄弟，你抱着陈姑娘，快走吧！我在前面开路！”

说完皮鞭一撂，当先往回头路蹿。

蓝人俊无可奈何，急忙快步跟上。

陈青青只听耳边生风，可一个身子却平稳得很，比起他第一次救她时，真是不可同日而语，芳心于是大慰。

俄顷，就听前面有喝斥之声，心知已快接近人群，就这么让蓝人俊抱着，给爹爹及叔叔们瞧见可不大好意思。

她赶紧哼了两声，睁开双眼。

蓝人俊正愁前面人多，忽听怀中有动静，低头一看，四目正好相对。

陈青青臊得赶忙闭上眼，道：

“快放我下来！”

蓝人俊大喜，忙将青青放下。

陈青青受了些折磨，又被点了穴，一站未站稳，“唉哟”一声就往后倒。

蓝人俊慌忙一把将她抱住，用力大了些，勒得陈青青

喘不过气来。

陈青青叱道：

“你抱那么紧干什么？要将我勒死么？”

蓝人俊脸红得直发烧，嗫嚅道：

“在下不是……不是故意……的。”

“哼，快给人家解穴呀！”

蓝人俊运功于掌，以气替陈青青解了穴。

“搀着人家呀，人家走不动咧！”

没奈何，他扶着陈青青玉臂，蹒跚着走。

这时，双方激斗正烈。

数十个家丁躺的躺，坐的坐，全被撂翻。

场中只剩铁指翁梁石等人在恶斗。

蓝人俊仔细瞧了瞧。

梁石、张经仁武功果然不弱，与胡飞、张大龙联手，居然顶住了自己一方的猛攻。

梁石和何老爷子都是一等高手，两人上蹿下跳，你来我往，打得十分激烈。

张经仁却独斗吉凤帮帮主陈子寿、骆振兴两人，双方都使用上兵刃，打得难分难解。

张经仁以一柄剑，在陈子寿的剑和骆振兴的柳叶刀之间，犹似一条蛟龙，不仅防守十分严密，进攻招式也十分毒辣。

这是什么剑法？奥妙之处只怕不弱于抄本上的《煞魔剑法》呢，蓝人俊惊愕了。

看看其他人，郭炳以一根齐眉棍和谈天成的一柄刀，双战赤手空拳的黑太岁张大龙。

祝勇手使护手铲与阮金荣的竹节鞭，把使刀的赤脸雕胡飞迫得处于下风。

再看看何老爷子，似乎要胜过铁指翁，还得打上半天呢。

蓝人俊忍不住了，叫道：

“老爷子，让我来斗他，你老一旁掠阵吧！”

何老爷子边打边道：

“好极好极，你来收拾这块老疙瘩，让我老儿观观仗，倒也有趣得很。”

蓝人俊一个纵跃，已经到了梁石身后，一把向其颈后抓去。

梁石滑步转身，五指如钩，向他臂上击来。

其势之快，令人咋舌。

蓝人俊却轻轻一跳，后退了一丈。

梁石冷笑道：

“小子，怕死么？”

蓝人俊道：

“你和何老爷子斗得累了，先让你歇口气吧，不然别人要说我占了便宜，胜之不武！”

梁石大怒：“什么？你竟以为稳操胜券了？好狂的小子，看招！”

他十指作抓，犹如挥舞着两个钉钯，极凶猛地忽上忽

下，忽左忽右，就像凭添了十只手臂似的，搅得蓝人俊眼花缭乱，仿佛周围有五个人站着，十只手齐向他身上招呼。

蓝人俊不敢怠慢，急施出白眉叟教他的随意掌，跟着对方的两爪，乘隙进攻。

两人越打越快，身躯如影，一晃即失，看得陈青青、张子厚眼花缭乱。

何老爷子表面镇静如常，心里却在为蓝人俊捏着把汗。

铁指翁纵横江湖数十年，还未听人说有过败绩。

适才自己与他交手，才感到果然名不虚传，就自己的功力而论，自然不会败在他手下，但要想制住对方，只怕也是不能。

蓝人俊学艺回来，还未经历黑风恶浪，他究竟有多大功力，自己也无把握。

因此，让他与高手对垒，一是称量他到底有多大能耐，二是可以让他获得交手经验。

特别是与高手过招，往往能促进自己的武艺。

何老爷子边想边作好了准备，要在万一不妙时，及时出手援救。

陈青青眼见个郎与一老儿大战，武技之高实出她想象之外，心里高兴得越是爱煞个郎，就越坚定了嫁给他的决心。

此刻，其余人忽然停了下来，两边各自退开，集中观望两大高手的决战。

铁指翁起初不将蓝人俊放在心上，虽然已耳闻这小子

力挫阴阳二判和丑面鬼朱彪，但总以为是夸大其词。

未料五十招已过，居然未能打倒对方。

对方的一套掌法既零乱又无痕迹，但一不小心，就会被其乘隙而进。

他一生斗过不知多少高手，这样飘忽古怪的掌法，确是生平头一遭碰见。

蓝人俊一套随意掌法堪堪使完，对其中的奥妙自有了深一步的体会。

他发觉，这套掌法无招无式，只是随心念电闪间出手，越是做到无招无式，随心所欲，则越是能克敌制胜。

他越打越欢喜，抛去了不安，抑住了心跳，得心应手地施展起来。

何老儿在心中暗暗感叹，白眉叟毕竟不凡，蓝人俊的掌法应用，似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再往下斗个五十招，铁指翁只怕要落在下风呢！

果然，梁石渐渐守多攻少，而蓝人俊却大袖飘舞，双掌翻飞，攻多于守。

铁指翁越打越心惊，别指望招式上战胜对方，于是一咬牙，决心以真力取对方性命。

他在躲过蓝人俊的一掌后，忽地往后跃了两丈距离，身形一矮，蹲个马桩，两爪放松，伸开十指，猛提丹田一口真气，双脚往前一跳，拉近了与蓝人俊的距离。

他身形不再前移，只把伸直的十指，抬至齐胸处。

谁都看得出来，这十指如果猛地戳出，不知有多大的

力量！

蓝人俊也发觉对方似已倾注全力一搏，便赶忙运起真气，也学对方样子，举起手臂，伸开五指，招于齐胸处，准备迎击。

旁观的人不明真相，奇怪蓝人俊怎么会学对方的手势，这不是莫名其妙么？

其实，蓝人俊施的是混元五指针。

双方此时都立在原地不动，四目如电，互相对射，一触即发。

梁石功已注满，猛地双足往前一跳，吐气开声，势如炸雷。

“嗨！”

蓝人俊见其发功，依然站立原地，只把手臂向前一伸，五股细若蜂针的锐气射出。

“嘶——”

仿佛有人在撕扯布匹，声音尖锐刺耳。

梁石忽然大叫一声，吓得众人急忙朝他看去，只见他的一只手臂，滴下了一滴滴鲜血。

而蓝人俊却依然站在原处，什么事也没有，状极潇洒。张经仁等大惊，急忙去扶住梁石。

何老儿一招手：“走！”

众人遂朝大门走去，无人再敢拦阻。

回到嘉宾楼，问陈青青被掳经过。

原来，陈青青怒冲冲从嘉宾楼出来不远，迎面碰见了

胡飞、张大龙。

这两个家伙就是去年在开封城外伤了她的仇人。

当时，她骑马外出，以练骑术。

不意正跑得欢时，被胡飞、张大龙拦住。

她于是跳下马和他们动手，不到两招便知不是人家对手，便佯作从怀中摸出暗器，举手一扬，乘其闪避时跳上马匹逃走。

胡飞两人因过于轻敌，被她逃走，大怒之下，两人拾起路边石块，当作暗器抛出。

陈青青腿上吃了一下，负痛拼命策马而逃。

幸而胡张两人有事，没有全力追赶，否则，她只怕难逃毒手。

胡张两人一见陈青青，先是一愣，既而对个眼色便冲上来，一下制住了她。

两人将她带到张宅，让张公子来看她的姿色。

陈青青哪里受得了这个，便破口大骂。

张经仁脸一沉，道：

“把她交给两个胖娘，叫她们把她驯服了送来！”

她被人押到后院，两个胖婆便以皮鞭叫她屈服，幸好过不了多时，蓝人俊便来到了。

祝勇恨声道：

“何老前辈，张经仁无法无天，今日何不乘胜烧了他那贼窝？”

何老儿摇头道：

“使不得使不得，这洛阳不比他处，屋连屋，街连街，一把火只怕烧光了一条街，百姓何苦要遭此罪？”

祝勇惭愧道：

“老前辈说的是，祝勇欠思虑只图一时之快。”

蓝人俊道：

“祝帮主不是要回洛阳么？这就回来吧！”

祝勇喜道：

“相公说的是，今日就去租赁屋子，把金牛帮的旗号重新打出来！”

阮金荣也极兴奋，道：

“这北市还有我们许多弟兄，旗号打出，必然会来参见帮主。”

谈天成道：

“可怜弟兄们受尽张经仁的欺压，金牛帮再扯旗号，也替弟兄们吐一口气！”

陈青青更是欢喜，道：

“爹爹，吉凤帮也搬来洛阳吧，大家在一起，不是更有依靠么？”

祝勇道：

“陈帮主，青青之言有理，吉凤帮不如与金牛帮合了，推蓝相公为总舵主，洛阳开封各设一个分坛，彼此遥相呼应，又能照顾两地的弟兄，不知陈帮主以为如何？”

陈子寿道：

“祝帮主之言，正合老夫心意。”

吉凤帮其实在开封日子也不会长，这期间奥秘，老夫并未传与弟兄们知道，若两帮合一，推举蓝相公为总舵主，则无人再敢欺负在开封洛阳两地混饭吃的江湖弟兄！”

蓝人俊听得两位帮主这么说，惊得他双手乱摇，连忙道：

“使不得使不得，在下不谙世事，岂当得了什么总舵主，望二位帮主以帮务为重，千万别再提此事。”

陈青青却一股劲叫道：

“使得的使得的，叫这书呆子做总舵主最好！”

祝勇、陈子寿见他不肯答应，便转向何恩佑，道：

“老前辈意下如何？望明示。”

何老儿嘻嘻笑道：

“这个么，须要蓝老弟想透彻了才行，否则，柳树开花无结果。”

蓝人俊仍大摇其头：“使不得使不得。”

陈青青与他唱反调：“使得的使得的。”

祝帮主、陈帮主又从旁劝说，一时间各说各的，热闹已极。

突然，徐海峰闯了进来，嘴里嚷道：

“少林出怪事了，血经有下落了！”

众人一齐止声，惊愕地瞧着他。

何老儿忙道：

“徐镖主请坐下，有话慢慢儿说。”

徐海峰激动地坐下，说出一番惊人的话来。

第二十一回 少林怪事

徐海峰讲完所知之事，大家目瞪口呆，作不得声。

就连饱经世故的何恩佑老儿，也眯起两眼，陷入沉思。

原来，麟麟镖局镖师徐友林、王开胜走镖回洛阳，途经登封县城时，正好碰上几位少林僧人，其中有少林寺维那普昌大师。

徐友林、王开胜遂上前相见，询问大师何往。

普昌大师道：

“少林寺出了重大变故，老衲等联袂下山，意在寻找踪迹，如今返回少林，施主不知何往？”

徐友林道：

“我等欲返洛阳，不知少林出了什么事故，可以告知我等么？”

普昌大师道：

“本寺内务，本不足与外人道，但两位施主并非外人，麟麟镖局徐镖主与老衲等人曾在白马寺护寺，相知甚熟，老衲告知两位施主，请施主们回洛阳后，一一告知徐镖主，再请徐镖主转告白马寺方丈法缘大师，好作准备。”

徐王二人听普昌大师如此慎重，当下点头答应，一行

人便在城外找了个背静处坐下，听普昌大师讲述。

原来，少林监寺普济大师和维那普昌大师去年在白马寺呆了三个月后，于九月回到嵩山少林寺。

两位大师一进寺门，顾不得休息，便命跟随的罗汉们自寻方便，自己去后院参见方丈。

方丈普善大师见两人回来，

十分高兴，听他们讲述白马寺之行的情形。

听完后，普善大师叹了口气，道：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两位师弟自去白马寺后，本寺发生的事，竟与白马寺相同呢！”

二人大惊，忙问：“方丈师兄此话何解？”

普善道：

“本寺藏经阁向来戒备森严，不料在六月初，知藏普照师弟和往日一样，坐在藏经阁整理经籍。

到吃素斋时，普照师弟却未见来。

藏经阁的护法僧，四大罗汉慧、明慧、心慧、可慧仁依照普照师叔吩咐，在楼下分四方而坐，师叔不曾下来，他们自然也不能走开。

老衲斋后，亲自前往藏经阁查询，四大罗汉答称普照大师还在藏经阁整理藏经。

老衲便步上楼梯到了阁内，却见普照师弟盘腿坐在蒲团上，头却垂到胸前，不似低头沉思，倒像在打瞌睡，叫老衲不觉起疑，再看师兄面前堆聚如山的经籍已经倒坍，七零八落，掉得师弟身前身后都是书。

老衲觉得不对，便叫了一声，得不到回音。

等老衲来到师弟近旁，才知师弟已经圆寂。

但师弟年不过六旬，内功又十分精湛，岂能在事先毫无征兆就这么圆寂了？老衲急忙探查师弟身体，才发现被人点了太阳穴。

太阳穴是死穴之一，什么人能在师弟不备时，出手致命呢？以师弟的武功，决不可能束手待毙，这必然是与师弟熟悉的人，出其不意下的手，老衲立即招来都寺普救师弟等东序西序诸师弟，总之，本寺东序六人除二位师弟去了白马寺外，其余均到，西序六人除知藏普照师弟圆寂外，余五人也到齐。

决定此事暂且守秘，不与僧众知晓，并翻看经籍。

发现武功秘籍丢失不少，其中最重要的有‘伏虎功’，‘达摩童子功’、‘一指定乾坤’等功。

接着老衲与诸师弟议论普照师弟究系何人所害，经众僧合议，发现水头僧慧通和尚、净头僧慧然和尚最为可疑。

水头僧向司汲水烧汤供僧众洗脸洗浴之役，东序西序的十二位大师，他都要送汤水至禅房，普照师弟向来不开经房，水必送进藏经阁，而净头僧扫地装香，也可进藏经阁。

这两人出入此地，护法僧决不会阻拦。

议完后，当即招护法僧入室，询问当日早上，有什么人进出过藏经堂，据慧明等僧言，上午只有净头打扫藏经阁，水头送水进过藏经阁。

两僧净头在先，水头在后，根据护法僧所言，推断普照师弟被害时间，当与水头僧有关。

于是东序之首都寺普救师弟、西序之首上座普心师弟立即离开藏经阁，去查水头僧慧通现在何处。

经查询，慧通已经不在寺内。

据炭头僧言，慧通从后院入山，他只见其背影，也不知何事。

当下都寺普救师弟命僧众十人，到后山寻觅，发现水头慧通已经在树上上吊。

据检验，慧通内腑已碎，系被人以重手法击毙后，伪装慧通自杀假象，以瞒我僧众。

据老衲判断，能将人内腑震碎，表面看不出伤痕的内家掌力，天下何止十多种，其中最厉害的有‘五丁无形掌’、‘黑虎断脉掌’，‘达摩掌’、‘金刚掌’等，后两种掌功系本寺绝技，前两种掌功系邪派绝技，慧通究系何种掌力所伤，一时难下结语。

回寺后，老衲又在方丈室与东序西序各位师弟商讨对策，如何查出真凶，追回本寺秘籍，正在此时，突听法堂上所设之法鼓通通鸣响，此鼓非经老衲旨意，任何人不得乱敲，大惊之下，连忙赶出查看，不料大殿巨钟又咣咣敲响，合寺僧众立即放下职司，通往大殿集合，等老衲等人赶到，只见大小僧人抬头仰望，大梁之上，悬着一挂白幡，上书‘武籍照收，笑汝愚顽’。

千年古刹，武林之宗，不过尔尔。

妄想称尊，涉足白马，血经虽获，仍施薄惩，再不知趣，取尔人头。

落款处不具名，却画了一尊两寸大的罗汉像。

这白幡上的意思很明白，既轻蔑我少林，又警告少林不准介入血经之事，取走本寺经典，算是惩罚本寺派二位师弟到白马寺助力。

众僧见了布幡，群情激愤，想我少林，执武林之牛耳，竟然遭此戏侮，实是全寺上下之耻辱。

老衲见丢失秘籍之事已泄，便将真相告知僧众，勒令全体上下，自今日起不准擅自出寺，加强戒备。

这时，普救师弟派去查询敲钟敲鼓之僧回来禀报，法堂无人看守，故不知何人敲鼓。

钟楼之僧二人，已被人点穴，也说不清什么人敲钟。

自此以后，全寺戒备森严，倒也未再出何事。

如此过了两月，渐渐又松懈下来。”

普济、普昌听了方丈的话，惊得瞠目结舌，贼人胆子之大，只怕是天下之冠，竟然欺侮到少林头上来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水头僧慧通和尚的来历仍然无法查清，武功秘籍究系何人所盗，也无一丝线索。

由于此事太丢面子，寺外人并不知情，因此没有惊动武林。

哪知上个月，也就是二月十五日那天晚上，彤云密布，没有月光，少林钟楼上的大钟忽又敲响，震惊全寺，待大家来到钟楼只见钟楼上又挂了一匹白幡。

取下后一看，上书“少林武籍、白马血经，文峰寺塔，与世共存。

”款后无有署名，只画一尊小佛像，与前次所挂白幡一样。

钟楼四名武僧，为第二代弟子中杰出者，一个个被人点了死穴，僵卧于地，已无救了。

贼人下手之狠，手段之高，令人发指！

全寺僧众无不大惊失色，掌门普善大师立即命监寺普济大师、维那普昌大师率十八罗汉赶往安阳府文峰塔探究竟。

普济、普昌及十八罗汉昼夜兼程，赶到了文峰塔。

文峰塔高十二三丈，基座有莲花瓣装饰，门窗倚柱上有盘龙、花卉、云卷等浮雕，十分壮丽，塔内有盘旋楼梯，可登塔顶。

为了不惊动守塔僧人，两位大师于夜间潜至塔下，令十八罗汉团团围住，以防有人蹿出。

二位僧人立即提气纵身，从第三层入塔，两人一上一下，分头搜索。

结果，只在最高一层上，发现一张纸柬，上书：“少林狂徒，果然于心不甘，秘籍血经，鸡公山麓，如敢妄入此山，定将尔等超度！”

两僧收好纸柬，回到地面，令十八罗汉星夜返回，自己两人第二日走访守塔僧，守塔僧不会武功，也问不出名堂。

两僧又在安阳府盘桓了四天，一无所获，方才返回。

徐友林、王开胜急急赶回洛阳，将此讯报告徐海峰，徐海峰特从镖局赶来。

好让众人及时知情。

良久，何老儿叹道：

“事情越来越离奇，左公子分明听到霍占云与朱彪说，血经已到手，怎么又会到了鸡公山？这在少林两次挂下白布的人，究竟是何方妖邪？偌大个少林寺，他居然能来去自如，可见功力之高，这还不说，为何白马寺血经武籍、少林武籍相继失踪，被盗方式几乎一样，事先派人剃头为僧，专拣粗活杂活干，以遮人耳目，盗窃成功后，又杀人灭口，噢，这难道是普通的盗窃事件么？不是，不是，显然，这非一人所为，定是个什么集团帮会，处心积虑盗取秘籍，以使自己练成绝技，好在江湖纵横。

依老儿之见，要破此案，非一人所能为，不如依两位帮主所言，集众人之力，两帮合一帮，方有足够人力财力去追查此案，各位以为如何？”

众人俱皆赞成，唯蓝人俊不吱声。

何老儿问他：“怎么，你反对？”

蓝人俊道：

“在下怎敢反对，只是这帮主之职，请老人家任了吧。”

何老儿笑道：

“大凡一个门派，一个帮会，为首之人必须武功高强、精明干练。

若为首之人名声越大，则该帮会的地位越高，在江湖上才令人侧目。

我老儿年迈，怎担得此重任，你年纪正轻，最为合适不过，就别推辞了吧！”

金牛帮、吉凤帮从帮主到堂主，无不欢呼赞成，陈青青更是兴奋不已。

蓝人俊左推右辞，却是无法推脱，窘得他面红耳赤，只好默认。

众人大喜。

徐海峰命人在雅座设席，席间商量帮会名称，帮内职务。

何老儿道：

“吉凤、金牛两帮，帮众都是在江湖苦苦挣扎谋生的苦人儿，有剃头的、裁缝业的、织布的、打铁的、酿酒的、卖艺的、算命卜卦的、看病卖药的，总而言之，各种行当俱全，可谓百业帮，为免受地痞、地霸的欺压，托庇于帮会。

依我老儿看，行侠仗义，庇护这些靠手艺挣饭吃的苦人儿，倒是功德无量呢。

因此，蓝兄弟你任帮主，何尝不是行侠之道？还是不要推辞了吧！”

蓝人俊听何老儿这般说，只好点头，道：

“在下年轻识浅，还望前辈们多加开导。”

他一答应，众人皆喜，举酒祝贺。

干了一杯之后，商议名称。

何老儿道：

“江湖上百业男女，皆有一技之长，莫如叫个龙凤帮，男的是龙，女的是凤。

为江湖儿女争个面子，如何？”

众皆大喜，又举怀祝贺。

何老儿又道：

“龙凤帮设帮主一人，副帮主二人，下设金龙、银凤、青牛三堂，另在开封设分堂。”

蓝人俊道：

“设总参事一人，位与副帮主一般高，下设参事若干人，好比堂主地位，堂主之下设执事。”

何老儿道：

“金龙堂对付外间纠纷事件，银凤堂监督内务，青牛堂理财。”

经过议论，就这般定下来：

帮主蓝人俊，总参事何恩佑，副帮主陈子寿、祝勇。

金龙堂主徐惠尚，副堂主骆振兴、郭炳。

银凤堂堂主张永胜，副堂主阮金荣、谈天成。

青牛堂主由陈子寿家总答张南祥担任。

陈青青、张子厚为参事。

徐海峰表示自己是镖主，不便参加龙凤帮，但愿提供一切帮助。

随后议定在北市买屋设立总舵，成立日期定在四月十

五日，现在离这个日子还剩十天，一切务必抓紧筹办。

这一顿饭吃得兴高采烈，尽欢而散。

晚上，徐海峰又与大家商议血经之事，他已派马车去接左公子等人，不须多会就会来到，到时再作商议。

闲谈间，围绕血经忽而到了鸡公山一事纷纷作了猜测，又对白布落款的佛像议论了一阵，左公子、苍紫云等人才来到。

苍紫云红着脸、低着头，怯生生与蓝人俊招呼。

蓝人俊也慌乱地回礼作答。

陈青青一边看得清楚，心中又妒又纳罕。

原来这姑娘就是苍紫云，果然长得艳若桃花，难怪蓝人俊这个没良心的迷上了她。

既然如此，他与她为何又十分拘束，她连头也不敢抬，他则把头朝上，两人不敢对视。

再想想苍姑娘和左家人同住，那左文星也是个翩翩佳公子，莫非是他捷足先登，让那个没良心的落了空？要不怎么会对着小镜铺发呆发傻？他曾说过他到她小铺子里去买小镜子，左文星则去买大镜子，这不是二龙抢珠么？对了，这一场争风，那个没良心的输了，才会丧魂失魄，连对我说话都没劲了，真是气死人！不过，真要如此，那就太好了，看那个没良心的怎么办！

她一面胡思乱想，一面拿眼去瞧苍紫云。

苍紫云坐定后，逐渐平静了些，也招眼打量屋中诸人，最后眼光落到了陈青青身上。

她心想，好一个美人儿，蓝大哥肯定也注意到了。

若是她与蓝大哥配成一对，那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双，叫人人羡慕。

想着想着不禁产生了妒意，蓝大哥为人忠厚，又是这般痴情，哪个姑娘嫁了他，真是福气不浅啊！我本来有这个福气的，因种种缘故，这福气落到了别的姑娘头上。

唉，这大概就是缘份吧。

只不过这姑娘性情不知如何，她要是对蓝大哥不好呢？那才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

要是她瞧不上蓝大哥，那是她没眼力，不过是个庸俗脂粉罢了。

两个姑娘各想心事，却不住打量对方。

室里众人早开始了商谈，对血经出现之事十分关注。

大家议定，明日由几位代表大家，到白马寺商谈，然后再定行止。

对于龙凤帮的成立以及蓝人俊任帮主之事，左文星等人十分惊愕。

尽管外间已风传蓝人俊击败铁指翁梁石之事，左文星仍不敢相信。

古话虽云：“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但就武功来说，哪有一年就能练得有此成就的？

他半信半疑，但不曾说出口，只对蓝人俊祝贺一番。

苍紫云却甚为高兴，蓝人俊现在已名噪洛阳，未来前程不可限量。

左家苍家告辞后，众人也各自归屋安歇。

第二日上午，由何恩佑与骆振兴、郭炳到白马寺商谈，余人为筹帮而奔忙。

下午，何老儿等人归来，经与白马寺、左文星、等人议定，由三方出人到鸡公山一探。

此后几天，买屋的买屋，联络各行各业的则四处奔波，写章程的写章程。

六天后，房屋买定，就在嘉宾楼所在的兴隆街街尾。

嘉宾楼在街中段，相去不远。

这是一所大园子。

一进大门，第一进为二层楼，第二进是三层楼，后面有个不大的花园，可作练武集会之用。

有了房屋，四月十五日按时成立了龙凤帮。

除了各行各业的江湖人上门祝贺外，也未请洛阳名流，只有麒麟镖局送了匾额，左文星吴善谦、白马寺方丈法缘大师亲来祝贺。

帮既成立，遂决定赴鸡公山的日子。

去的人有何恩佑、蓝人俊、徐海峰、陈青青、张子厚。本来没陈青青的份，但她非去不可。

蓝人俊也甚固执，就是不点头，最后还是何老儿让她去，蓝人俊只好遵从。

四月十七日，四人上路。

第二十二回 鸡公山血案

洛阳到信阳府有好几百里，蓝人俊等五人骑乘良马前往。

每日清晨起来上路，日落时方才住店歇宿。

陈青青快活非常，有时独自赶马上前，有时还哼哼地方小调。

她的嗓音细嫩，听起来非常悦耳。

她并不靠近蓝人俊，还常常故意不理睬他，只和神扒张子厚说话。

张子厚受宠若惊，一路陪着小心。

五天过后，马儿乏了，再不能猛赶，只好缩短行程。

每日早上动身，太阳西斜就宿店。

这一来，彼此在晚间说话的时候就多了，不像头几天那样，到店吃喝完就倒头睡觉。

众人中，只蓝人俊最受得起旅途之苦。

他既能几日不吃饭，又不怕疲劳。

因为他在白眉叟帮助下，经脉已经打通，只要觅地练功，一个时辰就能恢复精力。

当然，内功深湛的何恩佑也不在乎。

张子厚浪迹江湖吃苦本是家常便饭，也不当回事。

而徐海峰近两三年已不走镖，但似乎也不感觉劳累。

最苦的，自然要算陈青青了。

她自小娇生惯养，从未出过远门，头两天兴高采烈，像个大娃娃，这两天却累得没了精神，红通通的双颊也蒙上了一层苍白，两只俏生生的媚眼也凹了下去，叫人见了好不怜惜。

蓝人俊可怜她了，晚上，众人在一起聊天时，便问她：“陈姑娘，这几日累了，吃得消么？”

陈青青白了他一眼，“启禀帮主，属下决不会拖累大家的，请帮主放心。”

这不是故意呛人么？

他知道她还在生气，气他不准她跟着来。

他不禁有些尴尬，讪讪道：

“陈姑娘，这不是在帮中，不提帮主二字吧。”

“是，属下遵命”她装作老老实实的样子。

“怎么又是‘属下’了？”

“是，小女子遵命！”

蓝人俊没词了，只好闭上嘴。

何老儿眯笑着，在一旁看戏。

徐海峰笑道：

“青青姑娘，别难为帮主了，还是兄妹相称吧。”

陈青青一本正经道：

“徐前辈，小女子不敢高攀，配和我们帮主兄妹相称

的，大有人在呢！”

那晚在迎宾楼，苍紫云就是叫蓝人俊为“蓝大哥”的，蓝人俊则叫她“云妹”。

好酸的称呼，真气死人了。

这个，她一直记在心里。

今天，总算有机会说出来了，出出心上这口气！

“啊，那是谁呀！”何老儿明知故问。

“我怎么知道，要问帮主呀！”

蓝人俊窘极了，忙道：

“陈姑娘，有什么配不配的，你我也可以如此相称呀！”

“听见了么？左一个‘陈姑娘’右一个‘陈姑娘’，叫别人么，自然就妹呀妹的，老前辈，我的话说错了么？”

何老儿呵呵笑道：

“好厉害的小嘴，不错不错，简直是对极了！”

蓝人俊脸红了，忙道：

“青妹，不要再说了吧，愚兄这就改口如何？”

“呀，这又何必呢？口是心非，又何必勉强自己？老前辈，你说是么？”

这妮子当真厉害，总拉着何老爷子，叫蓝人俊有火也发不出来。

何老儿笑道：

“若是口是心非，当然不必勉强，说得对说得对！”

蓝人俊急了，道：

“老爷子，别冤枉了人，我哪里口是心非，的确是心口

如一呀！”

“听见了么？丫头。

人家是心口如一，你就答应当个妹妹吧。”

“老爷子的话，晚辈不敢不听。”

瞧，她分明是要人家称自己妹，自己称人家哥，现在却成了人家要称她妹，她本来不领情，只不过看在老爷子面上，“勉强”答应了。

蓝人俊这才松了口气。

张子厚在一边窃笑，被陈青青瞪了一眼，赶紧把嘴合上，只敢在心里笑了。

徐海峰却管不了那么多，放开大笑。

陈青青无法不让他笑，蓝人俊却不明白他为何发笑。

笑够了，他才转变话题，道：

“左公子他们，还有白马寺的高僧们，不知走在我们前面，还是走在我们后面，月底大家能不能相聚？”

张子厚道：

“恐怕会走在我们前面，我们因为建帮事务，迟迟从洛阳出来，他们心念血经，只怕早已动身。”

何老爷子道：

“但愿他们到后等我们一等，千万别去犯险，大家该从长计议。

我老儿总觉得，此行必然凶险。”

陈青青道：

“怎么会凶险呢？白马寺高僧武艺出众，左公子他们也

不弱，有这样多的好手，还怕什么？”

何老儿道：

“高手虽多，然我在明敌在暗，况且不摸敌方虚实，焉知不是中了人家的奸计？”

徐海峰道：

“前辈说得极是，对方能在少林寺如入无人之境，端的不可轻视呢。”

陈青青问：“老人家，能有什么奸计啊？”

“试想，血经既已在手，又何必露出消息？这很像往水中抛下个诱饵，再用大网子往水上一罩，鱼儿不就落网了么？”

“哎呀，老人家，我们岂不就是鱼儿了？”

张子厚道：

“在下也与老人家有同感，此行只怕凶多吉少！”

陈青青叫了起来：“哎呀，别说得那么怕人，照你说来。

我们是去自投罗网了。”

蓝人俊沉思不语，只注意听大家讲。

徐海峰道：

“青青姑娘不必害怕，对敌方有个估计，自己才不会吃亏。

任他设下天罗地网，只要我们小心从事，那就决不会上当的。”

何老爷子道：

“不错，千万大意不得，敌方的武功既高，又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小心着不会吃亏。”

陈青青问蓝人俊：“大哥，你怎么不说话呀？听着没有呀？莫不是在想心事！”

蓝人俊“唔”了一声，道：

“听着呢，我的确在想心事。”

敌方此举，到底为了什么？第一次将少林高僧引到文峰塔，再从文峰塔引到鸡公山，这鸡公山会不会又扑空？”

陈青青问：“你说呢？”

“依我看，鸡公山可能会扑空，因为路程很远，这样做没有什么理由，敌方多半是故布疑阵，引我们上钩。

否则，血经之事已成悬案，又何必让血经再一次震动江湖呢？”

蓝人俊居然说得如此一番话来，足见他的长足进步。

何老儿道：

“蓝老弟说得好，此行不能冒险，稍有不对之处，我们就后撤。”

大家又议论了一阵，对鸡公山存了戒心。

第二日，大家继续上路。

以后几日，陈青青有意无意把马儿随在蓝人俊前后，不时找几句话和他说说，温顺和蔼，再无半句带刺的话。

有好几次她都想问他，苍紫云姑娘为何与左文星在一起。

但她还是忍住了，须等候个好机会才成，莫要惹恼了

他。

蓝人俊见她好说话了，便收起戒心，谈话也就自然了起来。

渐渐，他觉得青青姑娘也并不可怕，不像他先前以为的那样，动不动要算账，这样的“账”算起来他可吃不消。

他依然没有忘了苍紫云，这又怎么忘得了呢？她的一笑一颦，无不深烙心中。

他现在已不怨她，反觉得她极可怜。

自己决不该再逼她；她是身不由己之人啊！

要怨就怨自己吧，谁让他早些年不认真学武功？要是他的武功能派得上用场，苍紫云怎会答应左文星？

唉，紫云呀紫云，只要左文星对你好，你对左文星也有一片深情，我就是愁上加愁也心甘情愿啊！

陈青青经常见他皱着眉，低头沉思，甚至会发出轻轻的叹息，不用猜也知道，准又是在思念苍紫云那丫头。

她又气又妒，但又无可奈何。

苍紫云会不会到鸡公山来呢？

呀！糟了，要是她也来，蓝人俊不跟着她跑才怪呢！这可怎么办啊？

慢，左文星不是也要来么？如果苍紫云只跟着左文星，那么自己前些时候所猜一定对了。

要是苍紫云跑来和蓝人俊一块，自己就只有到庙里当尼姑的份了！

啊哟，当个尼姑好惨哟，古佛青灯，冷冷清清，没人

理睬，成天敲着木鱼，“陀陀陀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直念个没完没了，也不知佛菩萨听得见听不见。

咳呀，不干不干，这个家可出不得，还要剃光头呢，难看死了。

可是，不出家又怎么办呢？莫非还要去嫁别人？呸！不干不干，要嫁就只能嫁这个冤家，那么，就把他抢过来。

对！抢过来！我比苍紫云哪一点差了？她漂亮倒不假，而我就丑了么？不丑不丑，一点也不丑，人家都说我长得俊，我自己对着镜子看了无数遍，也觉得人家说得对。

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去当尼姑？不当、不当！

古人说：“水滴石穿。”

只要我一片真心，持之以恒，看他这块顽石穿也不穿？就那么的，两人各怀心事，各走各的路。

有时，陈青青逗弄他两句，引得他哈哈大笑，心情也为之一爽。

二十九日这天，他们赶到了信阳府。

入城时刚过中午，众人找了家大旅舍住下。

饭后，便到街上转悠，希图碰见左文星一伙和白马寺的高僧们。

主要街道走遍，也没见他们，只好又回旅舍休息。

张子厚和徐海峰自告奋勇再次上街，两人约好一个走东一个走西，回旅舍会合。

陈青青疲乏已极，在自己的房中躺着。

何老爷子和蓝人俊共一间屋，各自坐在床上喝茶。

何老儿道：

“老弟，说真话，我老儿总觉得鸡公山之行凶险，你千万照顾好青青，可别让她出了事。”

蓝人俊道：

“身为帮主，自应该照顾好帮众。

我也觉得此行有些不妙。

试想，左公子在左府明明听见总管霍占云对朱彪说，血经已经到他们手。

怎么忽然间血经会飞到鸡公山？再说鸡公山处于豫鄂交界处，方圆百里，又到哪里去找，莫非是场骗局么？”

何老儿一拍大腿，道：

“好兄弟，你也会析事理了，好极好极。

不过，设这场骗局又为的是什么呢？”

“不知道。

一则可能是转移我们的视线，故布疑阵，以掩藏血经的真正下落。

一则可能是诱骗我方入山，乘机搏杀，以绝后患！”

“对极对极，原来蓝老弟并不只会啃书本，这个帮主选得好！”

蓝人俊不好意思，道：

“老人家休夸，人俊本不谙江湖事，只因身在江湖，由不得自己，不能不学些推断事理的方法。”

“唔，我老儿也有同感，如果只是转移我方视线，那么不过是空跑一趟。

如果对方设下圈套要谋害我们，调来的必是高手，因此不能大意呢，你身上连兵刃也无，只怕难以护身，要买把剑也来不及了。”

“无妨，必要时，抢来一把就可以了。”

如果明日左公子他们还不来，该怎么办？”

“等一日不来，后天我们便去探山，若有危险，及时后撤，也好通报后来的人。”

两人谈谈说说，议定了行动章程。

快到晚饭时，张子厚回来了。

他道：

“所有旅舍都跑遍了，不见左公子他们，后来我到茶楼酒肆打听，三天前到了十几个和尚，只在城中吃了饭便走了。

两天前到了男女老少七八人，住了一宿，昨天走了。

我本想打听姓名，但旅店登记的名字中，没有左公子他们，我估计他们用了化名。”

何蓝二人听了，不免吃了一惊。

“这么说，白马寺的高僧和左公子他们在我们之前几日就到了？”何老儿又问。

“是的。”

这时，徐海峰也回来了。

一进门就摇头：“西城区查了，没有。”

张子厚把所知情形说了，大家商议如何办，最后决定，明日一早前往鸡公山。

一宿无话。

天明，众人便起了床。

太阳升起时，他们已奔驰在城外官道上。

经头天晚上向店家打听，鸡公山离此有七十多里，主峰称报晓峰，两侧是灵华山和长岭，就像雄鸡的两只翅膀。

报晓峰左右，峭壁深谷，则像两只鸡爪，故称此山为鸡公山。

众人一阵急奔，方向朝南，一口气不停。

中午，众人取出干粮，坐在树荫下吃了一顿，略事休息，继续上路，山离此已不远。

来到山脚，但见山上云雾蒸腾、林茂叶密，不少古松老柏，岸然挺立。

众人将马牵入林中拴好，徒步向山顶走去，到报晓峰一看，再作商议。

山中树荫覆盖，十分凉爽，只是无道路可走，只能从树底下穿树绕山而行。

行至半山，走在前面的张子厚突然停步，等候后面的人。

徐海峰走在第二，问道：

“张老弟，怎么停住了？”

“对不对，有股血腥味飘来。”

走在第三的陈青青闻言，忙用力嗅了嗅，果有一股腥臭之气，不禁心中发毛，忙退后一步，紧靠跟在她后面的蓝人俊。

蓝人俊之后的何老儿，早已闻到气息，面色十分凝重，不断向四处张望。

徐海峰道：

“噢，这股气味似乎在侧处下面，你们说呢？”

张子厚道：

“不错，是在偏坡。”

何老儿道：

“下去看看。”

张子厚道：

“是，我下去！”

蓝人俊道：

“慢，我和你一块去！”

张子厚知道蓝帮主不放心，心下十分感激，于是当先领路，朝偏坡走去。

两人行了一多丈，只见偏坡下是一条两三丈的峡谷沟渠。

腥臭气至此已经加浓，说明并未找错地方。

蓝人俊不等张子厚跃下，抢先了一步，先跃到沟底。

往前一看，惊得魂飞天外。

张子厚随着跃下，也惊得倒吸口冷气，身上的汗毛也竖起来了。

他们见到了什么？

原来，在这条狭长的沟渠内，横七竖八躺满了尸体，最少不下二十五六具，尸体衣着十分醒目，极易分清敌我。

因为除了僧衣，便是紫色劲装。

尸体周围，扔满了断刀折剑、方便铲、栗木棍，到处溅满了鲜血，可见双方厮杀之激烈惨酷。

有的被劈掉了半个脑袋，有的一剑贯胸。

有的断腿，有的丢了胳膊。

蓝人俊第一次见到如此酷烈的场面，不禁心惊肉跳。

张子厚见的多了，反而镇定得多。

他道：

“帮主，这些人至少死了两天，我瞧着像少林寺的和尚呢！”

蓝人俊吸气提气，稳住心，回答道：

“快叫何老爷子他们下来，如果是少林寺的弟子，只怕白马寺的人和苍紫云他们也凶多吉少呢，何老爷子识的人多，请他下来辨认吧！”

他首先牵挂的就是苍紫云，种种惨景已在他脑中设想出来，一颗心又乱了。

俄顷，何老爷子等三人也下来了。

陈青青吓得一声尖叫，紧紧抓住了蓝人俊的衣袖，背过身子，再不敢望一眼。

何老儿面色凝重，仔细看了看和尚们，道：

“倒在这里的，是少林寺十八罗汉中的八位，想不到竟会在此处罹难！”

张子厚道：

“这些紫衣人全都蒙面，也不知是些什么人。”

说着大步前去，走到最近的一具紫衣人尸体前，一弯腰要伸手揭其面巾。

徐海峰道：

“张老弟，人已死了，还看什么？”

张子厚道：

“瞧瞧可有认识的，好辨出他们的来路。”

一伸手，揭下面巾，竟把他吓得连退数步方才站稳。

蓝人俊等人一瞧，不禁“啊”了一声，惊得汗毛直竖。

原来，这人脸面已被刀子划得一塌糊涂，什么模样谁还看得出来？

张子厚从背上抽出短刀，一个纵跃过去，用刀连挑去了两块面巾，两具尸体的面部均被人用刀划得不成样子，十分可怖。

张子厚跃了回来，咬牙道：

“老子行走江湖数十年，什么场面没见过？像这样心狠手辣的主儿还是头一次碰见。

人家为你卖了命，还把一张脸糟踏成这般模样！”

何老儿道：

“为掩护行踪，不让人认出熟人。”

可见，紫衣武士中，有不少是武林熟悉的人物，不然，何苦如此费神？另外，这些人能将十八罗汉中的八位摆平，同归于尽，足见身手不凡，必是江湖上有头脸的人物！”

张子厚数了数，紫衣人尸体共十五具。

陈青青哪里敢看，催促道：

“快走呀，在这里可受不了。”

何老儿道：

“蓝兄弟，你送青青上去，我们将这些人埋了吧。”

蓝人俊叹息一声，道：

“走吧。”

两人一前一后，回到原来的地方。

陈青青手扶树干，挨着树坐下了。

足足等了半个时辰，何老爷子三人才从沟底上来。

何老爷子道：

“刚才我老儿检查了几位罗汉的死因，并非全为刀剑所伤，其中至少有四位，是死在一种极厉害的掌力之下，他们内腑已被震碎。”

张子厚惊道：

“少林十八罗汉在武林中赫赫有名，如今竟在这里损折了八位，是什么人，竟有如此深厚的掌力？”

徐海峰道：

“少林的人也来了鸡公山，这是我们所未料到的，原先还以为是白马寺的和尚们呢，对方既然如此厉害，我们还是回城，等白马寺的高僧来了再说吧。”

蓝人俊道：

“徐镖主，苍紫云一家和左文星一家也来了，此刻生死不明，也许，我们要是赶了去，正好帮他们一把呢？”

陈青青听见蓝人俊开口就是苍紫云，先是一愣，继而又觉应该关心他们，人命关天哪，还吃什么醋？

她道：

“是的，苍姑娘他们昨日上山，也许正在经历一场酷烈的争斗，我们还是快上主峰瞧瞧吧！”

蓝人俊听她如此说，感激地瞟了她一眼，不再说话，当先往峰上掠去。

陈青青急忙跟上，一步也不落后。

余人也一个接一个，往上冲去。

一顿饭功夫，他们到了山顶。

此时虽是盛夏，山头却云雾缭绕。

站在山头，犹如在九重天，恍若出世。

除了云雾、树林，什么也没发现。

细细瞧瞧地上，也无打斗痕迹。

忽然，陈青青在一边地上，拾起了什么东西，急喊蓝人俊来看。

蓝人俊走到她身边，接过她递过来的一个铁圈，仔细翻看。

这圈儿只有两寸宽，极像妇女们戴的手镯，比手镯略大些。

蓝人俊看着看着，突然大叫起来：“苍！”

陈青青吓了一跳：“什么昌？”

蓝人俊指着圈儿内缘，道：

“苍。”

他已激动万分，话也说不出来了。

何老儿忙过来道：

“给老儿瞧瞧。”

他瞧了一会，道：

“这叫飞云圈，是一种十分厉害的暗器，可藏之于袖内，戴在臂上，用针别住，这是峰山苍家的独门暗器。”

蓝人俊着急地指着飞云圈道：

“那上面正好有一个‘苍’字，糟啦！莫非云妹他们出事了？”

久闯江湖的张子厚、徐海峰也认出了飞云圈，连忙在周围搜索起来，看看可还有什么发现。

何老儿道：

“别慌，这里发生过激战，但左公子他们不一定出事！”

陈青青道：

“快分散找找看，有无什么痕迹留下。”

话音才落，张子厚在西侧林子叫道：

“快来看，这里有人交过手！”

三人急忙跑向西侧，见张子厚正朝一棵树上望着，在他周围，有不少断枝碎木，像一场激战后的遗迹。

三人相继走到张子厚身边，只见一棵树上，有人以金刚指力在树皮上划了一个一尺见方的大字：“死。”

树林里静悄悄，不时有雾霭从身旁飘过，这个冷寂醒目的“死”字，飘散出无形的恐惧，使人不寒而栗！

陈青青赶忙靠向蓝人俊，在这深邃静谧的林子里，仿佛埋伏着无穷的杀机。

徐海峰从东侧林子听见喊声也摸了过来，一见这个

“死”字，不禁低声道：

“这林子是不祥之地，诡秘阴森，我看还是赶快离开的好，小心中了埋伏。”

这一说，倒使大家抽了口冷气。

蓝人俊从未经历过这种场面，心中生了几分寒意，但苍紫云姑娘一家的生死，他却不能不管，树上含有威胁意味的“死”字，反而激起了他的愤怒。

他立即道：

“苍大爷一家的生死未明，怎能就此离开，一定查个水落石出！”

何老爷子道：

“仔细搜索周围，人别分散了，徐镖主与我老儿一路，青青、子厚和帮主一路，由此往前，从两边搜索，彼此相距不要过远，有事才好相互照应。”

蓝人俊道：

“如此甚好，张兄、青妹，走吧！”

陈青青虽然心里早怯，但有个郎在此，又有什么可害怕的？只要能和他在一起，什么危险她也愿意经历。

何况听他叫出“青妹”二字，心中不知又有多少甜蜜。

她连忙跟在蓝人俊身后，走在中间，后头跟着张子厚。

才走了一丈，就发现树皮剥落的新痕迹，地上断草碎枝不少，显然，这里也交过手。

蓝人俊运起护身罡气，极为小心地注意着周围的动静。

又走了两丈，情况如前，说明不止一人在这片林中交

过手。

陈青青忽然拉了蓝人俊一下，递给他又一个飞云圈，圈上竟然刻着一个“左”字。

是她在地上拾来的。

蓝人俊心中暗忖，苍大爷将绝技传给了左文星，不然圈儿上怎么会有他的姓呢？

他又继续前走，走了大约五丈便停下了。

他动功默察周围，发现前侧倾斜的坡地上，有极微弱的呼吸声。

“有人！”他指了指，轻声说。

陈青青、张子厚一下紧张了起来。

连忙从肩背上扯出兵刃。

陈青青拉了拉蓝人俊的后襟，示意要将剑给他。

蓝人俊笑了笑，摇摇头，抬起双腕比了比，意思他有掌，不必用兵刃。

他站着想了想，回头悄声道：

“你们等着，我先过去瞧瞧！”

话声才落，他双肩一晃，已没入林中。

陈青青、张子厚焦急地向他没入的林中瞧着，只见光线晦暗，阴森诡秘，两人不约而同用手一指，意思是赶紧接应。

刚走了几步，就听蓝人俊的声音传来。

“你们快来！”

两人急急奔了过去，一入斜坡，眼前一暗，犹如进了

黑房间。

定睛一瞧，离他俩三丈外，蓝人俊正蹲在地上。

走到他面前再看，只见地上直挺挺躺着一人，正是苍家的二爷苍震宇。

只见他双目紧闭，但胸膛还在微微起伏，还有一口气在。

蓝人俊对张子厚道：

“张兄，你扶苍二爷坐起来。”

张子厚连忙走到苍二爷头前，小心翼翼将他扶抱起来。

蓝人俊立即打个盘脚坐在地上，伸出一掌按在苍二爷的灵台穴上，将本身真元注入，以图救他一命。

一盏茶时间过去，苍二爷终于喘气粗了些，两眼也慢慢睁开。

蓝人俊忙叫道：

“苍二爷、苍二爷，是我，蓝人俊，你听见了么？”

苍二爷眨了眨眼，表示听见了，嘴皮也开始翕动，但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来。

蓝人俊手按苍二爷灵台穴，忙将头低下，以耳凑到二爷嘴边，一运神功，又注入了一股阳刚之劲。

苍二爷总算有了极微弱的一丝声音。

“救……大哥……他们……”

“大爷他们在哪里？”蓝人俊急问。

“紫……衣……高……极……忙……今……”

苍二爷说完最后一个“今”字，便没有了声音。

蓝人俊悲哀地摇了摇头，把手从二爷灵台穴上移开，二爷灵魂升天，注入真力已无济于事了。

张子厚叹口气，把苍二爷放平。

陈青青心一酸，滴下了两颗珠泪。

蓝人俊呆呆望着他，心中像燃着一把火。

他恨，他怕，他急，他伤心，这位熟悉的老人，居然在这座陌生的林子里了却一生。

这是谁干的啊！

他恨不得现在就跳出几个敌人来，那么他将会施出决不轻易使用的混元五指针，让这些凶魔歹徒一个个也躺在这阴森、寂寞的林子里。

“来啊，凶徒们，出来啊！蓝大爷在等着你们，快出来啊！蓝大爷在此！……”

蓝人俊两眼瞪得彪圆，满脸凶狠之气，发狂般地跳脚大叫。

陈青青、张子厚不防他有这一着，吓得抖了一下，惶然地看着他。

“贼子们，魔鬼们，统统出来吧！蓝人俊今日定要惩罚你们，要你们的狗命！出来！”

他的神态极其吓人，陈青青“哇”地一声哭了出来，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抱住他，哭叫道：

“大哥大哥，你醒醒，别气坏了身子呀！”

蓝人俊听见她的哭喊，神智清醒了许多，低下头正好看见泪流满面的陈青青，正仰面看着他，满脸的惊恐，满

脸的凄惶和满脸的关切。

他的火气渐渐平息下来，完全恢复了神智，怜惜地对青青说：“青妹，别怕，愚兄只是一时气急，心中憋不住，神智并未昏迷。”

何老爷子与徐海峰被喊声惊动，急忙掠了过来，见并无敌踪，方才放下了心。

张子厚指指地上：“这位爷台被害了！”

何爷见是苍震宇，大吃一惊，忙蹲下检查伤势，心中又是一惊。

“嘿，莫非真的是五丁无形掌？”

张子厚吓得一哆嗦，问：“老爷子，你说什么？”

何老儿道：

“只是猜想，也许是黑虎断脉掌也未可知。

再说，还有达摩掌、金刚掌，一时无法肯定是哪一种掌。”

徐海峰道：

“赶快再搜搜，说不定还有人呢！”

一语提醒大家，又继续往前搜索。

走了不到二十丈，又见了一具尸体。

这人不是别人，正是神拐婆婆孟翠云。

她使用的拐杖断为两截，扔在五尺开外。

众人惊得站住了，脚底下直冒凉气。

蓝人俊在心中叫道：

“完了完了，紫云啊紫云，你莫非红颜命薄，也遭毒手

了么？”

他立即感到心跳气促，似乎站也站不住了，马上就要倒地似的。

何老爷子蹲下探查婆婆伤势，面上现出惊讶神情，本来像是要立即站起来的，但接着又更仔细地检查起来。

不久，他终于有了发现。

只见他伸出手掌，在孟婆婆太阳穴处悬空一按，然后站了起来。

“瞧！这是有名的赤焰针，婆婆被人以赤焰针射入太阳穴，一针致命。”

蓝人俊喃喃念道：

“赤焰针，赤焰针，白马寺的知玄法玄大师，不也是赤焰针害的么？”

陈青青颤声道：

“快找快找，看看还有没有人！”

众人立即分头在林子里搜索一阵，没有再见到其他人，这才回到原地，将苍二爷、孟婆婆埋了，葬在两株大松树

下。
蓝人俊以指在松树上写上两人名字，又在第三株树上写道：

“尔等妖邪，害命夺经，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余誓除妖邪，以清寰宇！”下面署上了“蓝人俊”三字。

经过商议，暂时下山，明日再上山搜索。

第二十三回 山洞激斗

晚上，众人在蓝人俊屋里商议。

蓝人俊把苍二爷临死前的话重述了一遍：“紫衣高极忙今。”

拼凑起来就这么几个字，叫人费解。

何老儿道：

“紫衣高极，这几字好懂，苍二爷要想说的是紫衣武士武功高极，若不是这意思，别的意思就不合情理了。

至于忙什么今什么，这就难以猜度。”

蓝人俊心情沉重，紧皱双眉，忧思重重。

陈青青见个郎如此，心中也极愁闷。

张子厚道：

“少林一拨、左公子一拨，前后一天到达鸡公山。

少林僧众一战，敌方未及收尸，划破死者面容以掩蔽真实面目，而左公子他们只遗尸两具，敌方未见死者。

这道理何在？另外，我们今日上山，居然不见敌来犯，莫非敌方已撤走了么？”

徐海峰道：

“观此情景，敌方显然以少林寺为主要对手，左公子他

们大概是临时撞上的，否则，我们今日也该见敌才是。”

何老儿道：

“此言有道理，说不定敌方已撤走了，明日清早上山，再看仔细点，也许会落下什么蛛丝马迹。”

徐海峰道：

“多半不会留下什么痕迹了，敌人诡秘如此，纵使落下什么痕迹，也会被清除了。”

何老儿道：

“敌方武功之高，实出人意外，五丁无形掌、赤焰针，都是武林中的绝技，莫非昔年的一些大魔头，有了传人不成？”

张子厚问：“是哪几个大魔头？”

何老儿摇头：“我老儿思之再三，又觉不可能，暂时不提吧，以免扰乱人心。”

蓝人俊道：

“苍二爷死了，苍大爷、紫云姑娘和左公子他们，究竟出了什么事，生死未卜，不找出个结果来，怎能回去？我已决心在此查个水落石出。”

众人都说，愿意查清再回洛阳。

第二天一早，一行五人又骑马到山脚，再徒步上山。

昨日看到的景象依旧，遂在苍二爷，孟婆婆坟地周围，分开探查。

为了安全，何老儿与徐海峰一道，蓝人俊与陈青青、张子厚一道。

他们分左右两拨，从树身直到草坡，细细搜查。

突然，青青叫起来：“蓝大哥，快来！”

蓝人俊与她相距三丈，听她一叫，忙跑上前来，张子厚在右边两丈处，也跟了过来。

青青手上又捏着一只飞云圈，内环上刻着个“云”字。

蓝人俊激动起来：“是云妹妹的，不会错，因为苍家用此圈，苍大爷苍二爷刻了个‘苍’字，左公子学了此艺，刻了个‘左’字，这‘云’字自然是云妹妹的了！”

青青指着一棵树的树根说：“好端端放在这里，一眼就看见了。”

蓝人俊道：

“再找找看！”

三人一直往前，在开始下山的坡头处又拾到一枚，内环刻的也是“云”字。

张子厚江湖经验甚丰，道：

“懂了，这是云姑娘故意留下的引路标识，她们可能由此处下山。”

蓝人俊立即运功传声，把何徐二人叫来，五人顺此坡头往下慢慢走。

下坡七八丈，青青眼尖，又拾到一块香罗帕，这是女子用物，巾角上绣着一个“云”字，张子厚的推断，似乎极有道理。

又走了十来丈，张子厚拾到一只飞云圈，上面也刻有“云”字。

这是紫云姑娘留下标记，已经无疑。

再往下走了十来丈，何老儿拾到一只凤钗，大约也是云姑娘之物。

五人并排往下走，间隔二三尺，故能发现这一片的任何琐物。

行至半山，再也见不到任何物品。

于是众人停住了，商议该如何走。

有的主张一直往下，有的主张从两边探测，万一紫云姑娘他们拐了弯呢？

徐海峰主张一直往下，他认为云姑娘大概已无物可抛，所以再也没有了标记，但方向已经指明，只管找下去就行。

何老儿主张分两边再搜索，他认为紫云等人可能已经被擒，故才想出这个联络办法，但敌方有可能在山上绕来弯去，以惑追寻之人。

最后，大家商定，徐何二人往下，蓝人俊等三人先往左，后往右。

蓝人俊等人从左边绕过去，才走了几步，张子厚又发现了一只耳坠，证明何老爷子的判断无误。

于是蓝人俊出声呼唤，将何徐二人召了上来。

五人沿左侧继续行进，走了十来丈远，领头的张子厚再次拾得一只耳坠。

不过，这只耳坠是扔在他们行进路线的上方，多亏张子厚眼尖，否则就会忽略过去的。

那么，是不是改变方向往上走了呢？

五人便往上继续搜寻，行了十来丈，迎面一棵大树上，居然吊着一个人，把众人吓了一跳，连忙站住了。

张子厚略一打量，一跃而前到了树下，再一个纵跃，刀光一闪，将绳子割断，同时伸出一手，抓住了死者的衣服，轻轻落下地来。

众人一看死者，不禁抽了口冷气。

原来，这不是别人，却是左敬熙的好友，说话有些沙哑的胡弦。

何恩佑急忙探查他身上的伤势，没说一句话就直起了腰。

蓝人俊两眼冒火，激愤得全身颤抖。

陈青青看着他，一句安慰之言也说不出。

张子厚以刀挖土，刨了个坑，将尸首埋了，蓝人俊又用指在树上刻下了胡弦的名讳。

再往上走，便无痕迹可寻。

一行人又回到了山顶。

何老爷子道：

“踪迹已无，不如回去再作计较吧。”

蓝人俊道：

“待向苍二爷、孟婆婆拜别，再下山吧！”

五人又回了苍二爷，孟婆婆的墓前。

蓝人俊双目流泪，跪了下去。

余人除何老爷子、徐海峰弯腰行礼，陈青青、张子厚也跟着跪了下去。

突然，“嗖嗖”之声四起，暗器如飞蝗般从四面向五人飞到。

众人心神俱伤，忘了周围还可能存在敌人，待暗器啸声大起方才警觉，为时自然稍晚。

何老爷子应变极快，一弯腰听见破空声，便将拐杖一举，舞起了一道乌光，护住自己和徐海峰两人，但徐海峰大叫一声，跌倒在地。

蓝人俊跪倒在先，一闻异声，立即挥起两袖，挡住了如矢的镖、箭、飞蝗石之类的暗器。

在他稍后的陈青青、张子厚不及拔兵刃，一个伤在腿上，一个伤在臂上。

他俩都叫了一声，急忙捂住出血的伤口。

蓝人俊立即跃到他俩跟前，舞动双袖，击落了第二拨袭来的暗器。

紧接着陈青青、张子厚都跌倒在地，蓝人俊一下惊得没了主意。

何老儿大叫道：

“护住他们，切莫离开！”

叫声中已飞身而起，向左面扑去。

蓝人俊还来不及俯身查看两人伤势，又一阵暗器集中向他袭来，他感觉得到，何老爷子扑去的方向，已没了暗器。

他运起神功，力贯长袖，一阵挥舞，悉数将暗器击落。

站着挨打不是办法，冲过去又不能照顾青青、子厚，

灵机一动，弯腰抓了两把山土，双手一抖，向前面树丛中打去。

紧接着弯腰一手一个，提着陈青青、张子厚躲到了一株大树后。

匆忙中将两人放下，看两人面色灰白，已经不省人事。

与此同时，何老爷子已于三名紫衣人交手，兵刃碰撞之声不断传来。

徐海峰此时忽然跳了起来，一个纵跃到了蓝人俊身边。

蓝人俊“咦”了一声，道：

“徐大爷没有受伤？”

徐海峰道：

“没有，我不过装装而已，骗过了对方。”

随即他低头一看陈青青两人，“哎呀”一声道：

“糟，他两人中毒啦！”

蓝人俊道：

“请徐大爷护法，在下立即与他两人治伤！”

说话间又是一阵暗器袭来，他哪里还能替人驱毒？

蓝人俊挥舞两袖，徐海峰扯出剑，将袭来暗器全部击落。

蓝人俊喊道：

“老人家，速回！”

何恩佑应了一声，边打边退。

三个紫衣人并不追赶，没入林中去了。

何老儿到得近前，一瞧两人伤势，大惊道：

“若不以内功驱毒，就必须有解药，否则，两人怕命休矣！”

蓝人俊道：

“在此地如何运功？”

何老儿道：

“只有冲出去才能救人，你我各负一人，徐镖主当先开路，别的无法可想。”

徐海峰道：

“正是，只有杀开血路！”

何老儿弯腰把张子厚扶起，让徐海峰帮忙，用带子捆在背上，蓝人俊只好把陈青青背上，也顾不得男女之嫌了。

装束停当，徐海峰当先杀出，何老爷子、蓝人俊紧随其后，展开轻功，往山下冲去。

奇怪的是，再无人袭击他们，紫衣人似已悄悄撤去。

蓝人俊略感心安，估计可以平安到达山下，那么青青、张子厚就有救了。

他此时心上就像压着两只秤砣，对苍紫云姑娘的惦念，对青青伤势的关心，几乎占据了他的全部心思。

学艺回来，他头一遭遇到如此惊心动魄的巨变，不免手忙脚乱，心无定见。

对于邪道人物的狡诈残酷，他总算尝到了滋味。

此时，前面的徐海峰突然站住了，忧心如焚的蓝人俊，差点儿撞到了他身上。

原来，坡下的密林中，站满了紫衣蒙面人，也弄不清

是多少，只见人人手上有张机弩，正朝着他们瞄准。

这机弩准头很大，慌忙叫道：

“后撤！”

徐海峰朝旁边一蹿，忽然大叫道：

“跟我来！这里有洞。”

仓促间，谁还来得及思考一番？便急忙跟着徐海峰进入了一个足有一丈高的洞口。

人刚进洞，后面机弩连响，已有一排弩箭射到，逼着三人急速朝洞中跑。

突然，迎面冲出几个紫衣武士，挡住了进路。

这六个紫衣人是从正道和两个岔道里蹿出来的，每个人把守住一条通道。

该往哪儿冲，已来不及判断，因为六个紫衣蒙面人已杀将上来。

徐海峰狂吼一声，直向右侧洞口扑去，与两个使刀的紫衣人打将起来。

蓝人俊又急又怒，也大吼一声，向中间两人扑去，人未到，两股掌风已打出。

两名紫衣人一人使剑，一人使八角拐，极其灵活地避开掌风，手中兵刃也迅即向他身上招呼。

何老爷子敌住左侧的两名紫衣人，这两人一人使鹿角钩，一人使凹面铜。

蓝人俊与对方交手五个回合后，才知道自己低估了别人。

他出道后交手的第一个强手，就是铁指翁梁石。

只是使出绝技五指针后，才伤了对方。

而现在面对的两人，任何一人的功力都不在梁石之下。

使剑的那个，把一柄剑使得神出鬼没，剑芒暴长二尺余，能与他的掌风相抗。

使八角拐的那个，更是难以对付。

八角拐像个井字，井字一边连着把手，形状奇特，手法复杂，招式诡异，扫、拨、搂、盖，变化多端，让你摸不着头脑。

蓝人俊身上背着陈青青，身子本就不灵便，十招以后，渐处下风。

最糟糕的是对方手中兵刃不仅打他，还抽冷子朝青青身上递，迫得蓝人俊手忙脚乱。

忽然，他耳边听见青青细如蚊蚋的声音。

陈青青有气无力地道：

“大哥，放下我，逃命去吧，以后替小妹报仇，不要忘了人世间还有小妹这个人，小妹就知足了。”

这话是断断续续说完的，有时因蓝人俊激烈的跳动而中止。

蓝人俊心如刀割，奄奄一息的青青，竟然为着他的性命操心。

他既感动，又愤怒。

青青的话像针一样刺痛了他，如果连青青的性命也保不住，这武功学来何用？

他心有旁骛，被八角拐将衣襟扯了一块下来，险些伤了身体，背上的陈青青也差点挨了一剑，惊怒之下，猛提一口真气，两手同时使出了混元五指针，也不管这样做将耗费多少真力，这是师父临下山时谆谆告诫的。

十股尖锐猛烈的指风，分袭两个紫衣人，带着啸声，威势吓人。

两个紫衣人同时沉喝一声，使剑的左手忙推出一掌，打出一股罡风，迎向五股气流。

使八角拐的，急忙右手拐交与左手，匆忙一劈空掌，迎向五股气流。

两人都运起九成功力，打出的罡风也煞是吓人，洞中立即卷起了一股灰尘，呛得人连眼也睁不开。

“嘶——嘶——”

两声大震后，蓝人俊退了两步，心躁气浮，忙吸一口真气稳住。

两个紫衣人也同时退了两步，发出两声闷哼，使剑的按住左胸。

指缝中渗出滴滴鲜血。

使八角拐的“啪哒”一声，扔掉了八角拐，左臂上冒出鲜血。

蓝人俊趁他们闪开中间通道，施展轻功蹿了过去。

这边何老爷子以一敌二，背上又负着个张子厚，几招后也有些吃不消了。

两个紫衣武士一个使鹿角钩，一个使凹面铜，硬打硬

架，全不把他那只沉重的栗木拐放在心上。

那使鹿角钩的家伙，胆大的时时想以双钩锁住他的拐杖，他几次用力砸，也休想让人家的双钩脱手。

这鹿角钩与众不同，像方天画戟，钩头弯来弯去有三个岔，就像鹿角。

一不小心，拐杖就会被钩上的丫叉扣住。

何老爷子越打越吃惊，这两个家伙的功力竟如此高，真像当年的两个魔头。

这样一想，更无心恋战，时时窥测着逃走的机会。

果然，机会来了。

与蓝人俊交手的两个家伙同时发出闷哼，分散了这两个家伙的注意力，何老儿大喝一声，使出看家本领，猛力施展出多年苦练的煞着——神龙荡尾。

只见他手中一支拐杖，施如蛟龙，指东到西，呼一声向两人扫去，不等两人退开变招，猛一下蹿出三丈，跟着蓝人俊去了。

两人一前一后，只管往洞深处飞跃，也不管前面出得去出不去。

此洞不像刚入洞时那样宽敞笔直，洞道曲曲弯弯，而且往下延伸，也不知能绕到何处去。

但两人慌不择路，一心要避开追兵，好有个地方抢救背上的陈青青、张子厚。

跑了一盏茶时分，听不到后面有人追来，方才停下步，把背上的人放下来。

蓝人俊道：

“老爷子，这就给他们驱毒如何？再迟恐来不及了！”

何老儿道：

“人家追来怎么办？我看还是找个稳妥的地方好。”

两人又背起伤者，继续前走。

此时岔路有三条，也不知该往何处走，蓝人俊一心想给人治伤，就往黑的地方钻。

何老爷子本想朝有亮光的地方走，无奈蓝人俊已前去了四五丈，何况走什么地方都无把握，干脆瞎碰了事。

又过了盏茶时间，洞里越来越黑，蓝人俊放心地停下来，道：

“就在这里吧！”

何老儿答应了，接着把背上的人放下来。

蓝人俊道：

“由我给两人驱毒，老人家护法吧！”

何老儿道：

“等你救完一人再救一人，只怕第二人等不及了，不如我俩各救一人吧。”

“不妨，两人都由我同时施救，老人家护法保险些。”

“什么？你同时给两人注内力？”何老爷子惊呆了，把头摇个不停：“不行不行！”

蓝人俊道：

“无妨，请老爷子把子厚兄扶起来坐着，让两人并肩儿，我好施救。”

多说无益，救人要紧，何老儿照办了。

蓝人俊一手按青青风门穴，注入了一股柔和的阴劲，一手按张子厚风门穴，注入了一股猛烈的阳罡之劲。

不到半个时辰，他的头上升起了一团白雾，驱毒已进入关键时刻。

何老儿又惊又佩，好小子，居然同时为两人运功驱毒。

他要是任督二脉不通，哪有如此深厚的内力？只是这样一来，他本身的真元就会受损，而陈青青、张子厚内力就会大增，得益匪浅。

他又担心紫衣人追至此地，两只手扶着张子厚，耳朵却竖起来听着，以防有变。

一个时辰过去，蓝人俊头上白雾愈浓，雾中隐现五色光环，看得何老儿又是一惊，这蓝老弟已快到三花聚顶的最高内家境界。

自己勤修一生，尚未到此地步，真不知他是如何修习的。

接着，他又细想刚才交手情形，心里渐渐不安起来。

如果他没有猜错，使鹿角钩的就是追命太岁张桥，使凹面铜的当是邛山尊者武学功。

这两个老家伙有许多年未露面江湖，怎么会走到一起来了呢？莫非是他们的传人，被某个大魔头收于麾下为他所用？

但这分明不可能，若是他们传人，怎能有如此深厚的功力？

与蓝人俊交手的两人，那使八角拐的，难道不是鄂西的大魔头追魂叟夏龙？

只有那使剑的猜不出来历，但也一定是个邪道高手。

这些人都是响当当的角色，平常谁也不会服谁的，是什么人能把他们捏拢在一起，同干一件事呢？那当然是一个武功高绝的魔头了？

如果这个推断不错，那么血经、武功秘籍的遗失，是长期处心积虑策划的结果，这个大魔头究竟想干什么呢？

何恩佑不禁沉入了思绪之中，直到听见“啊”的一声，才从沉思中惊醒过来，只见陈青青、张子厚已经睁开双眼，面上的惨白已褪去，恢复了原有的精神。

两人齐声问道：

“老爷子，这是何处？”

何老爷子大为高兴，忙道：

“嘘，轻些，蓝老弟在运功呢，他为你二人以内功驱毒，你二人不但保全了性命，内功也增长了二三成，真是因祸得福，只是苦坏了小老弟呢！”

两人回头一瞧，蓝人俊正坐在他们后面入静，内心之感激，非言语能表达。

陈青青对个郎的感情更深了一步，她侧转身背靠洞壁，两只珠眸不断望着个郎，心中又甜蜜又酸涩。

她虽然早已决定以心相许，非个郎不嫁，但个郎心中已有个苍紫云，能将她放在心上么？唉，老天爷呀，你为何捉弄我陈青青，不让我先与这冤家相识呢。

不管今后结果如何，这冤家救了自己两次，今后绝对要以性命相报，如果这冤家老是拒人于千里之外，自己只好出家当尼姑去了，难道还有什么别的出路么？

这边张子厚也在浮想联翩。

他想，自己被逼刺杀帮主以盗剑谱，帮主非但不记仇，反而以兄弟相称。

此次罹险于鸡公山，他又拼舍内力救自己老命，回想这半生漂泊江湖，又有谁能对自己如此亲近？

从出道江湖，虽说自己只偷富户，也救济过一些贫困中人，但劫来的财富多半是花天酒地消耗光了，人在江湖中混迹，黑白两道都得有些朋友，免不了也干些缺德事，现在想来好愧啊！既然加入了龙凤帮，龙凤帮以江湖各业的苦人儿为成员，庇护他们能够安全地混口饭吃，自己从今后当改邪归正，忠心耿耿，后半生多做好事，为下一辈子积点德吧。

何老爷子则仍想着自己的心事，苦苦推断是什么人能驱使张桥等这些邪道高手，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

这时，张子厚忽然轻声道：

“老爷子，我先探路如何？”

何老儿点头道：

“也好，不过要记住，千万不可犯险。”

张子厚答应一声，站起来继续向洞内深入进去。

又挨了半个时辰，蓝人俊终于醒过来。

陈青青欢呼一声，急切地问道：

“蓝大哥，你恢复了么？”

蓝人俊反问她：“你呢？还有什么不适么？不知毒驱干净也未。”

陈青青两眼渗出泪花道：

“多谢大哥救命之恩……”

蓝人俊马上制止了她，道：

“都是自己人，说什么谢啊？噢，张子厚老兄呢？”

何老儿道：

“探路去了。”

蓝人俊又道：

“唉，当时太也危急，也未照顾徐镖主，不知他吉凶如何？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怎对得起麟麟镖局？”

何老儿也叹道：

“没奈何，只有听天由命。”

蓝人俊道：

“下一步该如何？”

“先出洞，见机行事，还要寻找徐镖主。”

蓝人俊道：

“走吧，子厚兄去了多久？”

陈青青道：

“有一顿饭功夫了。”

何老儿道：

“快走，小心他又出事。”

于是三人沿洞掠去。

第二十四回 青鸟神剑

洞底越来越倾斜，渐渐连光线也没有了。

三人的速度慢下来，不敢贸然跃进。

蓝人俊走在最前，一面运起神功，探听着前面的动静，忽然，他站住了。

“有脚步声！”他回头轻声道。

陈青青何恩佑也停了下来。

何老爷子也听见了，只有陈青青什么也听不到。

又隔一会，连陈青青也听到了。

蓝人俊功贯右臂，只要来人是敌，他要以“五指针”击杀对方，绝不再手底留情。

对面来人显得十分匆忙，足步声越来越响，似乎毫无顾忌。

蓝人俊出声道：

“是子厚兄么？”

“是我，帮主你们也来了么？”

三人放下心来。

张子厚来到近前，道：

“下到洞底，便有出口，但已经到了另一座山，我急着

回来报信，也未出洞探查。”

何老儿道：

“走吧，出去再说。”

四人又前行了顿饭功夫，洞内越来越亮，终于走出了洞道。

一出洞口，只见群山环绕，这洞口原来是在峡谷底，也不知是在哪座山了。

张子厚抬头望天，辨别方向，道：

“从北面出去吧，我们是从北上山的。”

沿着沟底，一行人望峡谷口走去。

出了峡谷口，迎面便是一座山阻路。

四人便上了山，穿行在密林间，好在山并不高，一会便到了山顶。

四人惊奇地发现，这山顶上居然有一座茅屋，屋的四周清扫得干干净净，连树也砍了。

什么人居然有此雅兴，到这里来定居？

正好腹中饥饿，不妨去求一食。

张子厚当先走了过去，三人跟在后边。

离茅屋还有一丈远，门“呀”地一声开了，出来个三十来岁、粗眉大眼、脸方方正正的妇女，一脸的不高兴。

“站住！你们要干什么？”她两手叉腰，恶狠狠地问。

张子厚躬腰一礼，“这位大嫂……”

“住嘴，谁是大嫂？婆家是你给找的么？”

张子厚一愣，敢情还是位老姑娘。

他赶紧陪笑道：

“原来是位姑娘，请恕在下不知之罪。

在下等人迷路至此……”

“够了，闭上嘴吧，我不和臭男人说话，有什么话让这位姑娘说吧！”

张子厚、蓝人俊、何老爷子相互看看，觉得莫名其妙。

陈青青却感到好笑，便上前道：

“这位姐姐，陈青青这厢有礼了。

”说着行了礼。

老姑娘回了一礼，马上变得和颜悦色，柔声道：

“陈妹妹，姐姐叫宋芝，不必客气，有什么话只管说。”

陈青青道：

“妹妹等人入山迷路，还请姐姐指点路途。

此外，若是方便，还请姐姐做顿饭吃，银钱照付，望姐姐行个方便。”

“原来如此，恁般容易。

不过，有一条，姐姐的饭只做给你吃，另外那个瘸腿的老人家可算在内，别的人就不行了！”

“姐姐，同来四人，怎么只给两人吃呀？”

“因为你是女儿身，和姐姐一样，至于老人，已经不算男人，故只给你们两人吃，至于那两个臭男人，是绝对不给吃的！”

蓝人俊和张子厚相互望望，傻了眼了，天下竟有这般规矩！

张子厚道：

“姑娘，男人也是人呀，怎么能另眼相看呢？”

宋芝眼一瞪：“你少说话，男人也算人，这只是你自己说的，快滚过去！”

陈青青又好气又好笑，道：

“姐姐，就请破例一遭吧！”

宋芝作出一副瞧不起的神情，道：

“妹妹，你怎会帮这些臭男人说话呢？你不知道，男人坏着呢，快别跟他们来往！”

何老儿得意地笑道：

“我老儿有饭吃了，至于别人嘛，我可管不着！”

宋芝道：

“你得意什么？只因你老了，姑娘才没把你当男人看。”

张子厚道：

“不是男人又是什么？”

“谁和你说话？”

“你呀！”

“呸，我从不和臭男人说话！”

“这不是已经说了么？”

“没有，这是你脸皮厚跟我说，我可没理你，你就闭上尊口吧！”

碰了钉子，话没法说下去了。

蓝人俊觉得好笑，便说道：

“我两三天不吃饭也过得去，子厚兄，这可苦了你啦！”

张子厚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宋芝不理，对陈青青道：

“小妹，茅屋里太挤，里面还有位老人家，你们就在外面歇着，待姐姐去弄饭。”

陈青青道：

“谢谢姐姐了。”

宋芝大步进屋去了，一会儿就见她捧着个瓦盆出来，绕到茅屋后去了，想是去洗米。

何老爷子找块石头坐下，道：

“这里好凉快，歇一阵吃饱了走，倒也惬意。”

张子厚道：

“我没饭吃，可乐不起来。”

蓝人俊笑道：

“饿一顿也受不了么？”

张子厚道：

“不瞒帮主，我这人平日好吃，吃饱了就高高兴兴，饿了就想发脾气。”

陈青青笑道：

“别急别急，等一下我再求求那位姐姐，至少给你碗饭吧。”

“她是个死心眼儿，不会给的。”

“不见得，这位姐姐心肠好着呢！”

“好是好，可对男人并不怎么样。”

“说起来也难怪那位姐姐。”

“什么？不怪她？”

“因为你们男人可恶之处太多，又最没有良心，所以嘛，惹人厌！”陈青青说时，故意朝蓝人俊望着。

蓝人俊自然听得出她的弦外之音，只好摇头苦笑。

张子厚道：

“我承认男人可恶之处太多，不过，可爱之处也不少呀！”

陈青青“噗哧”一声笑起来：“亏你说得出口，你们男人竟也有可爱处！”

张子厚道：

“若无可爱处，天下女子怎么又要嫁给男子呢？”

“呸！不和你说了。

”陈青青红了脸。

张子厚道：

“可见，男人有好有坏，女子嘛，也如此。

要不然，龚玉翠是好东西么？”

陈青青道：

“那不是女子，是坏蛋！”

蓝人俊笑道：

“好啦好啦，你二人就别再扯啦，反正今日我与子厚兄没饭吃，扯来扯去有何用？”

陈青青道：

“那就求求宋姐姐呀！”

宋芝从茅屋后绕出来，瓦盆湿淋淋的，听见了话，道：

“不用求，饭就是不给臭男人吃，决不更改。”

张子厚道：

“这米也是臭男人种的呀！”

宋芝大怒：“胡说八道！你过来，姑奶奶领你看看，见识见识！”

张子厚果然走了过去：“看就看吧。”

宋芝见蓝人俊站着不动，吼道：

“你这人也滚过来。”

开开眼界。”

何老儿笑嘻嘻道：

“姑奶奶别生气，小老儿这就滚过来！”说着站起来。

宋芝领四人绕过茅屋，只见有条小径，直通往坡下。

走出五丈，便下坡。

只见坡上开了一道道梯田，秧苗正青。

宋芝道：

“看见了么？米是姑奶奶自己种的，与臭男人无关！”

她一指对面不远的坡上：“喏，姑奶奶种的菜，瞧见了么？”

张子厚由衷赞道：

“见了见了，姑奶奶自耕自食，不依靠臭男人，在下十分佩服！”

宋芝心下大乐，忘了禁忌，道：

“总算你还知趣！”

张子厚道：

“禾苗肥壮，蔬菜硕大，臭男人哪里种得出来！”

蓝人俊三人心中好笑，这神扒肚子饿极，想以讨好宋芝，换一顿饭吃。

宋芝笑道：

“这世上只要你们臭男人会做的事，我们女子也照样做得来。”

“对极对极！”张子厚毕恭毕敬。

“比如说吧，”宋芝边说边靠近了张子厚：“你们男人身带兵刃，自以为武艺高强，殊不知呢，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打，你就是一个！”说到最后一句，她突然一把抓住张子厚胳膊，玉手轻轻一抖，张子厚一个身子便飞出去了。

这一下突变，莫说张子厚本人，就是蓝人俊等三人也意料不到，不禁大惊失色。

张子厚被她玉手一把抓住，顿觉浑身酥软，吓得大叫一声，待被她扔至半空，浑身似乎又恢复了原样，便急忙一个空翻，好端端立在地上。

众人见张子厚并未受伤，知道宋芝并无恶意，不禁哑然失笑。

陈青青笑道：

“姐姐，好功夫，一点不让须眉，教给妹妹两手，好用来对付臭男人！”

宋芝笑道：

“好的好的。”

不过，姐姐哪里配教人，待姐姐领你去见……”

见谁还未及说出，便被人打断了。

“宋芝，又在胡闹了！”一个娇脆的声音道。

众人回头，只见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妪，站在一株松下。

由于满头白发，看上去以为是老妪，可仔细一看，虽然上了年纪，不下六十岁，但看上去精神饱满，面色红润，犹如个中年妇女般，一点不显老态。

宋芝一听声音，吓得伸了伸舌头，向陈青青扮个鬼脸，道：

“是，夫人。

小婢刚才不过是教训一下臭男人！”

老妇人对何老儿道：

“这位老人家高姓？”

何老儿笑道：

“贱姓何，臭名恩佑。”

宋芝奇道：

“怎么名字是臭的？”

何老儿道：

“臭男人么，名字岂能有香？”

宋芝一本正经道：

“对对，有自知之明。”

老妇人莞尔一笑：“原来是神杖翁，久仰久仰，请往屋里去坐吧。”

老妇说完转身在前引路，一行人跟着。

来到草房前，宋芝抢上两步道：

“妹妹和这位老人家进去吧，你们两个臭男人不准进！”

老妇道：

“来的都是好人，今日破例！”

宋芝不服道：

“怎见得他两人是好人？”

老妇道：

“你摔了人家，人家也不还手，不是好人么？”

宋芝道：

“那是他自知不是对手，所以不敢还呀！”

老妇斥道：

“不知天高地厚！这位年青相公只要一出手，你就只有到阴司地曹遑能去了，还容你在这里放肆么？”

何老儿、蓝人俊都吃了一惊，这老妇好厉害的眼力！

宋芝惊奇得睁大了眼，指著蓝人俊：“夫人，你是说这个小白脸么？我不信！”

嘿，有趣，这哪里象主婢两人，倒象是两姊妹呢。

“放肆，还不快去烧水奉茶！”夫人板了脸。

宋芝又伸伸舌头，乖乖去了。

草房宽敞明亮，除了张桌子，还有几把条凳，夫人请四人随意坐下。

四人飞快打量了草屋，除了这间客堂兼饭堂，两边还各有两间卧室。

这间客堂正中间壁上，挂着一副对子。

蓝人俊识得，是前代诗人元稹的诗句。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这意思是说，经过沧海巫山这样的美景，别地方的景物也就看不上眼了，暗喻夫妻间之真情，是无法由别人能代替的。

显然，这是夫人的丈夫题写赠她的。

果然，下面的落款写着：“愚夫郝子伟敬赠”字样，看题字的年月，屈指算来已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

观夫人面貌秀丽，年青时定也是个美女，时光流逝，如此无情，当年的娇娇女，如今已白发皤然，好不叫人感慨也！

夫人道：

“老身潘翠环，今日慢待各位，还请原宥则个。”

何老儿失惊道：

“原来是当年名震遐迩的青鸟神剑潘女侠，失敬失敬！”

潘翠环叹气道：

“当年也只是徒具虚名而已，何大侠游戏风尘，锄奸除恶，数十年如一日，才堪称武林正道的楷模。”

何老儿道：

“过奖过奖，小老儿一生糊涂，不过凡夫俗子而已。”

当年潘女侠剑诛邛山九魔，为天下除害，江湖上有口皆碑，至今传颂，后来久不闻潘女侠侠踪，却原来隐居在此，幸会幸会！”

潘翠环道：

“何大侠，老身退出江湖已久，这些事太也遥远，不提也罢。

敢问这位相公贵姓，哪位高人足下？年轻轻就练得一身好内力，光华内敛，显然已经达到任督二脉相通的境界了。”

何老儿不由心惊，青鸟神剑名不虚传，眼光如此厉害，连蓝老弟神光内敛，任督二脉相通的境地都能看得出来，比我老儿还强三分，好不叫人佩服也！

蓝人俊听说问他，忙站起来道：

“蒙前辈下问，贱姓蓝，名人俊，蒙白眉叟老人家教诲一年，只因自身资质太差，愧对恩师。”

潘翠环大惊：“原来是白眉叟老人家的弟子，怪不得有如此成就！”

她又问余下两人姓名，陈青青回答了。

轮到张子厚时，宋芝送了几只山果来。

张子厚道：

“小人姓张名子厚，外号嘛不大好听，人称神扒。”

宋芝“哧”一声笑出来：“噢，原来是个偷儿，可不许偷我家东西啊！”

潘翠环道：

“不许胡说！”

张子厚道：

“放心，我不偷好人，只偷那些昧心干缺德事的富户贪官，小人名子厚，这‘厚’字就是忠厚的意思。”

宋芝道：

“呸！臭男人替自己搽脂抹粉，偷东西还说自己忠厚，真不要脸！”

潘翠环喝道：

“宋芝，休要放肆！”

宋芝又伸伸舌头，朝陈青青扮个鬼脸儿，赶紧走了。

潘翠环续道：

“此女不懂规矩，望各位恕罪。”

张子厚道：

“这位大姐心直口快，小人决不会往心里去。”

潘翠环道：

“她本一农户女儿，从小许给一家农户，后来那一家稍许有了起色，比她家富了一些，便退了婚。

家中父母气得要死，要将她改配别家，哪知她性情刚烈，觉得受了羞辱，便离家出走。

试想，一个农村女子，又能去得了哪儿？才走出县境，就遭到强人，那强盗头要掳她去当押寨夫人，幸亏我恰巧路过，救下了她。

从此便跟着我，一晃十来年。

闲时教了她些功夫，她人也聪明，倒也学得极快。

搬到这里后，多亏她躬身事农，使我二人有了温饱，也不必再到市上去买。

她再约略知道了老身的身世，便咬定世上的男人都不是好东西，以致偏激如此，各位休怪。”

张子厚道：

“原来大姐还有一番伤心经历，这难怪她恨男人了。”

潘翠环道：

“各位为何来此？老身住了五六年，从未有人到过。”

何老儿道：

“潘女侠，说起来话长，论起渊源来，还与女侠有关呢！”

潘翠环柳眉一扬：“有这等奇事，竟与老身有关，请何大侠——道来。”

蓝人俊等三人也很奇怪，怎么把女主人也扯上了，老爷子这个玩笑开得不太过分么？

宋芝此时提了茶壶进来，每人面前放了一只瓷碗，碗底放茶叶，替五人泡了茶。

潘翠环道：

“饭熟了么？”

宋芝道：

“熟了，只是菜未炒。”

“饭够么？”

“只够陈姑娘、何老爷子吃。”

“胡闹，快替这两位也做上一份。”

“哼，做给臭男人吃，太便宜了他们！”

“快去，一点规矩不懂。”

宋芝回头瞟了张子厚一眼：“便宜了你！”

张子厚道：

“在下吃了，感激不尽！”

宋芝还想说什么，潘翠环叫她快去，她只好转身走了。

何老儿刚要开口，宋芝捧着个甑子进来了，嘿，四人足够吃了，她是吓唬人呢。

张子厚一见，喜到心头，忙道：

“够了够了，大姐不必再麻烦去做。

原来大姐嘴恶心善，饭早就做好了。”

宋芝瞪眼道：

“你休得意，这饭我本是连晚上我主仆吃的一块做了，根本就不把你算在内！”

陈青青、蓝人俊都笑了，张子厚却十分狼狈，不敢自作聪明了。

潘翠环道：

“各位一定饿了，吃完再谈。”

接着宋芝又端了两碗青菜进来，还有一大碗腌肉，放在桌上。

在女主人的敦请下，四人大吃了一顿。

张子厚边吃边赞：“在下走南闯北，下过无数大小馆子，从来没吃过如此香的腌肉和那么甜的青菜。”

宋芝道：

“真的么？”

“当然真的。”

“你知道么？这腌肉是我在家乡时，娘亲手教我做的。”

“怪不得，是家传绝技呢，果然不凡。”

“香不香？”

“香、香极了，香透了，香得……”

香得怎么样，他没词儿了。

“说呀，香得什么了？”

“香得、香得……香得比姑娘脸上的脂粉还要香！”张子厚脸都憋红了，才算冲出这么一句话来交差。

陈青青等人听得大笑，连潘老太太也笑了。

只有宋芝不笑，有什么好笑的？说得满好嘛，这腌肉的确香哪！

可又一想，不对，他离我这么远，怎知我脸上脂粉多香？

正要说话，潘翠环道：

“收碗，送到厨房后别忙洗，来这儿一块听，何大侠有正事呢。”

她只好忍下话，把碗盏收拾走了。

过一会，她又替大家换了茶。

何老儿呷了两口香茗，不慌不忙把事情原委讲了一遍。

先从血经之事如何骚扰了白马寺，连漠北双凶也从远地赶到劫夺。

后来白马寺内部失事，少林寺也遭了劫，以及左府内的奇变，还扯到蓝人俊的《煞魔剑谱》等等，最后才提到此次鸡公山之行的经过。

潘翠环听得眼泪直流，除了何老儿，余人都十分惊讶。

宋芝忍不住，冲口道：

“夫人，这些关你什么事，怎么也哭了？值得么？”

潘翠环拭去泪珠，道：

“何大侠提到的玄衣修罗郝杰，便是老身先夫。”

众人这才恍然大悟。

蓝人俊心想，原来墙上对联上那个郝子伟就是郝杰。

天下竟有这般巧的事，会在这荒山中遇到郝大侠的未亡人。

潘翠环续道：

“想当年，老身与先夫郝杰邂逅黄山，彼此甚为投契，联袂行走江湖，诛除了一些江湖巨寇、作恶多端的盗贼，因而侠名远播。

最叫人得意的，是我夫妇双双到邛山，找邛山九魔挑战。

邛山九魔称霸江湖，无人敢惹，他们荼毒武林，残害百姓，无恶不作。

但天下武林正道，居然容忍许久，无人敢向他们挑战。

当时我夫妇年轻气盛，不知好歹，自恃有一身超绝的功夫，便傲然双双去邛山诛魔，而且当众宣布，使之哄传江湖。”

何老儿插嘴道：

“那时小老儿也听到了这个传闻。

但并不相信。

邛山九魔武功太高，莫说一两人不敢上山，就是各大门派也不敢轻易招惹，况且江湖上谣传太多，不能信实。”

潘翠环道：

“何大侠说的是，当年过于年轻，初生犊儿不怕虎，加之自出道以来，十分顺利，所以我夫妻眼高于顶。

更何况两人联手，更觉有恃无恐。

我与先夫是在八月中秋之夜上了邛山的。

邛山九魔以金罗汉了因和尚为首，堂堂正正在半山迎接我们。

到达他们住地后，就在房前空地交手过招。”

陈青青忍不住问道：

“一个个来还是二对九一齐来？”

潘翠环道：

“都是成名高手，当然一对一比试。

老身当先出阵，与九魔之末动手，才一交锋，老身就感不妙，来山之前我夫妻过于托大了，今夜之局，只怕凶多吉少……”

陈青青、宋芝急了，不约而同插话道：

“后来呢？”

潘翠环续道：

“老身当时便施出了师门绝技青鸟剑法，一百招后刺杀了九魔！”

众人舒了口气：“好极了！”

“可是，糟的在后面呢，八魔与我交手时，对青鸟剑法已经作了观察，老身虽展尽一切所学，三百招后仍不能将对方击倒。

正当老身有些焦急时，八魔突然一个踉跄，也不知什么原因，居然撞到老身剑上，也一命呜呼了。”

张子厚兴奋得大叫：“痛快痛快！”

潘翠环续道：

“这一下触怒了剩下的七个魔头，纷纷指斥先夫郝杰施放了暗器。

先夫当即反驳，玄衣侠从不使用暗器，叫他们找出暗器来作证。

七个魔头果然在九魔八魔身上翻腾，结果什么也找不出来。

于是第六魔向先夫叫阵，老身退下休歇。

先夫与第六魔交手，一开始只用了一般技艺与之周旋，待摸清了对方路数，才使用出绝技，罗汉镇魔十三爪中的一式，一爪击在第六魔的胸口上，当场吐血而亡。

紧接着上场的，是第四魔……”

陈青青插嘴道：

“第五魔呢？”

“第五魔以毒功医药见长，武功造诣不知如何，当时他似乎返身回屋去了，故第四魔顶替上来与先夫交手。

先夫以罗汉镇魔剑法在三百零六招上毙了他，但也气喘心跳，不能再战了。

于是老身又替他下来，与第三魔交手，这九个魔头的武功一个高于一个，他们的名次是按武功排列的，这就交手时才知道与第三魔交手，老身再讨不到便宜，无论如何

与先夫斗在一处。

这了因和尚乃九魔之首，功力当真超群，先夫要是不能以内力与第二魔相拼，原也可以抵住了因。

但功力消耗过半，怎了因对手，危急间老身可管不了许多，便挺剑助阵，以二战一，本来愚夫妇到邛山来并非较技，而是诛除这班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古人云：‘除恶务尽’，哪里还讲得了什么规矩？我二人全力以赴，了因和尚招架不住，被先夫刺了一剑，打了一掌，老身也刺中他两剑，眼见活不成了。

此时，他大吼一声，像是要与先夫拼命，哪知不过作势而已，却来个虚晃一抢，转身而逃。

我夫妇自然不能放过他，便紧紧追下山去，正要捕获失血过多、已疲软无力的了因贼秃时，半山上突然蹿出了七魔、五魔，只见五魔点燃手中的几页纸，放出一股怪味，我夫妇只好后跃跳开，以避毒烟。

就这时，先夫耳中突然传来蚊蚋般的声音，有人传音入密道：‘九魔已去其六，了因负伤过重，即便伤好也将失去功力，不再危害人世。

至于五魔、七魔，大概会汲取教训，从此改恶行医，就留下条活路给他吧！’话一完，便没了声音。

先夫就拉住老身，不让再追，把听到的话说了，我二人这才恍然大悟，今夜若无隐身人相助，我夫妻二人只怕要与九魔同归于尽！”

她一口气说到这里，方才停了下来。

何老儿叹道：

“原来如此，不知这位前辈是谁？”

潘翠环道：

“遗憾得很，我夫妇再也没有碰上过，不知到底是谁。

荡平邛山九魔之后，世间不知真情，以为仅是愚夫妇之力，诛除了九魔，所以愚夫妇一时名声大噪。

虽然愚夫妇并不居功，曾向一些武林朋友如实说明，暗中有高手相助，但因说不出姓名，反而无人相信，反说愚夫妇谦逊已极，为武林除去大害，丝毫不居功。

唉，真是没有办法，你说了真话无人信，只好闭上嘴，掠人之美了。

自那次以后，各大门派先后发柬邀我二人做客，我二人不能不去，去了一家就得去另外一家，一派也不能少去，免得有厚此薄彼之嫌。

最糟糕的，还是不管谁先请后请，你得按别人的名头威望来排顺序，否则，便是小瞧了人家。

弄得我二人疲于奔命，劳累不堪。

各大门派开了这个头，一些小帮小派也仿而效之，请柬如雪片般飞来，更有一些成名人士，竞相参与这个热闹，使我夫妻应接不暇，啼笑皆非，但是，在一片颂扬声中，先夫不知不觉有了变化，慢慢以我为尊，听不进忠言，脾气也越来越坏，最后竟到了是非不分的地步。

老身久劝无效，一怒之下挥泪而去，从此隐迹荒山，让他再也找寻不到。

蓝人俊道：

“对极对极，苍二爷气息甚弱，对我说时上气不接下气，有些字未听清，便没有告诉各位，经何爷这么一说，仔细回想起来，倒也差不离呢！”

张子厚道：

“万一他说的是紫衣人武功高极，是邙山金罗汉部下呢？”

何老儿道：

“这也可能，但从山上迹象看来，左公子等人似无逃生希望，故推断是将他们劫往邙山。”

张子厚道：

“苍二爷又如何知道的呢？”

何老儿道：

“敌人料定苍二爷必死，对死人说句真话也不打紧的。”

潘翠环听了这些话，十分吃惊，不禁紧皱双眉思忖起来。

陈青青道：

“蓝大哥，快去救苍姑娘他们才是啊！”

蓝人俊瞧她一眼，不知是不是她的心里话，见她双眼也正望着他，一脸真诚，不禁受了感动，对她又增添了一份好感。

还没有来得及回话，潘翠环就说了。

她道：

“据你们所说的种种情形，金罗汉极可能干出这样的

事，他为何四处盗取秘籍？这总有他的目的。

这三十多年以来他隐居不出，大约培植了不少党羽。

所以，无论从武功、从力量上说，金罗汉在当世只怕很难有对手，就连老身，这些年来功夫虽未搁下，怕也不是他的对手呢，你们怎能贸然前去送死？”

何老儿道：

“赶在贼人到达邛山之前，将人救下，夫人以为如何？”

潘翠环道：

“这样做自然好，只怕赶之不及。”

何老儿道：

“救人如救火，望潘女侠也助一臂之力，共诛金罗汉这个罪魁祸首吧。”

潘翠环道：

“老身心灰意冷，本不愿再涉世事。

但一来先夫以一个内功精湛的高手，竟会在老身前数年辞世，这其中必有缘故。

这盗经之事，明明是处心积虑的预谋，先夫之死，必有古怪，老身必欲探查清楚。

另外，金罗汉当年系愚夫妇剑下丧胆，如今却又兴风作浪，老身也不能不问，纵使武功不能相敌，总替正道武林增添一分豪气。”

何老儿大喜，道：

“有潘女侠出山，何愁妖邪不除！”

宋芝嚷道：

“夫人，这里不要了么？”

潘翠环道：

“一住将近十年，弃之令人惋惜，但除魔卫道，是学武人本份，只有舍去了，异日再找个清静地方吧！”

宋芝连叫可惜，留恋万分。

张子厚道：

“大姐，山下城镇热闹有趣，这么一个山头，有什么可留恋的？”

宋芝大怒，骂道：

“就是你们这班臭男人干的好事，把夫人骗出山，我辛辛苦苦开的地、种的菜，却这么白白丢了，你不心痛，还来说风凉话，可恶之极！”

潘翠环道：

“又在胡说些什么？还不快收拾东西去！”

宋芝狠狠瞪了瞪了张子厚一眼，快快去了。

张子厚叹口气道：

“唉，好像就是我张某一人的错！”

潘翠环道：

“张义士不必与她计较，等会老身命她向你赔罪便了。”

张子厚慌得双手乱摇：“哎哟，不敢当不敢当，前辈千万莫提，否则晚辈更要挨骂了！”

陈青青不禁失声笑出来：“这世上也有你怕的人啊？”

何老儿道：

“这叫一物降一物。”

张子厚道：

“人贵有自知之明，既然老天爷安排我当个臭男人，那只有夹着尾巴做人，还敢放肆么？”

陈青青笑道：

“别装出一副可怜巴巴相，你们男人总是欺负女子的！”

说完，有意去瞧蓝人俊。

蓝人俊赶紧抬眼望天，装作没看见。

陈青青气了，心想，你装瞧不见有何用，反正你是听见了。

这时，宋芝提着一个大包袱还有两口剑出来了，一脸不高兴的神色。

潘翠环对何老儿道：

“此山处于大别山中，在鸡公山侧面，我们先绕向鸡公山，回到信阳府，再往邙山赶去，何大侠以为如何？”

宋芝大喜道：

“太好了，我可以回家看看啦！”

潘翠环道：

“又不去永城县，高兴什么？”

宋芝奇道：

“怪事，你们不是说要去芒砀山么？”

蓝人俊失声道：

“糟极糟极，竟然还有个芒砀山！”

陈青青奇道：

“又怎么了！”

何老儿立即省悟过来：“麻烦麻烦！”

陈青青道：

“你们说些什么呀？”

何老儿道：

“邛芒同音，究竟是哪一座山呢？这就叫人费猜详了。”

张子厚喃喃念道：

“邛山、芒碭山，帮主，究竟是哪座山？”

蓝人俊大急：“当时也听不清，只一个邛字听得真，唉，这叫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潘翠环道：

“正是如此，邛山在洛阳，芒碭山却在永城。

一在河南西北部，一在东部，两地相差可远呢！”

何老儿道：

“邛山九魔，会不会念旧，金罗汉再到邛山重整旗鼓呢？”

潘翠环道：

“事隔几十年，难说。”

张子厚道：

“只有兵分两路了。”

何老儿道：

“只有这么几个人，分开了不妙，不如先赶一头，两天内不见踪迹，立即掉转头再往东去，如何？”

此议大家赞成，于是快步下山。

第二十五回 神秘帮派

蓝人俊一行人在夜间赶路，各自施展轻功，五十里下来，只有蓝人俊、何老儿、潘老太三人在前，陈青青，张子厚、宋芝落到了一里外，前面的不能不停下来。

潘翠环赞道：

“蓝帮主果然不凡。”

蓝人俊道：

“不敢，已尽全力矣。”

这是客谦之词，潘翠环自然知道。

何老儿道：

“救人如救火，不如我三人先追，追到两百里外若无踪迹，再等他们如何？”

潘翠环道：

“如此甚好，我们到确山等他们吧。”

说话间后面三人来到，何老儿把意思说了，便立即施出全力，几个跳跃，三人已不见。

本来三人都未出全力，这一下没有了顾虑，便各展轻功，如飞掠去。

蓝人俊不欲抢先，只跟在何老儿身后三尺，不即不离。

何老儿离潘翠环却有两丈，休想缩短一寸距离。

老儿不禁心下佩服，青鸟神剑果然名不虚传。

潘翠环其实还有余力，但至多再越前一丈，她对何恩佑也十分敬佩，这神杖翁大名，岂是容易得来的？那个年青人尤其叫她惊奇，一身内力，只怕不在自己之下。

一夜飞驰，天明便到了确山，超过了预计的行程。

三人缓步进城，吃了早点，找几间旅舍打听消息，问有无从信阳府的坐车客人。

紫衣人既然掳掠了左文星等人，总不能将他们捆着骑马，势必以车相送。

街上旅店全部问完，均说不曾见过。

三人信步走到街尾，见有一家酒铺，一打听，却问出点名堂来了。

店家道：

“今日清晨时，啊，不对，天未亮时，在下起来生火，倒是瞧见四辆遮得严实的马车驰过，不知是不是客官要问的车辆。”

三人谢过，一议论，觉得十有八九是紫衣人的车辆，他们想必日夜兼程赶路呢。

过了一个多时辰，陈青青三人方赶到。

吃过饭，众人计议立即上路，到无人地带时再施展轻功猛追。

走了一个时辰，路上已无人踪，偶有一骑或数骑飞驰而过，为了救人，顾不了许多，众人立即施展轻功猛追。

傍晚时分，他们终于在路边林地前见到了马车。

马儿正低头吃草，有几人站在车背后，似乎刚下车休息。

何老儿还未及扑向马车，蓝人俊已当先跃了过去。

原来，他一眼认出，那站在一辆马车旁的几人中，有苍大爷、左文星、左武星、左敬熙四人，只不见苍紫云姑娘。

蓝人俊心急似火，施展开御气虚渡的绝顶轻功，宛如天神从云端而降，人未落地，就两手齐施出混元五指针，十股锐风鸣响，分击立在苍大爷四人两旁的贼人，

这一下快如电光石火的袭击，来势之猛，速度之快，实在太出贼人意外，哪里来得及躲闪，两人均将手一抬，打出一掌罡风，妄想抵挡袭来的锐风。

只听“噉”的一声，接着两声嚎叫，两名贼人倒地身亡，胸前喷出了两股血柱。

此时蓝人俊已经落在苍大爷身前，把苍大爷等惊得连退两步。

“苍大爷，是我呀！”

话才落音，潘翠环、何恩佑也已赶到。

苍震环睁着无神的眼睛，看清了是蓝人俊，喜得叫了一声：“蓝公子！”

左文星也高兴地叫道：

“蓝兄弟，快救紫云，在左边第三辆马车上！”

蓝人俊闻声而起，一下跃了五丈，到达马车前。

探手去拉帘，猛一扯，车帘撕破，只见苍紫云菱顿地靠在车座上。

见了他也是吓了一跳，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云妹，快下来，愚兄在此！”

“啊，蓝大哥……”苍紫云眼泪直滚。

蓝人俊鼻子一酸，泪满眼眶，强行忍住道：

“快下来啊！”

后面传来陈青青的声音道：

“你这个人，苍姐姐被点了穴，怎么下啊？闪开闪开？”

蓝人俊赶忙让开，陈青青上去将苍紫云背了下来。

此时，林中贼人已闻声而出，足足有十人之多。

他们虽未穿紫衣，五颜六色都有，但立即蒙上了一层紫巾遮面。

张子厚拔出短刀，站在苍大爷等四人前，何老儿和潘老太却迎着十名贼人走上。

蓝人俊道：

“青妹，把云妹背到苍大爷那儿去！”

青青答应着，几步就到了苍大爷跟前，把紫云放下。

左文星穴位已解，忙过来问长问短，泪水直流，蓝人俊见此情景，只好走上与张子厚站在一起，保护众人。

陈青青一旁看得明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心中又喜又有些不忿。

她先是想，哼，这个紫云姑娘也真是的。

蓝大哥这样好的人不要，却看上了左文星，我蓝大哥

哪一点比他差了？蓝大哥对你一片真情，你却弃之不顾，你呀你，真是个薄情的女子！

继而又想，噢，她要和左公子好，这蓝大哥就该是我的啦，好极好极，真是再好也不过。

只是想起来替蓝大哥不平罢了！

再说十个贼人抽出兵刃，早与何老儿潘老太厮杀起来，何老儿一只拐杖，宛如一条游龙，穿梭在刀剑之间，把自己封得无一丝破绽。

敌方三人与之狠斗，另两人朝蓝人俊等人冲来。

潘老太未带兵刃，只凭一双肉掌，周旋于两人之间，剩下的三人也朝蓝人俊等人扑来。

蓝人俊早已按捺不住，回头道：

“青妹、张兄，保护好苍爷他们，这些凶徒自有我对付，不必相帮！”

话完，大袖飘飘，当先击出二掌。

一掌以阳刚气击出，犹如平地卷起一阵狂风，罡风猛烈。

一掌以阴柔之劲击出，无声无息。

最先奔到的两人也立即出掌相迎，“砰砰”两声大震，两名贼人闷哼一声，当即摔倒。

稍后的三人大吃一惊，一声呐喊，猛扑过来，其势迅猛，人未到也先打出一掌。

三股罡风朝蓝人俊袭来，力量也十分惊人。

蓝人俊两手齐施，打出混元五指针。

一声尖锐的啸声响过，左右两人大叫一声，胸前血流如注，“叭嗒”一声，栽倒在地。

中间一人大惊，打出的掌力袭到蓝人俊身上，被其护身罡气护住，“砰”一声响，震得他连退五步，人未站稳，蓝人俊已跟踵而至，刚要打出五指针取其性命，猛听何老儿叫他手下留情，留活口问口供，才忍而不发，只点出了一指，正中其人穴位，瘫软在地。

此刻，潘老太已打发了两个对手，又帮何老儿摆平一个，另两个被何老儿放倒，十二个敌人悉数完蛋。

当下众人重新见礼，闻说老太太就是玄衣修罗结发妻青鸟神剑潘翠环，苍大爷、左二爷连忙向她行礼致谢。

见礼毕，何老儿提议先审贼人，其余事等晚间详叙。

张子厚一把扯下被蓝人俊点了穴的贼人面巾，不禁“啊呀”一声叫了起来。

“黄师弟，怎么是你呀！”

那人仔细瞧了瞧张子厚，也惊喜地叫起来：“张师兄，小弟找你找得好苦啊！”

张子厚起身对蓝人俊道：

“帮主，属下认识他，他名叫黄荣生，是属下师弟，可否解了穴说话，属下担保他不会逃。”

蓝人俊大袖一挥，黄荣生大穴已解。

苍紫云、左文星等人眼见蓝人俊武功高强，无不大为佩服，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哪！

黄荣生跳了起来，满面羞惭，向蓝人俊道谢。

张子厚道：

“师弟，你怎么和这些人混在一起了？”

黄荣生叹道：

“一言难尽，待以后说吧，列位要问什么，在下知无不答。”

何老儿问：“你们要将苍大爷他们送到何处去？”

“听说是芒碭山。”

何老儿、蓝人俊、潘翠环互视了一眼。

三人都想：“好险，果然不是邛山。”

何老儿又问：“你们头儿是谁？”

“不瞒老前辈，在下的确不知。”

但听人说，是一位武功极高、已臻化境，天下再无敌手的活佛，号称金罗汉。”

“你们叫什么帮派？”

“这个，在下不知，据说还未到成立门户之日，明年端午，才有分晓。”

“你加入他们一伙有多久了？”

“一个月。”

何老儿一指地上躺着的人：“这些人都叫什么名字？”

“在下不知，头儿规定不许互相询问名字，出身来历。

此次派我十二人押送这几位，临时编了号，以一二号为首，在下是十号。”

张子厚道：

“师弟，你已误入歧途，可要说实话啊，以免越陷越

深，不能自拔！”

黄荣生苦着脸道：

“小弟敢对天发誓，决无虚言，等小弟讲述参加经过，师兄就会明白了，也怪小弟一时糊涂，误信人言，其实参加不久就后悔了，但身不由己，无可奈何啊！”

何老儿道：

“不问了吧，先瞧瞧这几人是谁，也许有认得的。”

张子厚、黄荣生把躺在地上的人，一个个的面巾都扯掉。

果然，有相熟的人。

一人竟是洛阳公子张经仁的手下，青脸雕胡飞，是被潘老太一掌击毙的。

左文星、蓝人俊等凡是认识的，莫不大大吃惊。

事情确实出人意料，怎么竟有张府的人也裹在里面，这未免太也离奇。

黄荣生道：

“此人就是二号。”

何老儿问：“一号呢？”

一号睡在林边，想逃走已不及，被潘老太摆平。

这“一号”也是众人相熟的，你道是谁？却原来是麒麟镖局的镖师徐友林。

这真是玄之又玄的事，徐友林镖师还曾传过少林监寺普济大师的话，他什么时候加入这神秘组织成了小头儿？

疑问太多，谁也无法回答，只有慢慢去参详了。

众人于是动手掩埋尸体，有一人衣服被扯破，露出了一身紫衣。

苍大爷等人体力未复，坐上马车，直奔漯河。

当夜住店，饭后聚在一间宽大的客房里，互说鸡公山遭遇。

原来，左文星等人在蓝人俊之前一天到达信阳府。

刚住进旅店，就有一个和尚前来问讯。

和尚自称少林寺僧，奉监寺之命前来与众人联络。

苍大爷问他：“我等并未与少林寺相约，和尚怎知我等来此？”

和尚道：

“普济师叔曾对洛阳麒麟镖局镖师徐友林、王开胜说过少林寺发生的种种怪事，估计白马寺及左公子等定会来鸡公山一探，故留下贫僧与各位联络。”

苍二爷问：“普济大师上山了么？”

和尚道：

“今日上午进山，各位速跟贫僧进山，好互相照应。”

左文星又问少林寺上山多少人，回答说除普济大师、普昌大师外，还有十八罗汉。

这个和尚就是十八罗汉之一的慧刚。

苍爷等又作了商议，觉得上山是迟早的事，不如先到山上一探再说。

于是众人骑马尾随慧刚便进了鸡公山。

上到半坡，慧刚便大叫起来，众人一瞧偏坡，少林寺

僧横七竖八躺着，惊得一个个作声不得。

神拐婆婆孟翠云当即催促众人下山，这当儿林中草响，退路上紫衣人频频出现，手持机弩，人数至少有三十多人，众人被迫往山头退去，发现那个慧刚和尚已失踪，才知上了人家的大当。

山头上一株大树上，有人以金刚指力写了个大大的“死”字，才一见此字，就从树上跳下了十多个紫衣人。

众人慌忙扯出兵刃，与对方大战起来。

才一交手，苍大爷就觉得不妙，对方武功极高，均是一流之选，今日只怕凶多吉少。

果然，苍紫云才打了十个回合，便被对手以点穴制住。

苍二爷见势不好，率众人杀出重围，走一人算一人。

左文星忙着来救紫云，一个疏神，也被对手制住。

苍二爷奋战二十合，被对手击了一掌，当场昏死过去。

孟婆婆交手二十多个回合，突然大叫道：

“是你……”便随声倒地，没来得及说出对手名号。

苍大爷、左敬熙、左武星被十数强手围攻，先后均遭点穴制住。

之后，众人又被点了睡穴，一切浑然不知，醒来已到了树林边，接着蓝人俊就已赶到……

综述以上情节，众人都明白了一件事。

那就是，鸡公山血经之说纯属骗局，是人家设下的圈套。

黄荣生随又说起自己参与的经过。

原来，黄荣生从山东来河南，想找寻师兄，告知恩师逝世的消息。

这日来到洛阳，还未寻到旅店住下，就碰到了大漠狐田志关，两人几年前曾有数面之缘，当即站在街头聊起天来。

黄荣生外号四海狐，田志关叫大漠狐，两狐相遇，分外亲热。

田志关问黄荣生，这几年在何处得意。

黄荣生回答说，东走西奔，混不出名堂，打算找到师兄后，回山东开个小吃铺，从此洗手江湖。

田志关笑道：

“老兄，几年不见，想不到会如此消沉，走走走，由兄弟作东，喝杯酒。

慢慢再聊。”

二人喝酒时，田志关不断劝说黄荣生，要他树雄心立壮志干出一番作为。

末了，黄荣生问道：

“田兄，你说了半天，怎么不说说该怎么干啊！”

田志关附耳轻声道：

“晚上，我带你到一个去处。

那里尽是三山五岳的好汉，只要大家凑在一起，何愁不能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黄荣生奇道：

“田兄，干什么事呀！”

田志关神秘地道：

“这个，到那儿以后便知，黄兄若无兴趣，只管抽腿转身，回你的旅店睡觉去。”

“都有些什么人物呢？”

“嘿，都是大名鼎鼎的顶尖高手，这些人如果抱成一团，天下各大门派，有谁能是对手？”

“说一两个名字来听听。”

“不行不行，到时你一看便知。”

“不知道人也行，但总该告诉兄弟一声，大家合在一起要干什么事才成啊！”

“哎呀，兄弟，你未免太死心眼儿，干什么事要咱们这号人操心么？管他的，只要每月有白花花的银子三百两，干什么又有什么关系？你说对吗。”

黄荣生心中充满疑惑，又十分好奇，遂在饭后尾随他走了。

最后来到一家大户的院子，他被带到一间大房内，发现在座的人一律紫衣，头戴面罩，什么模样也瞧不出来。

“新招来的么？报上名号来！”

田志关道：

“是，属下新招来一名，叫黄荣生，外号‘四海狐’。”

问名姓的紫衣人哼了一声，道：

“好，这个你拿着。”

从今天起你就是自己人了，下去吧，银两自会有人送来。”

黄荣生刚想开口，被田志关拉着出来。

“老弟，”田志关道：

“千万别多说，说错了连脑袋也保不住！”

“我不愿参加，就此告辞吧。”

“什么？”田志关大惊，“我的老兄啊，这话决不能让人听见，否则你颈上的人头便保不住，既然见过了头领，不干也不行了！”

黄荣生叫苦不迭，说什么也迟了。

从那时起，不准外出，他只好呆在一间两人合住的屋里。

屋里另有一人，也蒙着紫面巾，按规矩，两人不能交谈，谁若攀谈，另一人举报，说话者便要受罚，若两人交谈，被人听见，两人同时受罚。

黄荣生不知对方心思如何，不敢言语。

三天后，他与同屋被人叫走。

坐上一辆马车，蒙住车厢，昏暗中发觉车厢里有五个人，彼此也都不敢说话。

同行的马车不止一辆，有几辆也说不清。

马车时慢时快，最后以不快不慢的速度前行，大约过了两个时辰，马车停了下来，听声音似在换马，然后又继续前行，直到再停时，方有人喝叫他们下车。

黄荣生一看，嘿，人不少呢，起码也有三四十人，让众人在林子里方便后，每人给了两个馒头，一小瓶酒，吃完继续上路。

三天后下车时，已是深夜。

他们被领着上了一座山，也不知是什么山。

然后进了一个山洞，山洞极大，七拐八岔，等到进了一间石室，油灯被人点亮，才发觉与自己在一起的有五人。

从那夜起，五人同住一间石室，也不知其他人哪儿去了。

他们五人坐卧都在地上，无床垫也无被盖。

一个蒙面人进来，道：

“今日天晚，你们睡下，明早我会来叫你们，不得交谈，不得外出，违令者斩！”

等他走后，五人心里都不平静了，这算怎么回事啊？动不动就斩，凭什么？

有一人终于忍不住了，道：

“见鬼，上当了，这算什么呀？睡在地上，铺垫全无，不干啦！”

他说着一把扯下面巾，露出一张年青英俊的面孔，继续道：

“回家去吧，看看有谁敢阻挡我，你们敢不敢跟我走？”

黄荣生冲动了，正要扯下面巾说话，一个紫衣蒙面人已经站在门口，嘿嘿冷笑道：

“好小子，找死！”

年青人抢步上前，挥手就是一拳，接着左手一掌击去，招式凌厉，出手不凡。

紫衣人嘴里嘿嘿冷笑着，身子居然不闪不避。

两手随随便便一抄，就把年青人的两只小臂捏住。

年青的吓得一抬腿，腿未举起，早已“哎哟”一声瘫倒在地。

紫衣人冷笑道：

“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等一会杀鸡给猴子看！”

说着把年青人拖走了。

黄荣生吓得毛发直竖，蒙面紫衣人的武功，高得叫人害怕。

他问自己，那少年武功如何？回答是决不弱于自己，甚至还要高出一筹。

那么，与蒙面紫衣人动手，无异于以卵击石，还是乖乖呆着的好。

一个时辰后，天已大明。

那个蒙面人来叫四人：“走！”

四人悄无声息跟着，绕了个弯，便见有几股岔道，每股岔道上都走着几人，大家汇聚到一间方圆不下十丈的石厅里。

领头的人又道：

“坐下！”

黄荣生见各路来的人成直排坐着，不下七八十人，衣着虽各式各样，但一律以紫色面巾蒙脸，谁也不知别人是谁。

不到一盏茶时间，由一个通道进来了十人左右，有两人被绳索捆绑，有一人低着头，萎顿地跟在被绑人之后，

来到大厅。

来人中一人道：

“这三人竟敢违反山规，犯了死罪，今日当众处刑！”

被绑两人听见这话，吓得跪地求饶。

头脑人物中一人抬了抬手，两股锐风刺到他们身上，再也喊不出声来。

好厉害的隔空打穴功夫！

全大厅的人鸦雀无声，紧张地注视着这两个倒霉鬼怎么个死法。

这时，领头中有一人抬手一指，指着坐在附近的一个穿蓝衣服的人，命令道：

“你来！”

蓝衣服抖抖颤颤站了起来，快步走了过去，站在头儿面前。

头儿从腰间抽出一把短刀，道：

“让你宰一个！”

蓝衣服周身发抖，一咬牙，举刀就往一个被绑的人身上戳去。

头儿厉声道：

“慢！”

同时手一挥，蓝衣服的手一松，“当啷”一声，刀掉到了地上。

“一刀杀了，太便宜他们，听着，先割双耳，再割鼻子，然后挖眼，再剖腹掏出心肝……”

蓝衣服手抖得像是天冷打哆嗦，身子一动不动。

“快拾起刀，动手！”

蓝衣服忍不住了，竟然哀声求道：

“我下不了手！换个人吧！”

头儿笑了一声，一扬手，一掌轻轻击在他胸口上，就像替他拍灰一般，可是，蓝衣服先还不动，接着一会儿，身子一歪，摔翻在地，口鼻流血，已然呜呼了。

头儿又道：

“谁上来动手！”

一个穿灰衣服的高大汉站了起来，大步走到头儿旁边，拾起刀子，一把揪过被绑的人，依照头儿吩咐动起手来。

头儿手一挥，替受刑人解了穴，一声声惨呼响彻大厅，黄荣生闯荡江湖十来年，虽也伤过人命，但几曾见过这种酷刑？他又怕又恨，拼命压住自己，免得叫出声来。

一条人命就这样结果了。

轮到下一人了，头儿出了新花样，要先砍手，后砍脚，才掏心肝。

又有一个黑袍大汉上去执刑，惨叫之声撕裂人之心肺。

执刑完毕，该那个没上绑的人了。

那人吓得瘫了，站也站不稳。

头儿道：

“此人本该受火刑，但他交出一份极好的武功秘籍，免去一死，不仅不死，主人还要重用。”

年轻人听了，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愣愣站在那里。

接着，头儿从随从手上接过三套紫衣，分发给两个自告奋勇的执刑人和献秘籍的年轻人，表示他们已合格，正式成了紫衣人一伙。

黄荣生心想，好险，这小子幸亏有什么秘籍，否则今天难逃一死！

接下来，头儿又讲了一通守纪循规注意事项，并说本组织已成为江湖第一大帮派，明年端午节将公开出现于江湖，叫各大门派侧目相看。

然后又讲了来此目的，主要为了训练。

以后十天，根本就无什么训练，只是每日在自己室内坐着，该吃有人会叫你吃，该睡有人叫你睡，你只要闭上嘴就行。

第十一天，他和室内三人都发到了紫衣，第十二天，又坐上马车，糊里糊涂来到一个地方，前无店、后无村。

接着来了几辆马车，有人自称是一号二号，率他们押人到芒碭山。

临下山前，一号告诉大家，主人是金罗汉，当世活佛，武功无敌手，另外，每人发了个腰牌。

黄荣生讲完了经过，从腰中摸出一个竹牌，递给何老爷子。

众人皆听得汗毛直竖，这样的神秘帮派，岂是江湖武林之福？竹牌一人传与一人，只见上面刻有一个罗汉坐像，背面是一副白骨，也无甚奇特之处。

黄荣生道：

“头儿吩咐过，一个罗汉的，要听两个罗汉的，依此类推，最多的说是五个罗汉，在山洞的那个头儿，亮出的竹牌上是四个罗汉。

啊，差点忘了，竹牌上刻着武士的，持一个罗汉牌的便可指挥他们。

要是平日不着紫衣，相互间不明身份，便掏出竹牌一亮，然后检视竹牌上刻的什么，谁的职位高，谁就可以吩咐位低的人去干事，头儿还说，明年端午公开成立帮派，就可以不必蒙面，互相也可交谈了。”

潘翠环道：

“想不到了因和尚惨淡经营，已经相当有规模了呢，这情况应向少林寺、白马寺的和尚们通报，此外，还应邀约正道人士，以抗强暴。”

何老爷子道：

“回到洛阳再从长计议，这事儿越闹越大，不是我们这些人对付得了的啦。

好在龙凤帮已成立，人手上可以充数，再有各大门派挺身而出，事情便不难办。”

夜已深，谈谈说说一阵，各自怀着心事睡觉去了。

苍紫云和陈青青睡一间，两人都有话说。

苍紫云见陈青青美丽聪慧，觉得很可以配蓝大哥，但想到这一点，心里又有股说不出的滋味。

究竟是什么滋味？

是妒还是羨？

是酸还是甜？

她分辨不出，几次想出口对陈青青说，却又难以出口。

而陈青青则简单得多，她只要问紫云一句话：“你与左公子定亲了么？”

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

但是，她也开不出口。

因为，她怕听见苍紫云说：“没有呀，哪能呢？我和蓝大哥……”

天！那就完蛋了。

她只好剃光了一头青丝，伴着青灯古佛去敲难听的木鱼，去念自己也听不懂的经书。

所以，她想问，但不敢问。

两人各怀心事，欲讲又讲不出。

讲不出就睡觉，以后再说。

可她俩都睡不着。

终于，两人憋不住了，同时一个侧翻，一个看着一个，同时轻启朱唇，道：

“云姐！”

“青妹！”

“有什么话说吧！”两人同时又说。

“你先说！”还是异口同声。

“噗哧”，两人同时笑开了。

这一笑，轻松了许多。

陈青青干脆将被窝儿一掀，跳下床来，往苍紫云床那边走去。

紫云忙往里靠，直靠到墙，给青青腾出个地方。

两颗螭首并排靠在一个枕头上，两颗心却含着对对方的怜爱和温馨。

紫云先开了口：“妹妹，你觉得蓝大哥这人怎样？”

青青的心提到嗓子眼儿了，天知道紫云往下会说出什么话！

“嗯，蓝大哥为人挺好的。

”她大胆说。

“你愿不愿……”

“你呢？”

“我？”

“是你呀！”

苍紫云叹口气：“妹妹，别担心，我与左公子已定了亲。”

“真的么？”青青一下坐起来。

紫云一把把她拉住躺下：“这是随便说的么？”

“啊呀，太好啦！”青青忍不住叫起来。

“怎么太好啦！”紫云说不出心中的滋味。

青青自知失言，但她只能这么说，不这么说，难道要她说太糟吗？

灵机一动，她娓娓谈道：

“云姐，左公子品貌端正，又是侠义道中人，他那么关

心你，妹妹是亲眼见的，真的，不骗你！”

紫云道：

“不错，左公子对我的确情深，但我总有一丝不安，知道吗，我辜负了……”

她不说了，说自己负心，说蓝人俊对自己一往情深？陈青青听了会高兴么？

“云姐，你怎么不说了，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

“你知道什么？”

“蓝大哥对我说过你和他的事，那一面小镜子，他一直当宝贝揣在怀里呢？”

“啊，他怎么对你说的？”

“那是我……”陈青青忽然感到说不下去了，难道说我要嫁给他，可他不识抬举，居然不要，因为他心中有了个苍紫云么？

苍紫云明白了，这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唉，蓝大哥啊蓝大哥，难得你一片深情啊！有陈青青这样美丽的女子以身相许，你能不见异思迁，还苦苦恋着紫云，这份痴情难道不是世间每个女子梦寐以求的么？

可是，紫云命中注定无福消受啊！

怪谁？这能怪谁呢？

陈青青见紫云不作声，以为不高兴了，忙说道：

“姐姐，蓝大哥一直想着你呢，他知道你订了亲吗？”

“知道的。”

姐姐告诉他，今后以兄妹相称。”

“啊，他早知道啦！”

“妹妹，愿你和蓝大哥比翼双飞吧！”

“姐姐，你太好了，可是，不行啊！”

“怎么了？”

“他心里只有姐姐，哪里容得下我？”

“错了，妹妹，只要你钟情于他，水滴石穿，他会渐渐把姐姐忘了的。”

“唉，难哪！”

“姐姐要抽空对他说，叫他对你好。”

“真的么？”

“真的！”

陈青青一把搂住紫云，不断摇晃。

“啊哟，你轻些呀，姐姐喘不过气来啦！”

“妹妹高兴死啦！”

“羞羞，找到姑爷就这么高兴！”

“噫，你……”陈青青动手胳肢紫云。

紫云忍不住“咯咯”笑起来，又推又搡，反手去胳肢青青。

两姑娘笑成一团，笑得气也喘不过来。

左文星、左敬熙、左武星、苍震环、苍紫云经过一番商议，决心加入龙凤帮。

这是回到洛阳后第二天的事。

这天一早，五人来到北市兴隆街，在街尾找到了龙凤帮总舵。

自蓝人俊等人走后，两位副帮主陈子寿、祝勇，和各位堂主努力经营，从开封调集部分人手，又从洛阳选出一些得力人物，已把帮务整理得井井有条，洛阳江湖各业，纷纷参加龙凤帮，以求靠山。

左文星等人进了大门，就有人请往一楼厅中小坐，早有金龙堂主徐惠尚来厅中待客，并请一伙人到花园见帮主。

穿过二进的三层楼，来到一个小花园，园中三面都是平屋，掩映在花树丛中。

蓝人俊从中间一排屋中含笑出迎，请五人到客室坐下。

客室墙上挂着山水字画，室中沿墙排列着八仙椅，只在中间安放三个座位，均覆有整张虎皮。

这自然是三个帮主的座椅。

苍大爷等在两边随意坐下，把来意说了。

此时陈子寿、祝勇、陈育青、何老爷子、潘老太、宋芝也闻声而来。

彼此又行了见面礼，不免寒暄一番。

闻知苍大爷等人心意，众人俱十分高兴。

何老爷子道：

“诸位入帮，幸甚幸甚，正道志士不纠结起来，只怕难敌金罗汉呢！”

潘老太道：

“老身也算上一个吧！”

何老儿大喜：“啊哟，龙凤帮命中注定该兴旺，有潘姥姥坐镇，岂怕金罗汉耶？”

潘老太笑道：

“老儿，别只管往老身上戴高帽，有蓝帮主掌舵，龙凤帮岂有不兴旺之理？”

蓝人俊道：

“有两位老人家指点，人俊心中更为踏实，再有左公子、苍大爷等五位入帮。

今后抗魔更增实力。

依人俊之见，潘姥姥与老爷子同任总参事，两位老人家发令，如同人俊所言，望各位遵从。

如今高手增多，各堂也应作调整。

江湖各业入会者众多，需要设立一堂管理，此堂定名黑豹堂，原金龙堂三位堂主移到黑豹堂任正副堂主，金龙堂堂主请左公子就任，副堂主左武星公子、苍紫云姑娘。

苍大爷、左大爷任参事，各位以为如何？”

两位副帮主及何老爷子俱都赞成。

左公子、苍紫云激动不已，起立致谢。

蓝人俊又道：

“为了解敌踪，应成立白虎堂，堂主请子厚兄担任，副堂主请黄荣生兄担任，不知各位意下如何？”

黄荣生双目垂泪，叩谢知遇之恩。

蓝人俊慌得连连还礼，请他快快站起。

张子厚也十分激动，拜谢帮主对他师弟的重用。

这时，冷不防宋芝一声叫了出来：“喂，臭相公，你怎么把你大姐忘了？”

众人皆一愣，齐拿眼来瞧她。

潘姥怒道：

“放肆！你当还在山上么？对帮主说话岂能如此无礼！”

蓝人俊笑道：

“宋大姐不必发怒，在下想请大姐任白虎堂副堂主，因大姐从未在江湖露过面，出外探查最为方便。

但潘姥需人侍候，须征得潘姥允准，方能决定。”

潘姥道：

“无妨，让她去历练历练也好。”

陈青青道：

“我来服侍潘姥，帮主不用挂心。”

蓝人俊道：

“这就再好不过。

大姐，你意下如何？”

宋芝道：

“这副堂主是个什么官儿？”

此言一出，众皆大笑。

左武星笑道：

“与我一样官儿，要管许多事许多人呢！”

“真的？啊哟，不行不行，我可不会管人？”

潘姥道：

“她不一定当什么堂主，有事叫她做便行了。”

宋芝道：

“和这许多臭男人一起，心里不高兴的。”

潘姥道：

“又在胡说了，臭男人三字以后不准再提！”

宋芝不作声了。

蓝人俊道：

“事情就这么定下来，芒砀山之行一定要去的，请白虎堂三位堂主先物色人到芒砀山附近探查，情形明了之后再作决定。

在下今日与老爷子、苍大爷等到白马寺一行，探问白马寺为何无人到鸡公山。”

陈青青、左文星、苍紫云也要去白马寺，随吩咐属下备马，往白马寺而来。

白马寺方丈法缘大师率众迎接，至后院方丈室奉茶。

法缘大师道：

“各位数日不见，老衲本想遣人去请各位，不意各位正巧来了。”

这话怎么说？方丈不知鸡公山之行么？

何老爷子笑道：

“方丈，原约定上月三十日在鸡公山会见，方丈忘了么？”

普善大师道：

“阿弥陀佛，此等大事怎能忘了。

老施主之言，令老衲不解，不是龙凤帮遣人送书柬，叫白马寺暂不出动的么？”

蓝人俊等大惊，竟有这等事？

白马寺离洛阳二十来里，彼此无事便互不通音讯，难怪老方丈什么也不知道。

何老儿问：“谁送来的信？”

法缘大师对监寺法清大师道：

“师弟，那封书柬还在么？”

法清答：“还在，待老衲取来。”

法清大师递出去了，一会就拿着封书柬进来，递与何老爷子。

信函上的确写着，暂不去鸡公山，因龙凤帮刚成立，琐事甚多，一时脱不开身，当在五月十天左右再动身，届时再与白马寺联络，署名竟是蓝人俊。

当然，不是蓝人俊的笔迹，可字写得非常之好。

蓝人俊道：

“方丈，在下在白马寺抄经。

所写字迹，不是熟悉的么？”

方丈道：

“确是如此，但蓝帮主不会令属下代笔么？”

蓝人俊道：

“在下根本就不曾写过此书信，定是有人暗中作祟！”

法缘方丈等人大惊，忙问经过。

蓝人俊把上鸡公山之事说了，末了道：

“此行苍二爷、孟婆婆失事，徐镖主生死未卜，直到今日还未回洛阳。”

法缘、法清、法净、法玄四位大师立即合掌齐颂：“阿

弥陀佛！”

法缘道：

“想不到苍二爷、孟婆婆已经升天，老衲将为二位念超生经三天，以慰亡魂。”

法清道：

“那日送书信者未进寺，只交与守门僧便走了，说不出其人相貌，也不知来路。”

苍大爷道：

“贼势已大，不容忽视，少林十八罗汉已折大半，望大师千万小心。”

这时，左文星在看那封书柬，突然说道：

“奇怪，这字迹好熟，像是熟人写的呢！”

众人闻言便都注视着他，他又想了想，一下跳了起来，叫道：

“是他！”

众人忙问是谁，七嘴八舌，关切备至。

左文星道：

“左府中的圣医苏仁。”

苍大爷道：

“是他？他还替我治过伤呢！”

左文星道：

“绝错不了，在下看惯了他老先生的药方，如此说来，是霍总管叫他写的了，这说明左府与鸡公山事件有关，也与那个紫衣人的组织有关，那么，血经定是他们窃去的！”

左敬熙道：

“老夫探查左府行踪，数年不得洞悉其奸。

文星曾于无意中听到血经消息，旋又出现了少林寺的白幡，诱引世上目光投向鸡公山，这分明是霍占云等人的奸计，不如深入左府，作个彻底探查。”

蓝人俊道：

“左大爷所说甚是，但芒碭山之说未经证实，贼人之巢穴究在何处呢？是左府还是芒碭山？另外，押送左爷的紫衣人，其中有张经仁府上的人，也有麒麟镖局的镖师，可见贼势之盛，网络之广，不得不小心从事，左大爷以为如何？”

蓝人俊自从经历了鸡公山之役，见识增添了不少，一番话说得众人点头不已。

法缘大师道：

“贼人羽毛已经丰满，明年端阳就要公开露面，想必已是有恃无恐，望施主们多加小心！”

蓝人俊道：

“方丈说得是，望今后加强联络，共抗强魔！”

法缘大师道：

“老衲谨遵帮主之言，自今日起与贵帮三日互通声息一次，此外，老衲还要派人到少林寺探询鸡公山详情。”

蓝人俊道：

“敝帮与贵寺互派人通声息，最好指定熟悉之人，免又上当，敝帮今后请金龙堂主左公子，副堂主左二公子与贵

寺联络，贵寺派哪位圣僧，请方丈明示。”

法缘大师道：

“如此甚好，以防有诈。

敝寺就请藏经堂护法济世、济仁二僧吧。”

随即命监寺将二人唤来，彼此见过。

一切谈妥，蓝人俊一行人回到城内。

下午，麒麟镖局镖主徐海峰来访。

相见之下，惊喜交集。

何老儿道：

“上天有眼，保佑徐老弟安然而归，可喜可贺！”

徐海峰叹口气道：

“那日在下与两名紫衣人交手，被其逼入右边岔道。

紫衣人武功甚高，又是以二对一，在下哪是对手？只好边打边退，也不知退到了何处。

洞中越来越黑，渐渐看不清了。

在下借机大吼一声，把手一扬，似是打出暗器。

趁两贼趋避中计之时，朝一岔道奔去，此道拐拐弯弯，不断有岔道，在下奔了一阵，在洞中躲起来，两个贼伙再也追寻不到。

在下在洞中躲了一天一夜，方又绕出绕进，总算在第二天傍晚摸出来了。

然后又瞧准方向，再次上山顶寻找各位，直到找不见人踪，才下山回城。

在城内等了一天，还是不见各位，便只好独自一人回

来，幸而各位全身而退，真是可喜可贺！”

蓝人俊道：

“徐镖主，有一事直言相告，贵局镖师徐友林也是贼伙呢！”

徐海峰大惊道：

“果有此事？”

蓝人俊把事情经过讲了，直听得徐海峰目瞪口呆。

听完，他咬牙切齿：“哼！在下一向待他不薄，他竟做出如此无耻之事，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苍震环道：

“徐镖主，不必为此人烦恼，手下人有一两人叛主，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以后防人须小心些也就是了。”

徐海峰道：

“苍兄说得是，待在下在镖局内严加讯问。

以防再出奸细！”

徐海峰连连叹气，脸上无光，坐了一会就告辞走了。

晚饭后，蓝人俊请来了两位总参议，还有金龙堂三位堂主以及各位参事，经过密商后，各人回房歇息。

二更过后，潘姥、左敬熙一路，上左府去了。

何老爷子、左文星上张经仁家去了，独有蓝人俊在他们两拨走后也不让任何人知道，悄悄从后窗走了。

先说潘姥由左敬熙带路，直奔敦厚坊。

左府门前静悄悄，门上的红纸灯笼仍亮着，只是不见人影。

左敬熙轻车熟路，绕到后院民房下，站了一盏茶功夫，两人才越墙而入。

他们先探查迎宾楼。

潘姥到楼上探查，左敬熙在楼下监视。

结果发现，迎宾楼空无一人。

于是两人又往左夫人住的楼房走来。

一路借树身掩蔽行踪，也未碰到什么人。

左夫人住在三楼上，灯火还亮着。

潘姥腾身而起，如一片树叶，轻轻落在三楼走廊上。

左敬熙大为佩服，青鸟神剑名不虚传。

他仍躲在楼下把风，顺便探查一楼。